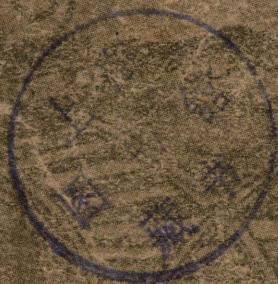


書 叢 民 三

# 蘇聯外交政策之轉變

吳無吉 編 著



THE  
BALKANS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15168

# 蘇聯外交政策之轉變序言

托洛斯基批評史大林是個懦夫，但又熱心於權位保持的獨裁者。他恐懼戰爭，如果紅軍參加戰爭，則紅軍本身的破綻，與所謂一次，二次，三次五年計劃之紙面上的成績，與實際狀況的矛盾，就都要顯露出來。同時，史大林藉秘密警察以行統制的蘇聯官僚制度，便自然要趨于崩潰，史大林的獨裁者寶座，也就必然的要傾覆了。

爲要免得英法討好于德國，可使德國東向而侵襲蘇聯，史大林高唱集體安全，民主陣線，與反法西斯主義，利用英法以牽制德國，同時，自己又可增加向希特勒要價的身份。這時候，全世界的具有正義感的人們，都只看到史大林言論與政策的正直性，而不免寄與無限的同情。

等到歐洲戰爭，真正到了不過避免的時候，史大林首先與德國結合，使蘇聯遠離戰禍，同時，又可旁觀歐洲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火併。在各國無暇相顧時，史大林更担負起彼得大帝的任務，實際上，也逐漸成了蘇聯的紅沙皇。許多人認爲這種轉變是突特的，不免驚訝。實際上蘇聯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終，只有自利，沒有利人。

過去根據蘇聯的空口承諾，我們發動了抗戰，我們信賴蘇聯。當時，批評蘇聯外

交政策之自利性的，常會被人攻擊，不過，蘇聯政策，却恰如那些批評者所指示的路線，而行改變。擁護蘇聯的人們，在理論破產時，依然掉不過頭來，依然爲蘇聯辯護。而中日間的戰局，又在信賴蘇援助之前提下，被繼續下去。在蘇聯外交政策之本質已充分顯露出來的今日，將中國全國的命運，仍繫賴在蘇聯身上，實在是極端愚笨的行動，只能令人氣憤。

本册收集了自抗戰將及一年以來，一般中國人熱望着蘇聯對中國實行援助的時候，國人及各國有識之士，預測蘇聯外交政策行將轉變，與其政策已經轉變後的影響的各種論文。或者，這一本小書，可使我們知道抗戰時期，人們如何的忽略了顯著的事實，與正確的報道，使中國沒有能建樹起有利于中國的對蘇政策。希望這本小書，能爲中國決定今後正確的對蘇政策時的參攷。

吳無吾 廿八，十一，十七日上海。



# 蘇聯外交政策之轉變目錄

## 序言

頁數

蘇聯外交政策的變化(廿七年四月)……………陶希聖……………一

蘇俄的外交政策(廿八年七月四日)……………陶希聖……………四

陣線論與失敗主義(廿八年七月四日)……………潘炎……………七

搖擺中的蘇聯外交政策(廿八年六月)……………Nikolous Bassechs 著  
陳士丹 譯……………十二

納粹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廿八年三月)……………G. Crowther 著  
虞子愚 譯……………十八

史大林治下的歷史教育(廿八年四月)……………Palel Gilberg 著  
鞠子明 譯……………二六

英蘇談判的僵局(廿八年七月十八日)……………陳家琛……………三三

史大林的外交政策(廿八年七月)……………Boris Shub 著  
士丹 譯……………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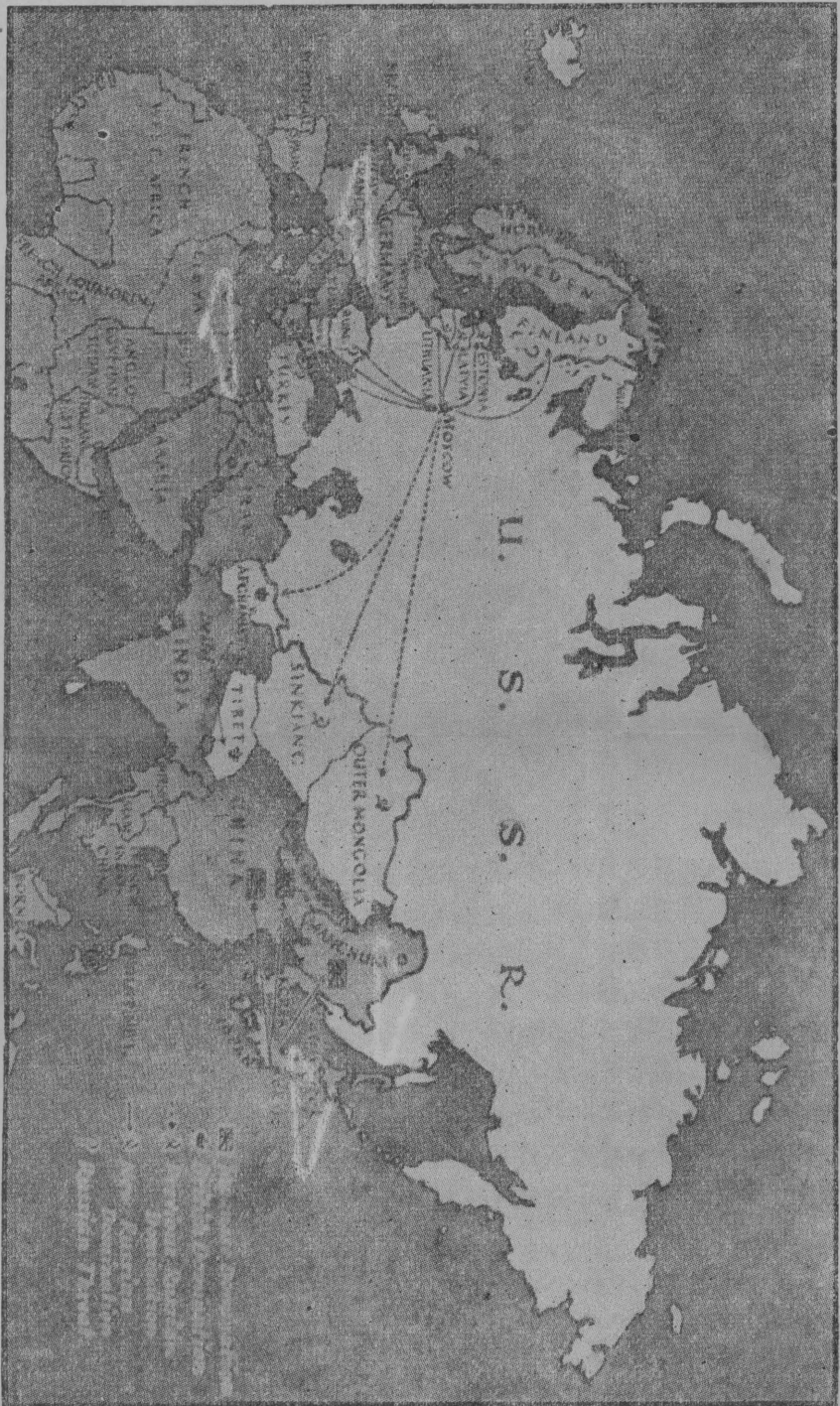
赤色外交批判(廿八年七月)……………清澤例 著  
石克摘 譯……………四四

- 英蘇談判之經過與展望(廿八年八月廿一日)……………吳無吾……………五二
- 蘇聯外交政策的大轉變(廿八年八月廿二日)……………密勒氏評論報……………六七
- 巨變後的國際形勢(廿八年九月四日)……………余志遠……………七四
- 史大林的最後目標(廿八年九月廿日)……………Genevieve Tabouis 著  
燕妮 譯……………八三
- 史大林往那裏去(廿八年九月十二日)……………張爾伯……………八八
- 史大林搶奪波蘭(廿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密勒氏評論報  
白瑞光 譯……………九四
- 還期望蘇聯什麼(廿八年九月廿五日)……………余志遠……………一〇〇
- 蘇土談判之停頓(廿八年十月廿日)……………吳無吾……………一〇八
- 史大林的挫敗(廿八年十月卅日)……………吳無吾……………一一六
- 附錄 蘇聯外交政策轉變諸史料
- 蘇聯與「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史大林演說……………一二三
- 史大林與西班牙……………W. G. Krivitsky 著  
姚 茗 譯……………一三三

史大林的肅軍運動	W. G. Krivitsky 著	一八一
史大林怎樣向希特勒屈膝	姚 著 W. G. Krivitsky 著 季 剛 譯	一一七
德蘇訂約經過(廿八年八月卅一日)	莫洛托夫	二三八
蘇聯不能維持中立(廿八年九月十七日)	莫洛托夫	二四八
蘇立條約之意義(廿八年十月十一日)	真理報	二五一
英法土互助協定與蘇德關係(廿八年十月廿一日)	消息報	二五三
蘇聯外交政策(廿八年十月卅一日)	莫洛托夫	二五六
十月革命紀念大會演辭	莫洛托夫	二七一
四種醜惡的外交文件		二八一



赤色的帝國主義者在歐洲與遠東的擴張



# 蘇俄外交政策的變化

陶希聖

這篇文字是陶先生於二十七年四月在漢口「政論」旬刊發表，筆名係北辰。當時陣綫外交的宣傳，正鬧得天花亂墜，英意談判已經成功，英法同盟也在進行。英法意的聯合本有驅使德國東向，孤立蘇俄的用意。陶先生指出在此種情形下，蘇俄外交有三種轉變的可能，尤著重於蘇俄要反英聯德。年餘以前認為奇談的觀察，年餘以後事實已經給它證明了。——編者

英意，法意，英德，英法四種談判，在現在有的已經簽訂協定，有的正在開始進行。這些談判和協定，表示着歐洲國際情勢全面的變化。在這國際情勢全面變化中，每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當然會受到影響而有所改變。

蘇俄在經濟制度上，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在國際地位上，是一個有力的國家。在國際形勢全面變化中，蘇俄自然也受到很大的影響，自然不肯單純處於被動的地位，他一定有打開至少適應這全面變化的政策。

蘇俄在三年以來，繼續實行一貫的和平政策。他的政策是想把資本主義國家分成兩個陣營，所謂民主的陣線與獨裁的陣線。蘇俄從資本主義國家相互的矛盾裏面取得和平的保障，尤其是要與歐美的民主國家互相策應，來限制德國與日本的進攻。所以



三年以來蘇俄的外交政策，是陣線外交政策。現在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發生重大的變化，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分化，已轉變為複雜錯綜的形勢。三年來蘇俄的陣線外交政策，已不能再適用下去了。

其次，英法意三國的團結，有限制德國更進一步發展的作用。德國在英法意陣線壓迫之下，有向東冒險的可能。英法意的團結在太平洋上有限制日本更進一步發展的作用，日本爲了打破這一個大包圍的政策，也有向北冒險的可能。在這一種形勢下，蘇俄不獨陷於孤立地位，並且陷於日德冒險的危機中。蘇俄當然不會單純的被動的來應付這種危機，他當然有積極打開這一個孤立局面的政策出來。現在我們對於這個新動向可以分作三點來看：

第一點：是蘇俄已明白表示從國際和平與集體安全的政策，改變爲對抗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設防的政策。這一個改變，可以從斯達林答覆依凡諾夫的公開信中看出來。斯達林在這一封信裏面，表示蘇俄爲了保障資本主義國家不致進攻，必須擴大海陸空軍，其次蘇俄爲了防止資本主義的復活，必須與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加強聯絡。這些話的意思，可以說蘇俄由集體安全政策轉向世界革命政策的明白表示。

第二點：由於英法意以至英德談判的進行，蘇俄三年以來企圖聯合民主國家對抗德日的政策，自然不能再適用了。蘇俄對於歐洲民主國家，不獨不能再聯合策應，並

且一轉而採取反英的態度。在理論上，蘇俄已從分化資本主義國家改變而為攻擊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在事實上，蘇俄已從聯絡英國改變為反英政策。

第三點：蘇俄或者要採緩和德國的政策。剛才說過，在英法意團結之下，德國有向蘇俄冒險的可能。然而仔細看來，從經濟上，外交上，德俄的鬥爭不致發展。由經濟關係來說，蘇俄與德國的經濟關係，一向是很為密切。蘇俄雖然有努力發展工業的計劃，但大體上他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德國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他缺乏的是各種原料，尤其是農產物。所以近幾年來，俄德的經濟關係十分密切。從外交關係看來，德國如果進攻蘇俄，無異於自取孤立，其結果德國不得不向英法投降。蘇俄如果與德國鬥爭，無異於驅使德國走向英法意德四強協定的路。德國與英法意締結四強協定，即是蘇俄在歐洲的完全孤立。所以我們可以下一個推測：德蘇的關係，今後或許要好轉，換句話說，蘇俄對於歐洲也許要取近交遠攻的政策。

以上三點，是我們在今日可以看出來的，雖然我們不能下一個確定的判斷，然而蘇俄的外交政策，確是在轉變的情勢中。他的陣線外交政策及陣線外交宣傳，一定要轉變為反對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與宣傳。當然他不能反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故蘇俄今後或集中力量於反英。爲了反英，也許緩和和其他的國家，例如德國。因此我們應當看出這一個變化的動機，對於變化的前途，冷靜地觀察。

## 蘇俄的外交政策

陶希聖

(廿八年七月四日國際週報六十一期)

蘇俄外交的政策，大家由共產黨的宣傳看來，很容易知道是陣綫外交政策。陣綫外交政策是想利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之間的對立，加以發展，使其永不調和，使蘇俄能夠得到和平與安全。所謂民主陣綫與獨裁陣綫，所謂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都是蘇俄用以劃分世界爲兩大對立集團以從中取得和平安全的名詞。

蘇俄的外交宣傳隊宣傳這個政策已四年之久。

但是蘇俄的最高當局，早已定下一個不同的政策了。世界的局面是在變動之中。隨着世界局面的變動，蘇俄外交政策有了變動，這是合理的。不過外交宣傳啦啦隊們還不明白罷了。

在一九三七年的年底，英國的首相張伯倫定下了分別綏靖德義的政策。英法與德義之間有趨於妥協的形勢。蘇俄的最高當局史太林也準備下他的自力更生的孤立政策。假如英法德義妥協，則蘇俄馬上有應付國際孤立的方法。史太林這種準備，最明白表現於他寫給一個青年團宣傳員伊凡諾夫的公開信。在這封信裏，他去掉了民主陣

綫獨裁陣綫以至於和平陣綫侵略陣綫一切的名詞。在這封信裏，他不再把英法與德義分別開。在這封信裏，他指出蘇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蘇俄一面要加強海陸空軍，一面要加強各資本主義國內無產階級的領導。

這時候，李維諾夫在國內已受攻擊，將要下台。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四月爲英法德義妥協的時期，也就是蘇俄孤立政策確定時期。到了五月，爲了捷克問題，英法與德義又加強對立，於是李維諾夫才又出現於國際外交舞台。九月底，明興會議成功，蘇俄的孤立政策更得到確切的證明。雖然明興會議的議決仍然毀滅，但是蘇俄的陣綫外交的國際形勢也就改變了。

西班牙的人民陣綫政府倒了。法國追隨英國的領導，人民陣綫不能再組內閣。捷克亡了。蘇俄在中歐西歐的外緣，都沒有了。還有什麼國際人民陣綫呢？除了中國的共產黨還在與國民政府有關係而外，各國的人民陣綫都完了，因之國際人民陣綫成了過去的陳蹟。

中國的國民政府真能追隨蘇俄嗎？蘇俄心中是知道的。中國的國民政府始終沒有離開倫敦華盛頓的路線。蘇俄幫助中國的國府，不過是一種幫助。經濟財政仍然掌握在倫敦紐約銀行家之手。

由世界的大勢看來，蘇俄的陣綫外交政策已失其根據。蘇俄如不向這種形勢，而

仍然本於過去的政策，與英法訂立同盟，那不過只是有利於英法。莫諾托夫引據史太林的話道：「蘇俄不要替別人從火裏面抓栗子」。蘇俄當局的心理不是很明白了嗎？因之，英法蘇三國協定的談判變成了「長期談判」，與中國的「長期抗戰」一樣，遙遙無期。



史太林萬歲 Japan times, Tokyo.

# 陣線論與失敗主義

潘 炎

(廿八年七月四日國際週報六十一期)

陣線論者以爲今日的世界可以明白的分作兩大陣線，即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法西斯陣線與民主陣線，二者形成不可調和的對立，故戰爭爲必然。他們不知正因這種對立的陣線，到今日尙未整然的形成，所以大戰迄未發生，而在這其間，許多弱小國家却無辜作了犧牲。倘是陣線已既形成，則自阿比西尼亞起，許多小國的滅亡，便成爲不可解了。蓋若如陣線論者之所言，許多被併吞的小國，是應該列入那一陣線呢？他們的國家是被人併吞了的，當然不能以之加入侵略陣線，但是他却被消滅了，所謂和平陣線者却熟視而無覩，這怎麼解釋呢？陣線論者的錯誤，這是一。

陣線論者的第二個錯誤是把蘇聯作爲和平陣線即民主陣線的一員。什麼叫作和平陣線？就是維持和平現狀，倘其如此，蘇聯的所謂「世界革命」這一口號作何解呢？至於說是民主，敢問蘇維埃制度是民主政治嗎？民主制度的前提是政黨政治，而蘇聯則一黨專政。民主制度的根本在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而蘇聯則惟共產黨有自由，他人不得預焉，報紙是黨及政府的機關，私人根本沒有。這是十足道地的獨裁，能說是



民主嗎？所以若就性質言，蘇聯與法西斯主義的德意倒是近親，他與民主政治的英法却是怨家。但是陣線論者却偏要把蘇聯向英法攀親，這未免令人覺得不可解了。

原來陣線論之出現，始於人民陣線的成立，這是最近三數年事。他們因為要向英法交好，所以特地造出這一套理論來熒惑世人。其實，蘇聯倘是和平陣線的國家，他就不應該坐視中國之爲日本所侵略。蘇聯的一黨專政倘可說是民主政治，中國共產黨就不應該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主張。推陣線論者之意，張伯倫之和平外交是應當攻擊的，斯太林的辦法則當贊許。共產黨的專政是應該歌頌的，國民黨的當權，則是違反民主政治，蓋陣線論爲共產黨之孝子賢孫，而蘇聯則共產黨之祖國。陣線論者之贊美共黨，稱道蘇聯，可謂「孝思不匱」矣。

以上述陣線論之欠通，下面說陣線論與失敗主義的來歷。

共產黨的前身是社會黨，他們是國際主義者，但是歐戰發生，他們却都搖身一變而爲愛國主義者了。他們擁護對外戰爭，他們贊助政府預算。其中也有表示反對的，如英國的麥克唐納，法國的喬雷，但是麥氏當時曾給人稱爲國賊，（共產黨直到今日還是痛罵他的）喬則被人所暗殺。

他們真是擁護國家作戰嗎？不，這是他們的一種手段。果然，到了後來狐狸的尾巴出現了。他們忽然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了。不僅如此，像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列寧等，

他們還勾結德國，受了德國軍隊的保護及德國金錢的援助，潛入俄國。他們說這是「革命」。

俄國戰爭失敗了，共產黨的失敗主義成功了。於是他們對德單獨議和，割讓波爾的海及波蘭的一帶地方與德國。這就是有名的布萊斯脫列多夫斯克條約。簽約的是托洛斯基，當時的外交部長，但是他最初還心有不甘，因了列寧的堅決主張，他纔簽字的。列寧覺得爲了維持共產黨的政權，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是應當簽字的。

從此以後，我們在字典上便有 Defeatism 一字，這便是「失敗主義」的由來。

共產黨的失敗主義成功以後，因爲白黨的反對甚烈，而如英法者則反與白黨勾結，因之此時他們把英法資本主義認爲是「白色的反動勢力」，以英法爲其正面的敵人。其後，他們覺得要打倒英法，究竟能力不逮，於是遂轉變方向，以社會民主黨爲其正面的敵人，斥之曰「改良主義」。最後，國社黨興起，希特勒登台了。共產黨覺得其勢不可侮，於是爲了勾結英法，便主張結成人民陣線，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陣線論自此遂呱呱墮地。斯太林與希特勒的對立，產生了陣線論。

但是英法對於共產黨的賣弄風情，却漫不在意，於是陣線論在英法無所施其技。並且，如在西班牙，在捷克的，還都作了犧牲。在法國，陣線論也給人丟棄了。斯太林這一悲哀，實在傷心。斯太林想他幾次三番派了李維諾夫給英法捧場，而結果如

此。於是他大怒之下，便把李維諾夫免了職。他想張伯倫既然不希罕蘇聯，希特勒當會加以收容罷。他這樣就轉而預備嫁給身穿褐衫的那位貌如卓別林的人物。

張伯倫的用意，是欲利用斯大林與希特勒兩人的吵鬧而從中取利。現在，他們倘若歸於好，那就形勢有點不妙，於是他遂即轉變態度，示好斯大林。斯大林一看這樣，便樂得兩面討好，但在心中自想本人雖是出身低微，嫁給浪氓樣的卓別林，究竟心所不甘，張伯倫是紳士，既然看中紅色姑娘，那末何妨乘此望天討價，敲一筆大竹槓。這是斯大林今日的外交，也是一般妓女嫁人的手段。照例，在蘇聯，凡是官吏公務人員，一經免職，便多不明下落。而李維諾夫則迄今尚在，就可知他是不能忘情於英法的。

今日的陣線論，也如李維諾夫的運命一樣，是因為斯大林要出嫁於張伯倫，覺得少不了這些啦啦隊，給自己捧場。但是倘若不幸，結婚談判失敗，則此等陣線論者的運命，我們是可想而知的。請看過去主張世界革命反對法英最烈的齊諾維夫，加美納夫等，不是一個個的被斯大林處了死刑嗎？

上面是說斯大林怎樣利用歐洲的陣線論者，至在東方，情形也是大體相同。在歐洲，斯大林之意在利用陣線論以挑撥英法對德意的戰爭，使自己能坐收漁人之利。這一手段因為張伯倫這老頭兒更事多，竟是絲毫無動於中，到現在尚無成功希望。但在



婚 禮 後

寧一樣，主張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罷。

東方，斯大林的手段却大奏功效了。因了這一巧妙的手段，於是困處西北已瀕滅亡的共產黨，便得了蘇生的機會。並且，隨着中日戰事的勃發，國際主義的共產黨也成了愛國主義者了。他們主張一直打下去，他們希望以日本的力量消滅中國，以中國的力量消耗日本。他們是欲以抗戰的名義，陷中國及國民黨於失敗滅亡的境地。像俄國的故事一樣，到了彼時，他們的機會便到來了。那時，今日的陣綫論者也許要搖身一變成爲真正的失敗主義罷，今日主張抗戰到底的共產黨，爲了維持其自己的政權，也要像列

## 搖擺中的蘇聯外交政策

Nikolaus Basselches  
陳士丹 譯

李維諾夫的辭職曾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他辭職的謠言已傳流了兩年之久。但重要人員撤職往往是非常謹慎的處置的。以前，杜哈契夫斯基被捕已好久了，但官方還竭力否認這事實；他仍被視爲蘇聯政府參加英皇加冕禮的正式代表，一直到最後，他還得在監獄中打電報給駐英大使，說他犯了感冒，不能成行。『格柏烏』的首領雅戈達在被處決之前，先是被調任爲不重要的郵務部長。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樣。在李維諾夫已經負擔了外交全責之時，外交委員的名義還由姬采林來維持了十八個月之久。

蘇聯的國策是完全由黨的首領決定的，担任各部職務的人物祇能發生一點極小的作用。但克列姆林宮已經明白，外交部首領之變動一定會在國外引起紛亂的議論，使外交關係發生障礙，困難，及遲延。

李維諾夫的辭職，事實上是早就在準備了，有一道特令已給予他的代表波丹金以特殊的權力。於是，在與英國談判最重要的時候，在柏克上校發表演說之前四十八小時，他的撤職便完全辦妥了。蘇聯是沒有呈請辭職這類事的，除非真正有健康上的問題，而且需有黨醫生的證明書。共產黨員之担任某種職務，都需受黨的約束，不能隨

意去留。

兩年以來，史太林老是在物色李維諾夫的替代人，但最後竟不及等待數日之後，就要回來的波丹金，臨時的委任了莫洛托夫。這種種，都暗示着這是一個急促的決意，及其重要的政治意義。這事情祇有一種解釋法：這是一個對西方諸國的警告，這是一個催促西方諸國趕快決定態度的聰明辦法。

在這個表現之前幹了些什麼呢？史太林在這次黨大會的演說中責備西歐及美國的報紙在明興會議以後企圖煽動烏克蘭問題，說他們目的是要引起德蘇之間的不安空氣，要引起這兩國的戰爭。

後來，五月一日，軍事委員伏洛希洛夫在紅場閱兵時又這樣演說：「我們的人民是平靜的；我們不能讓自己被牽涉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冒險事業之漩渦中去」。

另一方面，希特勒在最近三次（不僅是最後一次）演說中，都一致略過了他照例對蘇聯的攻擊。

事實是這樣：這些情形都是單方面的。在九月危機之後，德國以維也納協定提出了創立加巴阡烏克蘭自主政府的問題。捷克政府被迫把加巴阡俄羅斯改名為加巴阡烏克蘭，並答應組織獨立的烏克蘭軍隊。烏克蘭民族運動者以德國的創導從世界各地聚集到楚斯特來開會。大筆的經費在那裏募集起來。創辦烏克蘭大學的計劃也決定了；



軍隊組織的基礎也打定了。這一切，都是由新任的德國領事暗中指揮的。

後來到三月間又怎麼樣呢？到三月間，匈牙利軍隊開入了加巴阡烏克蘭。這當然是得到德國同意的。起先，烏克蘭人以強力把捷克人逐出，後來，他們卻又要抵抗侵入的匈牙利人——當然每分鐘都在期待着德國的幫助。烏克蘭的民族運動及恐怖組織的首領，雷伐伊（József Revai）是一個親德分子，他是在維也納迫切非凡的想要與里賓特洛甫談話。但是，他却軟禁在家裏了。

這一次的被賣使全世界的烏克蘭人都非常痛恨匈牙利人，且漸漸的離開了德國。許多年的之工作一下子就根本推翻了。

在三月間，德國是像在九月間一樣的有力量可以制止匈牙利人，使之不能取得加巴阡烏克蘭。因此，德國對匈牙利人的幫忙當然有旁的理由。這與史太林的演說實有密切關係，在這演說中，他曾譏笑着德國人想要烏克蘭的說法。

到最近，又發生了另一事件。蘇聯宣佈波羅的海諸國是他的利益範圍，他不能讓這些國家放棄獨立和主權。這宣言並沒有遭到反對。德國報紙保持着沉默。德國的外交答覆是很模糊的——德國與拉特維亞之間的不侵犯條約公佈了，隨後，德國又與愛沙尼亞訂了類似的協定。

這些行動卻是單方面的，但意義非常明白。第三帝國是在努力使蘇聯相信他能夠

尊重俄國的利益。並不打算向他進攻。

這是否表示德蘇合作即將出現呢？那就說得太遠了。爲國內關係，這兩方面都不能放棄他們意識上的仇恨。但是，縱不能取得合作，修改態度却是必然的。德國担保俄國的安全，俄國就可以不干涉德國在中東歐的行動，以爲交換。

蘇聯的要人們羣中有一個強力的運動，主張完全中立，以爲蘇聯既是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國家，他就應該不參加一切資本主義世界的爭端。莫斯科已完全放棄了布爾什維克的思想，那是不對的。這一羣人常常引用王統的列寧主義文獻，以支持他們的孤立主義。他們記得列寧會說過，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爭端，乃是蘇聯安全之最大保證；列寧又說過，各國相互問及各國內部矛盾之尖銳化，正可以開拓世界革命的前途。他們的理論現在發展得更遠了。在明興會議以後，他們說，一個全新的形勢出現了。捷克的獨立戰爭，本來可以成爲一場進步的反法西斯戰爭。現在，一切情勢都改變了。現在能有的戰爭，將是帝國主義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扮演重要腳色的，將不是反法西斯勢力。捷克的獨立是不見了，祇有用革命方法才能恢復。法國的人民陣綫是死亡了。張伯倫是永遠不會反法西斯的。

新的戰爭是一種帝國主義利害衝突的戰爭——是一種殖民地，原料，及市場之再分配的戰爭。這種戰爭與俄國是無關的。德國是否會變得更強大呢？這也沒有關係！

這些人極相信蘇聯有自己的力量。他們又相信，即令希特勒發動了反布爾什維克戰爭，世界各國也決不會給予赤色俄羅斯以多大幫助，或竟極無幫助。

在蘇聯也有反對這種論調的人。這些人說，蘇聯也是一個強國，必需保障自己的民族利益。有許多原因，例如文化上的孤立，完全的經濟統制，及整個內部政治發展等，已關閉蘇聯對外的一切外交門戶。西班牙的革命政策及法國的人民陣綫政府都破產了。他們以為蘇聯再不能與歐洲各國隔離着。現在文化，對外貿易，和報紙宣傳已均不能成爲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現在就祇有一個辦法——即把紅軍投入戰爭中。

他們說，蘇聯不能置各民主國於不顧。誠然。布爾札維克黨人對各資本家不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民主國的同情，及對法西斯國的憎恨，在俄國民衆中已訓練了好幾年。民衆決不會瞭解孤立主義。孤立主義也會使世界革命受到損害。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將以為這是幫助希特勒，是背叛了反法西斯主義。

這羣人當然主張蘇聯必需以平等資格加入民主國集團。孤立主義者極歡迎波蘭與羅馬尼亞拒絕軍隊過境，因為這是蘇聯的一條出路，他就儘可以空喊着反法西斯主義，而祇以材料與軍火幫忙，不必以人力接濟。主張積極外交行動的人，則主張任意運用紅軍，以全力參加戰事，這就能使蘇聯獲得民主國集團的領導權。「我們並不是要把我們的力量交給波蘭與羅馬尼亞去指揮，」他們這樣說，「我們不能僅僅遵照了

這些國家的參謀部的意志，把我們的軍隊由柏克上校及加羅爾王來調來調去。他們如要我們幫助，我們必需有支配權。」

這兩種不同的意見終於接近了起來，因而造成了李維諾夫的撤職。「很好」，那些孤立主義者說，「如果我們要參加集團，我們就必需以大國的身分參加」。

李維諾夫的撤職，正是獲得這種調和的手段。這事件不多不少的表示着，民主國必需接受俄國的提議，否則，俄國的對外政策就要完全改變了。現在已換了工具，當然要找一個新的工具，進行一個新的政策了。猶太人李維諾夫已由雅里安人莫洛托夫來替代——這可以使與德國談判變得更容易。但還沒有到最後的決意。骰子至今還沒有擲下，民主國自當用種種方法來使他不要擲到錯誤的方面去。

（原文載瑞士「世界週刊」，本篇茲從英國「世界評論」六月號轉譯）

# 納粹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

克羅脫著  
虞子愚譯

廿八年五月十六日國際週報五十四期

本文譯自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9, 1939 作者 G. Crowther

係倫敦經濟週刊之編輯

戈培爾最流利的擁護納粹政府的說教，常說希特勒革命，是使德國脫開布爾什維克恐怖的唯一方法。受這種宣傳的鉅量人們，立即增加了在西歐已有的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恐怖，且更使人不易於對布爾什維克這名詞下定義。

實際上是這樣：近代文明，並未使一般人脫離開自己想像出一個可怕的鉅魔，而又不求深解的原始習慣。新教徒幾百年來即被人告訴他們教皇是他們的仇敵。美洲最早的移民，對於印第安人，幾于有一種病理上的感情。整一代英人，都怕「邦內」，甚至最安定與最有自信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依然懼怕俄國。

對於大多數國家的幾千萬人中——不一定是富人，特別是辛辛苦苦小有積蓄的男女——布爾什維克，是末日的大鬼。要說納粹黨是反對布爾什維克，且擁護秩序與公平的黨，那就是勸誘許多人忽視了納粹黨人對於秩序與公平的犯罪。法國的布爾喬

爾，英國的貴族，瑞典的軍官，荷蘭的工業家——當他們聽到納粹黨是最努力驅除布爾什維克惡魔的人時，對納粹黨都極表好感。所以現在值得研究一下納粹黨人的宣傳，是否是真實的。

在研究希特勒之反布爾什維克的功績以前，我們應先問一下戰後德國是否有共產主義的嚴重威嚇。或者我們可以忽視德國共產黨是一種溫和派的事實；不過我們不能忽視他似乎絕不能得到統治權的事實。

在希特勒掌權前後，德國國會有多次選舉。一次是一九三〇年，一次在一九三二年，一次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希特勒任總理後數星期中所舉行的。在這些次選舉中，共產黨沒有一次得過總數百分之十七以上的票。四次中只有一次共產黨的票比社會民主黨的三分之二，稍多一點。

甚至納粹黨本身，也只有由選舉同盟的援助，方能得到政權，至于共產黨那只有作為左翼同盟中的小派了。縱然一九三二年德國的不景氣，是工業國中最兇的，但在九月共產黨達到高潮時，也只有百分之五的票投到共產黨方面。因此，德國共產黨既不強又不可畏。

不過，共產黨並不等待投票。他們用另一種方法攫奪政權。但是，除德國共產黨以外，再永未有過革命黨用這樣少的暴力的。自然，他們自己有軍隊！與納粹一樣！



且用之于夜間巷戰。至于陰謀奪取政策一事，則就是納粹黨人也不能提出比焚燒國會更壞的事。焚燒國會一案，使人覺得納粹黨人比共產黨人更不可信些。

不偏頗的史家，只有一個結論。一九三二年德國共產暴動與革命的危險是特別少，即使有之，威瑪共和政府也很能對付。因此，絕對無需因害怕布爾什維克而廢棄全個民主組織，樹立軍事獨裁制度。

不過，戈培爾言論的無恥，還更進一步。不僅納粹從布爾什維克手中救出德國是不真實的，反而相反的，倒是真理。因為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比起興登堡，巴本，希特勒未謀害共和國以前，更接近了布爾什維克，實在，有許多人認為納粹制度是褐色的布爾什維克。

無需誇大其辭。德國的納粹制度與蘇聯的蘇維埃制度是不同樣的。自然，最大的差別，是德國還未廢除私有制度。不過有許多事，納粹主義很可與史太林的統治比較。雖然納粹德國有些變動，不過，沒有像蘇俄那樣流過血。雖然我們聽到德國集中營的故事，比蘇俄監獄多些，不過對於罪犯慘酷的事，似乎俄國人也無需向普魯士領教。

相反的，蘇聯還有些事，使人覺得比納粹還少惹人厭惡一點。他們的目的是改善一般人的命運，而不是犧牲個人去求取國家的血腥腥的光榮。他們也未作種族虐待的

事。

不過當提過這些差別點以後，事實上在政治經濟制度方面，蘇聯與德國之相似，遠過二者中之任何一國與西歐各國制度之相似。由德國統治之方式與目的來看，今日之德國，比希特勒掌權之六年前的德國，確實更密邇于布爾什維克了。

這是許多嚴重的事實！需要證據。

于廢除生產與商業意義之私有財產以外，布爾什維克經濟制度，有五個重要的特徵，即

國家獨占一切對外貿易。

國家擁有全部銀行機構。

國家管理一切工商業。

組織國家農場與國家統治的集體農場。

勞工之強制組成國家管理的或黨管理的團體。

在這幾點上，德國都沒有比蘇聯走得遠些。不過，雖然理論上有些顯著的不同點，在行動上，却多數是相同的。

讓我們說下去。

布爾什維克設立一種獨占對外貿易制度，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種原理，納粹則被

迫這樣作。是統制制度之核心的外匯統制，在納粹當權前二年即出現于德國。不過納粹政府，則使外匯統制直到世界上無比的技術熟練。納粹掌權以前的第二種事件，以關稅壁壘與貿易限額保障德農民的行動，迫使納粹去統治對外貿易。至于第三種使統治對外貿易成爲絕對必要的原因，則是納粹自己創造的，這是因爲他們積極擴軍而感到原料不足。

這樣，納粹，由另一種路線，而達到布爾什維克的獨占對外貿易，不過，結果則極相像。德國工商業家雖仍以自己的名字作生意，且名義上自己負責，實際上，他任何行動都受國家的監視與統治。他的原料供給，已有規定，他經營對外貿易的條件，也常由國家規定。

德國街上的各銀行，在法律上，仍是私人財產。其實，某幾大銀行的大量的股票，在一九三一年金融恐慌時曾到國家手中，納粹政府又出賣與一般民衆。不過你不要看重這些表面的現象。現在，德國只有一個大債主——財政部。今日的德國銀行，由國家銀行直到小地方儲蓄銀行，都只作一種業務——搜求一切德國人民的零星儲蓄以供給納粹政府。

除去猶太人及與納粹政見不同的以外，德國雇主，都沒有被迫放棄工作。實在，在某幾點上，他的地位還穩固一點。現在他發出的命令，比有獨立工會時，更被人無

條件的服從着。

不過，雇主地位變化的地方，是他能發出命令的範圍。他的獨立，逐漸被侵蝕。今日德國一切商業的一半活動都集中于完成國家的合同——這合同不能拒絕，價格已規定在上面。

不過統制還不以此一半爲止，即在另一半足稱獨立的商業，國家也逐漸擴張其權力。這種過程起始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強制卡泰爾法之頒佈，這法律強使各個德國生產者參加其適當的同業組織，且接受其命令。

沙赫特的新經濟計劃，又帶來一種新的統治成份。這一計劃，目的在統制對外貿易及獎勵輸出，因此，對於工廠之運用，決定每業一個，共有二十五個統治機關，詳細的監督着。

但是，這只是工業界限制之開始。一九三四年四月，統治物價變動的法令，第一次頒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又委任了價格委員，發佈了禁止物價增高法令。對於物價統制，更擴張而禁止違犯法令，這一統制繼續發展至一九三九年，便是強制德國工業界採用一式的簿記了。

在財政方面，工業也沒有更多的自由。如果于規定的價格，及重稅與強制獻納的剝削以外，他還可賺得錢，則他也不能享有牠。根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公債法，超

過六厘的一切紅利，都應投于政府公債。即使這樣，他的主人也不能自由處置這項錢。德國政府會發展了強制投資的技術。

這只是德國商人需要的限制與統制的一小部份。于法令以外，尚有許許多多小冊與黨的官吏的命令需要遵從——好了，集中營就為反抗者預備的。留予德國雇主的惟一自由，是在公司文書上寫他的名字。這種制度，不是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制度。不過這確不是資助納粹的德國商人所求取的。

農業，是布爾什維克作勇敢的試驗的領域。納粹的理論是另一種，不過他如布爾什維克一樣，不管農民的信念與福利，就把自己的主張拿出來。

納粹制度的最顯著的成功，便是一九三三年的新世襲農場法，這法案是使小農場不能轉讓的。牠要永遠在現在所有農場的農民家庭手裏。因為向城市移動，在德國與其他各國一樣的顯著，這種規定，並不受農民的歡迎。這樣，農民被束縛于土地上，種植國家命令他種的東西，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出賣。

勞動者，比農民也享受不了更多的自由。一切已存的工會，均被納粹解散，現在，一切勞工都被迫加入納粹勞動陣線。他可以選舉他的代表，不過他要在黨指定的名單中選擇。自一九三四年五月起，對於改換職業的自由已有限制。

必需再說一次，這裏所簡短敘述的制度，與蘇俄布爾什維克，是不一致的。自

然，主要的差別點，是這裏並未完全沒收財產。不過，這種差別並不像初見時那樣是絕對的。

從猶太人方面來看，這兒幾於沒有什麼顯著的差別，並且現在已有將這種沒收財產，由猶太人擴展到天主教會的趨向。甚至那些並未犯沒收財產處罰的人，也只有在國家嚴格統制之下，方能使用享用他們的財產。

在統制的完全方面，德國納粹也遠不如蘇俄。不過，納粹革命，只有六年，而共產革命已經廿一年了。以現正改變的速率，德國納粹，在其全盛時，將如共產主義在俄國一樣，收集許多財產與企業。

納粹不是布爾維克主義。不過在世界上，這是最接近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了。

# 史太林治下的歷史教育

Paul Oberg  
鞠子明譯

廿八年五月九日國際週報五十三期

俄國的新歷史教本，很惹起歐洲人的注意。蘇聯歷史課本，在沙士達可夫 (Schestakoff) 教授領導下由許多作者共同作成，作為小學教本。蘇聯「*end*」報謹慎的指出這是『偉大的世界領袖史大林同志計劃且直接指導的。』同一報紙又說：『這不僅是對於我們學校教本，也是對於馬克主義史學的有價值的貢獻。』真理報說他是『史大林給與我們的孩子的真正禮物。』

史太林的希望



新階段。自此，據說蘇聯的歷史與文化，就開始於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革命以前的俄國，與創世紀中的大地一樣，只有混亂與黑暗。現在，據真理報說：『這本

在原則上，這本書暗示出蘇聯歷史教育的一個新階段，實際上，也暗示出蘇聯下一代政治教育的

書，將可強使蘇聯學童得到一種慘淡印象的陰慘時代，一掃而空，蘇聯的歷史，只從一九一七年開始，不然的話，除掉不重要的社會形式的興衰以外，「過去」這一時代，是不會有什麼有興趣與重要的事的，『俄國史跡的解說，自然是很歡迎的，不過由現在看來，新的歷史教授方法，確包含着某種進步。不幸的很，新歷史教本，對於俄國以前的政策，絕不作客觀的與批判的解釋，他反而搜集了俄國初期發展的最壞的成份，他承認他們，並且實際上毫不猶疑的爲人辯證。這種趨向是特別的民族主義的，且具有充份的政治反動的意味。蘇聯的官僚歷史家已由一極端跑到另一極端了。俄國史上每一個相連續時代的統治者的意志，都被譎詠爲決斷的因素。要注意，這種意志，幾于永遠是明晰的，聰明的，與強有力的。因此，這些統治者顯然的可成功許多事業。以前的教本，完全不承認個人在歷史中有地位，新教本則實質上認爲『個人』有『神力』，至于那些氣候，地理，經濟，政治因素，對於廣大的俄帝國之興起與鞏固則幾于是不重要的。同樣，對於『可怕的伊凡』與大彼得所追尋的武力政策，也被溫恭的推崇着。對於『可怕的伊凡』的政府，教本，發現了下述的令人憫恕的環境：『在童年時，伊凡在專制的 *Bojars* 之下長成，他們傷害了他的感情，因此使他的惡劣氣質得以發展』。歷史家，這樣爲他的政策辯護了。*Oprits China* 的恐怖主義，目的在以血與鐵來維護沙皇的獨裁，現在被稱爲是國家所必需的；沙皇也被推崇爲大



政治家，他鞏固了俄國皇室專制制度，且在一些分散的省份中建樹一起個強大的國家。這些權力政治的圖形是與事實不符的。甚至如 Kluchewsky 之類的頑固的史學家，在理智的研究過『可怕的伊凡』的時代以後，也顯明的在責備俄皇的統治。

爲什麼對於俄國以前的統治者這樣慈善呢？答案，在教本中很易于找到，如下：因爲必須把他們當作『現代的人民領袖，史大林』的歷史上的前輩來看待。自然，史大林，據教本說，絕不能有這些前輩的壞氣質。例如，他不像『可怕的伊凡』，他曾在高加索喬治亞地方，受過良好的教育，顯然是根據科門斯基，盧梭，派斯它洛基，佛祿倍兒及其他名教育家的人道主義的教育。歷史教本，常將聰明和善的沙皇，與卑惡頑固的 *Bojars* 貴族與富人對比起來。這一切寄生蟲，書中說他們只能激起反叛，且對統治者叛變，並且也應該予以嚴厲處罰。這種圖畫，也不難解釋：這些 *Bojars* 小伙子與貴族，都應描畫成史大林的反對派，託洛斯基，季諾維耶夫，加門涅夫，布哈林及其他人的前輩。教員，應知道如何使歷史上之對立的危險，充分表顯出來。

教本中的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的精神，特別在記述戰爭時表現出來。一律的，一切戰爭，都是敵人強迫俄國參加的；並且同樣一律的，俄國總是勝利者，因爲強大的蘇俄是無敵的。自然，也有例外，不過這些更證實這個定律。俄國也常常戰敗，不過這不是由於敵人的軍事，政治，經濟之優越。天哪，俄國常是無敵的，只由于內部有

『奸細』方戰敗。只舉一個重要的例子吧：因爲大臣對之叛變，『可怕的伊凡』，方敗于波蘭，立陶宛與瑞典。在歐戰中，由于俄國大臣與將官們以及皇后將軍事祕密，告知德國，俄國方不能戰勝。這樣，德國將官與納粹在野黨所宣傳的『暗讒』使德國戰敗的故事，也同樣被用于蘇聯歷史教本中。

大家都知道，據蘇俄的官方文書說，俄國與德在Brest Litovsk的和約，是託洛斯基，嚴格的在列寧指導之下簽訂的。但是，教本則認爲蘇俄吃虧了，『因爲叛徒託洛斯基及其走狗布哈林阻止議和的進行。』因此，俄國失掉了大片的土地。自然，你想在這本書內，找出託洛斯基在布羅斯特和約後，曾組織紅軍，曾作過多年軍政部長的事是很難的；學生們，自然也不許知道布哈林曾多年被認爲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人物，且曾作過真理報及消息報的主筆。對於一九二〇年俄波戰爭之結果與紅軍在瓦薩之大敗，教本說：『紅軍未進到瓦薩，就被令撤退。』顯然的，一切事都很好。後面便是一個愛國兵士的諧語：『我們這樣教訓了波蘭紳士，直到現在他們還忘不了這件事。』

現代俄國歷史教育之顯然說慌與肆意奸詐，在敘述近二十年來俄國之發展方面，達到了無比的程度。教本在這一部份劈頭就說，『由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之日起，列甯就與史大林開始組織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使俄國人民得到完全的解放——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沒有的解放』。實在，先不要歡喜：列甯與史大林的建設工作，

一再的被攪擾。誰來攪擾呢？列強，他們最恨這快活的社會主義國家。誰是「內奸」呢？聽吧？反對史大林政策的老布爾什維克一羣人！他們這樣活動：「卑賤的國民公敵，法西斯走狗，託洛斯基與其徒黨，萊可夫及布哈林，在蘇聯境內組織暗殺，暴動，間諜團體。他們暗殺了忠誠的布爾什維克基洛夫。他們也暗害了其他的普羅領袖，附和託洛斯基與萊可夫的法西斯暴徒，破壞火車，爆炸或焚燒煤礦與工廠，破壞機器，毒害工人及其他一切破壞行動。」故事這樣說，他們都想恢復資本主義。「不過這些土匪都被捕獲處罰了。」

對於以前多年佔據高位的布爾什維克領袖這樣咒罵的理由，是：將獨裁時代的失敗，歸咎於怠工；為以後幾年的恐怖主義尋求口實；將「光榮的」與「政治家樣的」史大林，與「可鄙的內奸」對比起來。對於咒罵叛徒與間諜的故事是無止境的。他甚至教導「仔細的追求可疑的人物，這樣可以捉到法西斯的走狗」，他們藉口列寧曾說過，「好共產主義者是一個好的政治警察。」

像無比的超人一樣，史大林克服了一切由反革命與敵對列強引起的困難，這樣使快活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建樹，達到目的。很驚異的，我們讀到「甚至在一九三三年時，蘇聯即追及且超過了歐洲許多國家」，不過，這些國家沒有舉出名字來。在革命與社會主義術語之外衣下，故事這樣寫出蘇俄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中變成「樂土」。

教本常着意於只有『我們的祖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前是世界上最落伍的國家，現在變成最強大最進步的了。因此『我們這樣愛蘇聯且因他而驕傲。』自然，蘇聯憲法是世界上最好的。『蘇聯飛機比別國飛機飛得高飛得遠。』『世界上那裏有最美最好的地下火車呢？』自然，只有莫斯科。同樣，在蘇聯，藝術與科學也比別處發達些。『蘇聯的音樂家與戲劇家是第一流的藝術家。蘇聯鋼琴家與提琴家在國際比賽中得過第一獎』。所以顯然的，在以前馳名於世界的俄國文學家，音樂家與戲劇家就根本沒有。關於巴洛夫教授的故事是特別辛辣的——表示蘇聯科學家是住在且工作於天國的代表。我們讀教本吧：『只有在蘇聯政府之下，巴洛夫，科學院之一員，能夠發展他的天才。由於有俄國人民的愛護，蘇聯當局之資助，巴洛夫作出許多關於人類生活的發明。』實際上，在一九〇四年時，巴洛夫教授便因生理學之成就而得到諾貝爾獎金。那時候，布爾什維克黨在夢中也有想到一個蘇維埃國家。或者，他在蘇聯治下，比其他成百的教授少受一點剝削吧。另一方面，他能工作的環境，或可忍受一點，這只是由於他已是世界上聞名的；蘇聯宣傳，可利用他的名字。

在描寫史大林自己的工作時，教本這樣推崇他的人品，幾乎使我們想到凱撒。蘇聯獨裁者，已轉為『世界的領導者——大史大林』。在序言上，我們看到俄帝國『最古的一國』，喬治亞，是史大林的故鄉。以後便把史大林已作與想作的事都推崇到天

上。假如，他告訴我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列甯逃到國外，史大林在國內，儘管法律不許，他仍然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他們準備爲工人而洒最後一滴血。』在一九一七年克倫斯基時代，列甯尚活着，史大林便是四次黨大會的主席。不過會議錄證明他沒有什麼地位。以後：『史大林受命去擊敗坦尼肯的軍隊。』史大林『作出第一年計劃』。因爲與史大林私人甚好而高爾基得到特別榮譽事，在教本中也不能忘記了。史大林『給人民以世界上最好的憲法』，因此被尊爲『史大林憲法』。正像西維爾的理髮匠一書中的菲哥洛，各處都有他，到處都有勝利。假如別人在蘇聯政府中有點重要地位，那他總被寫成史大林的同僚或下屬。他講的胡說，都是政治與哲學上的金石之言。內戰時布爾什維克軍事會議圖上，把史大林畫成一個軍事領袖，用極果敢的姿態在解釋地圖。書中許多插圖中，只有四個人佔了一全頁，其他人只能佔一半或一角，這四人是馬克思，恩格斯，列甯，以及『世界的領導者，大史大林』。

讀過這本只有諷刺與悲劇的歷史教本以後，你只能替蘇俄下幾代人難過。他們要在一本離真正歷史甚遠，離俄國的命運甚遠的歷史教本下長大，在這裏，顯然的在社會主義名稱之下。正式的教授着殘忍的獨裁制度。新歷史教育，反映出目前克里姆宮的心理與史大林個人獨裁的心理。由這一點來看，教本，還是蘇聯正在經過的戲劇般的階段之有價值的紀錄。

# 英蘇談判的僵局

陳家琛

廿八年七月十八日國際週報六十三期



又是一個月了，而最近消息，羅馬尼亞亦與波羅的海三國取同一態度，反對蘇聯的保

英蘇談判自開始到現在，三個半月的時光已逝水般的流過。當初是由倫敦與莫斯科兩方分頭折衝，在倫敦者為蘇大使馬斯基，在莫斯科者為英大使西茲。談判遲遲不進，到五月三日，忽有蘇外長李維諾夫之去職，而由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兼任外長。但是以後的英蘇談判，仍無結果，於是到六月十日，乃有英外部中歐司長史德朗之被命赴莫斯科，負責交涉。到現今

證，張伯倫在議會的演說，謂對於主權獨立的國家，英國不能強其所難，這樣，目前談判雖仍繼續，但其已陷僵局是很明白了。

關於這次談判，其已有成就者便是英法蘇三國都允訂立反侵略的互相防衛的協定，蘇聯國境若直接被侵，英法答應給予保證。三國並允對波羅希土四國倘若受到侵略或認為重大利益受到損害起而實行抵抗時，給予援助。這是因為英法與波羅希土四國已分別訂有援助協定。但是在波羅的海方面，如芬蘭，拉多維亞，愛沙尼亞三國，却並無保證，蘇聯認為這是一個罅隙，將給予德國以侵略的機會，要求英法予以保證。而此三國者，除芬蘭外，拉愛二國都已與德國於六月七日訂立不侵略協定（而在過去，他們是與蘇聯亦訂有不侵略協定的），他們主張中立，不要求任何一方給予保證。現在，羅馬尼亞亦與此三國同一態度了。這樣，問題的解決自更趨困難。

在這大國的對立日益嚴重的時候，歐洲諸小國為求避免捲入戰渦，致受犧牲，有一個共同的要求，便是局外中立，不作左右袒。比利時，瑞士這樣的主張，北歐斯坎的納維亞三國也是這樣的主張。波蘭外長貝克在捷克問題未緊張前，曾經奔走於北歐及波羅的海諸國，企圖造成一超然局外的中立陣線，但是沒有成功。波羅的海三國當德蘇二國之間，在戰前是的俄領土，俄國革命的時候，曾幾乎為所吞併，因此他們最懼蘇俄，但是同時，他們亦恐懼德國，因為前次大戰，德國若非戰爭失敗，他們必早

已成爲德國的領土。到一九三三年止，德蘇兩國邦交最稱親睦，所以他們最懼的是兩國的瓜分計劃。其後，希特勒登台，德蘇兩國互相水火，此時，他們最懼的是恐成爲兩國的戰場。因此，他們的政策是兩面討好，保持中立。他們不願接受蘇聯的保證，致爲德國所藉口。且他們之對蘇聯，老實說，還比德國更存嚴心。因爲德國的侵入，他們的政權尙可保持，若是蘇聯一旦進兵援助，則不僅何時撤去成爲問題，且以共產主義的發展，他們的政權也要消滅了。而最近羅馬尼亞的不願蘇聯爲之保證，也因此故。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省，戰前是俄國的領土，戰爭發生，蘇若出兵援助，在羅馬尼亞實深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懼。

但是英蘇談判之所以荏苒三月毫無進步者，其最大的原因，究在英蘇兩國之未能開誠相見。英國之聯蘇，其意初不在與蘇結成聯合戰線以對德，乃是欲利用蘇聯之力牽制德國，造成一種勢力均衡的狀態以維持歐洲和平。故英國外交雖一方面與莫斯科進行互助協定的談判，而在他方面，對於柏林當局，仍不忘其和平解決之意。至於蘇聯，則由斯大林及莫洛托夫的演說，俱明言不願爲他人作火中拾栗的貓腳爪。老實說，也沒有與英國結成聯合戰線以對付德國之意。所以今日李維諾夫退職後的蘇聯外交，一方面雖與英國談判互助協定，而他方面則與德國商量經濟的提攜。莫洛托夫五月末的演說，反以攻擊英國外交之失敗爲其重點，最後並言蘇聯與德意的關係已日有



改進。蓋由蘇聯的立場言，毋寧置身局外，坐視英法與德意的鬥爭而從中取利，較爲得計。

然則照此說來，蘇聯不也是成了孤立主義者嗎？曰，在今日的蘇聯，確有此傾向。他們根據列寧的遺教說，資本主義國家的衝突，便是蘇聯安全的無上保證，而各國間及其內部對立的銳化，則正是世界革命的機會。他們又說，明興會議以後，形勢已大不相同。爲保障捷克的獨立而從事戰爭，這戰爭可說是進步的，反法西斯的戰爭。但是今則形勢不變。現今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反法西斯的勢力已不占主要的地位。捷克的獨立業已完結，只有革命的手段纔能使之重光。人民戰線之在法國者也已死亡，張伯倫首相決不能視爲反法西斯的人物。新的戰爭只是爲了重分領土，原料與市場，對於這樣的戰爭，蘇聯並無參加的必要。

當此之時，因英法與德意的對立的激化，蘇聯的地位是真的具有舉足重輕之勢。到去年明興會議爲止，英國對於蘇聯的外交是一種避忌的隔離的態度，英國希望能成立英法德意的四強協定，以安定歐洲。但從今年三月捷克滅亡以後，英國感到此種政策有改變的必要。這是英蘇談判的由來。但是若說英國已放棄訂立四強協定的意思，則却無此事。在保守黨內，親德派的勢力還是相當有力，許多領袖對於聯蘇仍抱着憎惡的心理。所以除非德意真欲訴諸一戰，英國感到非結合聯蘇不能保障和平，同時蘇聯亦能認清世界大勢，以維持和平現狀爲重，歷時業已三月的英蘇談判，儘有再繼續延宕下去的可能。言其用意，張伯倫無非借此以塞反對派之口，斯大林則欲由此對希特勒取得有利的條件而已。

# 史太林的外交政策

Boris Shub  
士丹 譯

廿八年八月十五日國際週報六十七期

『叫俄國與德國互相打起來，是對於英國有利的，因為，如果這兩個國家都打破了頭，英國就可以變得更強了。』

這生動的句子可以是蘇聯主席莫洛託夫在五月三十一日所作關於對外政策的演說裏所講的——在這次演說裏，雖然仍開着談判的門戶，他却把英法兩國締結三國反侵略公約的提議認為是不充分而排斥了。

這句子也可以是史大林在三月間所說的，那時候，在聯共大會上，他攻擊西方民主國，說它們想要『挑撥蘇聯對德國的忿怒，毒害當時的空氣，並毫無明顯理由的引起對德國的衝突』。

可是事實上，這句對英國表示不信任的話，却是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個月時，在帝國國會席上說的。說這話的是一個極反動的保皇黨，名字叫馬爾科夫。在這個可紀念的演說中，那個羅曼諾夫專制政權之堅決的支持者表示了俄國對英國所送禮物之無盡的疑慮。

『英國人的友誼，』馬爾科夫這樣說，『是祇有在無需給予俄國以直接幫助時才

存在的。……我們與其跟英國發生大的友誼，却還不如跟德國結一個小小的聯盟。」二十五年後的今日也許已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英國又向俄國伸出了友誼的手，史大林却也懷着跟包圍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所用的拉斯蒲丁的黨羽同樣的恐慌心理。至於一般人之所以對俄國外交政策的完全莫名其妙的理由，乃是因爲二十年來的布爾札維克黨的宣傳，已使人漸漸忘記了一個顯然的事實：現在的蘇維埃聯邦原來就是以前的俄羅斯。

最不瞭解克列姆林宮的外交政策的人，就是美國的共產黨員及那些一般所稱爲「同路人」的親蘇分子，因爲他們把「蘇維埃聯邦」，「無產階級獨裁」，「集體安全」。『和平陣線』，這些朦朧的神話，都照票面來接受了，如把這些名詞用「俄羅斯」，「史大林政權」，「聯盟」，「均勢」來替代，那麼，要穿透這重雲霧，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俄國現在一個選擇政策的緊要關頭，這個決定當然與這個國家及這個世界的命運均有關係。決定權是完全採在史大林一個人手裏。但說史大林已經與他過去的革命的布爾札維克主義完全脫離了關係，卻也是不確的。他整個的政治訓練均在列寧之下養成，而在列寧看來，作爲一民族的俄羅斯，實在是全不足重視的。

列寧之造成他的理論，大部分都是在流放中，在倫敦，斯託哥姆，日內瓦，明

興，克拉戈，又丘里墟等地廉價的公寓裏。他之所以成爲國際主義者，不僅是因爲他信仰馬克思，同時還因爲他壯年生活之大部分完全是沒有國家的。他在一個社會非常混亂的時候抓到了政權，在戰爭中交戰後歐洲的不安的時期中，他覺得這正是一個消滅國家，并建設國際無產階級獨裁的機會。他之所以肯簽訂布雷斯特立託夫斯克條約，把歐洲方面的俄國讓掉三分之一，也是爲了這個信仰，因爲他堅信，祇要俄國的布爾札維克黨能在短期間內保有政權，到世界大革命之日，歐洲所有的國界都要消滅了。在列寧看來，克列姆林宮實不過是世界革命中途一個宿夜的旅館。

想把布爾札維克主義輸向歐洲的一切努力都失敗，柏林，芬蘭，巴伐里亞，匈牙利等地的共產黨暴動，都被鎮壓了下去，法國軍官又幫助波蘭人在瓦沙城下把俄軍打退。但在列寧看來，這還不算決定的失敗。直到他死的時候爲止，他始終不參加國際權力政治的任何會議。克列姆林宮仍是一個寄宿的旅店。

史大林却是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人物。他雖然是一個喬治亞人，但却比列寧那些在歐洲各國都逃來逃去的門徒們更俄羅斯化一點。在革命以前，他極少到過外國。他是俄羅斯的城市及鄉村裏的布爾札維克黨人，有時則住在遼遠的西伯里亞荒地上。在他看來，「國際無產階級實不過是列寧的信條中之一個抽象的東西；他所經歷到的，祇是俄羅斯的工人，俄羅斯的農民，及俄羅斯的警察。」

等列甯一死，史大林馬上就離開了布爾札維克黨的重大信條，以為布爾札維克黨可以不必拿國際戰場為主要對象。託洛茨基和齊諾維夫仍然拿『國際無產階級』及世界革命這些東西來麻煩；史大林所看到的却祇是舊時的俄羅斯帝國，它的人民及它的無限資源。史大林勝利了。克列姆林宮已經不再教託洛茨基帶領紅軍，齊諾維夫支配着作為世界爆動武器的第三國際時的那個性急的革命家們之過路旅館了。

十二年來史大林是住在以前沙皇所住的宮殿裏一個人支配着俄國的國事。在過去數年間，他用盡了全力，要使俄國的民族，愛國主義復興，他們獎勵人民去讀以前所視為『資產階級的』及『反動的』俄國舊文字。蘇聯的電影頌揚着俄國早期的王公及沙皇之軍事榮譽，這種情形，真是列甯的時代所想不到。蘇維埃報紙已把一個最反革命，最反國際主義的字眼積極的提倡着，這個字眼就是——祖國。他們教訓人民說，為了俄羅斯舊國土，戰死也是值得的。史大林的外交政策，就在這一種空氣中形成，我們定要從這方面去看，才能瞭解這種政策究竟是怎麼回事。

俄國最近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以民族利益為其出發點：這事實，我們從國外流亡者的報紙可以找到最好的證據，這些報紙對史大林向來沒有好感，而對布爾札維克的外交，則是更沒有好感的。一九一七年俄國頒令共和國的外交部長密留科夫教授在巴黎辦着一份日報，這共和國的元首克倫斯基則在編着一種兩月刊。這兩種刊物在俄國

都有祕密的通信員，可以使它們在外界完全沒有知道之前好久，就預言着這個國家的種種變動。

紅軍肅軍運動，雖經歐美共產黨報紙猛烈的否認，但他們已經事先知道了；後來，祕密警察首領葉淑夫的撤職，他們也事先就知道了。遠在五月三日蘇聯傳出的消息使世界震驚之前，他們又早就知道了李維諾夫的『退隱』。到後來，連密留科夫和克倫斯基也發表文章，從學理上贊同了史大林的外交政策，共產國際關門大吉的日子當然已經近了。

毫無疑問的，俄國已經倒回過來玩着民族權力政治的把戲，史大林對德國頻送秋波，誠然是使共產黨徒爲之窘迫的事，但過去百年來對英糾紛的經驗，已使莫斯科懂得了不能不謹慎的行動。帝國的俄羅斯看到英國阻制它在亞洲方面，在近東方面，在波斯福羅斯海峽方面，在巴爾幹半島方面的發展。民主國的俄羅斯要英國修改帝國時代所訂密約，亦不獲允許。蘇維埃的俄羅斯又看到英國趁俄國內亂的機會攫取巴東的油田。

俄國如與德國接近，國際的共產黨運動將受到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爲數年來共產國際的宣傳是以反法西斯爲其骨幹的。但如從俄國民族安全的觀點來看，這種辦法也可以認可。

英國至現在才覺得，萬一發生戰事，如德國東部安然無事，則英國的封鎖將完全沒有意義。邱吉爾說過，英國海軍的任務，是要斷絕德國原料及糧食的供給。但如果東面有一個對德國守善意中立的俄國，則就能長期供給德國以糧食及原料，而使海上封鎖完全失效。英國想在東方造一座比波蘭及羅馬尼亞更強的長城，但又不願給俄國以充分的代價。

英蘇談判之所以延遲未決那是因為英國想買便宜貨。俄國所要的是一個堅固的同盟，否則就完全不要。正因為波羅的海一帶是英國可以用海軍及空軍來幫助俄國的地點，所以莫洛托夫就要求非把波羅的海諸國也劃在担保範圍之內不可。

俄國政策的實施還有兩個重要的保障。第一是，各國共黨徒還保存着微弱的希望，以為紅軍到相當時候還可以用來完成國際革命的任務。正因為還有這一種幻想，所以蘇聯以外的共產黨還能保存在勢力。在西班牙內戰之初，就是這種情形。但俄國那種半誠意的幫助終於使弗蘭科獲得了勝利，最近，蘇維埃對於中國問題的政策，也大部份是以其在遠東的利害關係為前提的。

第二個障礙是更為重要了。史大林對西方諸國的交涉之所以瞻前顧後，一部分是因他自己的主意不定。史大林與希特勒不同，他對民衆是口口聲聲說擁護民主的。但他的權力却連羅曼諾夫皇朝看了也不得不妒忌，但他所散佈民主主義的神話却到底在

布爾札維克政權裏播下了毀滅的種子。

他在黨大會裏這樣說：『誰也不敢否認我們的憲法是世界上民主的。』單就紙面上說，這句話也實在不錯。但這不過是一種紙面的憲章，祇有在宣傳時有點用處。

史大林當然也完全明白，如果與西方民主國站在一起以與德國爲敵，那是有許多危險性的，但是，俄國既向世界大事宣傳，說它是站在侵略國之犧牲者方面的，那麼，它要斷然決定路線，實在也不是易事。俄國現在在全世界享有的威信，真可說是近代史上所少見的，即使史大林也不忍輕易把這威信放棄啊。

——本文譯自『現代史科』七月號



## 赤色外交的批評

清澤冽  
石克摘譯

廿八年七月廿五日國際週報六十四期

### 一

蘇聯政府派遣全權委員齊采林參加最初的國際會議時，列寧曾訓令齊氏說：

「我們早已決定參加日內瓦會議。我們很能瞭解這會議的旨趣。俄羅斯應以投機商人的態度去參加這會議，已無隱藏之必要了。因為俄羅斯必需和資本主義諸國締結貿易的契約。我們爲使這種貿易在最有利的條件之下完成而赴日內瓦。」

當時俄國還繼續爲戰後各資本主義國所封鎖，且德國及匈牙利又都不能成爲他們所確信的世界革命的導火線。同時，俄國在戰爭之餘，經濟疲弊，國民大衆，時有遁入反蘇陣營的危險。農民反抗及饑饉之深化已在威脅着蘇維埃之存在。蘇聯政府乃於一九二一年春季共產黨大會決議採用新經濟政策，指導轉變這政策的便是列寧。

一國的對外政策必然地是其國內事情之表現。爲使新經濟政策之實現有變更從來的對外政策之必要。於是採用容忍外國利權的政策，以引導外國資本之流入，同時在承認戰前債務的原則之下跟聯合國締結一般的和平關係，對日，英，法，美等國伸請借入復興俄國經濟所必需的資金。

同時，歐洲諸國這時也痛感沒有俄國這樣大的市場，難以復與戰後的經濟，待勞合喬治倡開國際會議於日內瓦，列寧即利用這機會，得以投機商人的態度，在「戰略的退却」的辯解下，探求外國的資本，機構與技術。

我們把列寧的聲明和本年三月間莫斯科共產黨十八屆大會中的史太林的聲明，比較起來是饒有興趣的。史太林在陳述資本主義諸國間的各種矛盾及對立之激化後，即就蘇聯的外交方針加以說明：

(一)我們願支持和平，願與一切國家鞏固通常的事務關係。假如資本主義諸國不損及蘇聯的利益，這種方針當可嚴守。

(二)我們將與蘇聯接壤的一切國家維持和平的接近及友好關係，然以這些國家不直接間接損及蘇聯利益之不可侵性為限。

(三)我們支持成為侵略者之犧牲的民族，並援助為獨立而鬥爭的民族。

(四)我們對侵略者的威嚇無所畏懼，並決意對戰爭的「放火者」予打擊者以打擊」。因之準備強化紅軍及紅色海軍，以擁護國境之神聖。

史太林在陳述這四原則之後，並就日德對英法的關係說明如上：

(一)英法欲使日德跟蘇聯爆發戰爭，俟日德蘇三國疲弊之後即任其為所欲為，但蘇聯決不為英法捨火中的栗子。

(二)日德意三國在防共名義之下，實不過要使英法犧牲。

一一

莫洛托夫在五月卅一日的聯邦民族會議中，對英法參加反侵略陣營之申請，加以拒絕，蘇聯當局拒絕的理由是，它認為英國的提案是片面的而非相互的。即是根據英國的提案，在戰爭發生的時候，蘇聯必需援助英法為生存而戰，但英法對於蘇聯則不負這種義務。然而問題之所在，却是假如像蘇聯所主張，締結了反侵略的有力的互助條約，能不能成立足以阻止德意進出的集團呢？同時，蘇聯對於這點，有沒有進行成立的誠意呢？

這裡，我們有從新記憶列寧參加最初國際會議的聲明及最近史太林聲明的必要。最近史太林曾使莫洛托夫聲明「侵略國現在早已承認不需應用防共這一煙幕之必要。德意的政治家及報章已明白說明，該協定的目的，正是針對着歐洲的主要民主主義諸國。」

在另一方面，希特勒氏在四月廿八日的重要演說，並無一語提及蘇聯，而莫洛托夫的演說之後半，又竟提及德蘇商約，已在進展之中。則可知史太林氏之說「我們不為英法從火中拾栗」並非無因。

這樣看來，蘇聯今後恐怕不會熱心參加某一陣營，而只以投機商人的態度，站在兩個陣營之間。

這一事有兩個理由證明其當然。一個蘇聯外交之二重性，另一個是蘇聯的地理的位置。

## 二二

蘇聯外交的二重性，是指蘇聯外交，站在互相矛盾的兩種主義之上。也即是說，牠一方面，持有第三國際所主張的世界赤化政策，而另一方面則是史太林的『強化與各國之通常事務關係』和『維持和平的接近及友好關係』，即國際的親善政策。

這兩個政策在理論的究極上是互相對立的。假如蘇聯參加羅斯福倡開的國際會議，——對羅氏提議最熱烈贊成的是蘇聯——則跟其世界赤化政策怎樣調和呢？國際親善必然以維持現狀及禁止赤化宣傳為前提。蘇聯在建國以來，即帶着赤化世界的使命。

這個雙頭的妖魔，自蘇聯建國以至現在，常常成爲蘇聯內部的矛盾，而繼續鬥爭。我現在試考察其經過。

第一期，蘇羅埃政府剛組織成功，蘇俄政府當局均以爲世界的赤化是有把握的。

故一九一八年至二一年之間，起勁在德匈等國從事赤化運動。

第二期，是列寧的『戰略的退却』而參加國際會議時期。這時候托洛斯基等尚未放逐，世界赤化的招牌尚未放下，這一身二頭的怪物還在活動。這時期約爲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三期，史太林獨裁完成，進入了一國社會主義時代特別是五年計劃樹立之後，蘇聯的外交政策，即變爲（一）謀和平政策之徹底，（二）節制國際赤化主義的運動，（三）由於五年計劃之對外定貨之增加，而謀對各國的經濟接近。

第四期，是自希特勒納粹政權之成功而至最近。由於希特勒之成功，蘇聯外交方針爲之一變。它的表現一九三四年的加入國際，和法捷等國締結互助條約，並謀與英國接近。

第五期，則自最近的李維諾夫之辭職開始。

蘇聯的外交政策，多由國內事情所決定。本來國內事情，不但常爲國際關係所決定，而兩者之間還恆保持一種因果的關係，但像蘇聯領有這樣廣大的領土，而產業又並未發達的國家，國際的關係比較稀薄，而國內事情左右對外政策的力量則很強。

第四期的李維諾夫的集體保障主義外交發生變化，乃發展到第五期的莫洛托夫外交。在這期間，第三國際分子的活動必然活躍起來，但需要者，是現在第三國際

的政策，並不一定與二十年前的相同。

#### 四

蘇聯在地理上言，是橫跨歐亞二洲的兩棲國。它的發言雖不常爲世界重視，但它却很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以利用國際的均勢。美國與蘇聯在內容上雖各不相同，但都常常提唱非現實的理想議論，——如美國的國際會議論及李維諾夫的徹底軍縮論——究其原因，也許多是地理上置在無責任位置的結果。

歐洲國際均勢的關係愈來得微妙，則俄國的重要也就愈益擴大。本世紀開始，到世界大戰勃發之前，恰是這樣。那時英國恐怖德國的膨脹，乃拉攏帝俄。一九〇八年六月英皇愛德華六世偕后訪問帝俄，其結果便是帝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參加聯合國方面。現在英皇偕后方暢遊於美洲，而倫敦的使者又已出發莫斯科了。

現在蘇聯的位置，比當時更爲有利。勞合喬治曾在國會聲明，英國的對德包圍政策若無蘇聯以固其東陲，則幾乎沒有意義。再就國際的均勢上來說，蘇聯的背向，實可決定歐洲的歸趨。現就德意和英法兩方面的軍事力量比較如下：

德意方面

常備兵

一·六五〇·〇〇〇

英法方面

一·一九〇·〇〇〇

預備兵	七・二五〇・〇〇〇	六・一二五・〇〇〇
空軍(飛機)	一二・五〇〇	七・七〇〇
海軍(噸數)	一・一八〇・〇〇〇	二・八四二・〇〇〇

就上表來看，不問蘇聯的實力如何，只要牠加入一方面，這個均勢便會打破，故決定均勢的力是蘇聯這一推斷，無論如何不能否定。有着投機商人的態度的蘇聯，當然不會不認識自己的位置。

## 五

蘇聯既站在極權主義國及民主主義國的二大營壘之間，其動向的價格自然會提高，像李維諾夫那樣偏倚於英法方面，投機是不便的。

現在柏林倫敦及莫斯科間的外交交涉，正在努力進行中；傳來的種種雜音，究竟有幾分的真實性，尙未明白。雖是這樣，也有一件是明白的，那便是英國雖像世界大戰一樣，對蘇聯懷着甚大的不信和危懼，但若不把蘇聯拉到自己的陣營來，則又在着急他會被德國拉去。

倫敦曾有種種關於這一問題的傳說。並傳說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三日納粹會議中，曾決議，『爲了破壞英國，把印度給予俄國，把非洲英國殖民地給予意大利，而獲得

牠們的援助。」電報的出處雖是羅馬，但以倫敦時報的信用而登載這樣的記事，實足以使英人吃驚。

上述諸說雖難於置信，但從它們可以產生以下的幾種結論。

(一)蘇聯政府從其公式論的立場，相信世界戰爭已經接近，甚至可說戰爭已經開始，這是資本主義國當然應走之路，蘇聯不欲『拾火中的栗子』。

(二)蘇聯在終局上能不以第三國際的使命爲其自己的使命。故充實軍備以抵禦外侮，實屬必要。惟與外國發生事變，則以盡量延至將來爲有利，至少蘇聯不會爆發戰爭。

(三)蘇聯以爲這個時候，採用下面這兩個方法才有利益。(甲)爲了避免從歐洲方面的襲擊，在政治上縱有衝突的場合，而在經濟上尙欲維持其聯繫。這一事由於蘇聯對德意的行動，自可明瞭。(乙)站在兩個陣營之間而傾向於有利的方面。這並不是說英法蘇同盟若無結果，即會構成與德意間的提攜，但蘇聯不與英法結成同盟關係，對德包圍陣營便缺了一角，這就是英法方面的失敗。蘇聯的態度既是投機商人的態度，這次看見英國可以多加點價錢的時候，便提出『保障波羅的海三國』的高價，並不是沒有道理。

摘譯自日本改造雜誌七月號



## 英蘇談判之經過與展望

廿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三民週刊創刊號

英蘇談判的成就，並不在於軍事或政治協定的締結，而在於談判本身的延續，談判時間愈加延長，甚至變成長期的，或永久的，則英蘇談判的作用也就完成了。協定云云，反倒成爲無用的東西。

英首相張伯倫曾於六月八日宣布他的政策是「進行兩種不同而並不抵觸之方針，即一方面設法弭戰爭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建立英國之實力，俾於討論解決條件之時，不致有任何國乘其荏弱，迫令接受不光榮或有害於英國重大利益之條件」。因此，去年九月的慕尼黑會議，與今年之保證波蘭，羅馬尼亞，以及正在舉行的英蘇談判，都是同一政策的兩面，即消弭戰爭可能的原因，而並不表示着前者是屈服，後者是組織反侵略陣線來準備打仗，總之，目的都在於戰爭爆發前，使英國有充份時間，充實實力。

路易喬治說得好，「我們外交的目的，在爭取時間而不損及實力。」至於蘇聯的政策，則是史太林的警句，曾被無數的蘇聯政治家覆述過的「絕不替

別人從火中取栗子」的純粹楊朱主義。他無愛於資本主義民主國，更無恨於另一路線的同志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更因為英法這次主動的成份較多一些，所以更使史太林有提高身份，漫天要價，唱高調，撒嬌撒癡的機會。集體安全制度云云，不是他的政策，只是他的口頭禪。

因此，英蘇談判，自始便在互不相信，互思利用的情形下進行着。一種要求，剛剛經過許多磋商得到滿足，又有另一新要求，四個月以來，幾乎幾種原則還沒有得到。不過，在另一方面，張伯倫又勝利了，四月以來他阻止了希特勒的行動，英國的擴軍已然有了相當的成績。

本來，英蘇談判的起源，是由於希特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吞併了捷克。張伯倫以極大的忍耐心換得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對歐洲再無領土要求」諾言，成爲廢紙。歐洲一般局勢，岌岌可危。波蘭首先感到危險，羅馬尼亞也由與德經濟談判，而感到一種壓力。在英國國內，攻擊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言論，提議改組內閣的呼聲，叫囂塵上。於是張伯倫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單方的諾言，答應保障波蘭的獨立。

波蘭，在地理位置上，介於德蘇之間，如果沒有蘇聯參加，則英法是難於保障他的獨立的。因此，路易喬治曾批評張伯倫未得蘇聯同意而貿然允諾保證波蘭的獨立是

不智的行動。英國國內，都紛紛的要求與蘇聯合作。

在四月七日，意大利突然的吞併了阿爾巴尼亞。希臘半島與東地中海的局面，又趨於緊張。於是英國又於十三日單方聲明保證希臘，與羅馬尼亞的獨立。

由於波蘭與羅馬尼亞的地位，使張伯倫感到爲要使他諾言，不至於毫無重量，必須要求蘇聯合作，爲要平抑國內的感情，必須與蘇聯談判。爲要使法國甯靜一下，也必須與蘇聯談判。

因此，英蘇談判便開始了。

大概英蘇談判內容的前後變化，可以分作三階段，第一期，是英國希望蘇聯與英國同樣的單方保障波蘭，羅馬尼亞的獨立，而蘇聯則堅主成立普遍集體安全制度，更進而主張的相互保障制度。終於由波蘭羅馬尼亞的保障問題，擴而爲英法蘇三國互助問題。第二階段是三國同盟問題終結於對於「間接侵略」之界說問題，仍未獲得解決。第三階段是蘇聯提議在政治協定未訂定前，先舉行參謀談話，英國先拒絕，後來終於贊同。於是，政治協定之訂定，反要看軍事談話進行的程度了。大概此後三個月內，將仍是軍事談判時期，政治協定云云，暫時擱置起來。如果軍事談判，仍無結果，則英蘇談判，也或許因其「目的」已然達到，而無需加以進行。

★

★

★

在第一階段中，英國希望蘇聯也給與波蘭羅馬尼亞以保障。這時蘇聯提出集體安全制度，英國因爲「不能不顧及其他國家的願望」，而予以拒絕，於是蘇聯便以恐怕自己實行援助波蘭兩國，而英法袖手旁觀不肯動作爲理由，不肯提供保障。這一點，自然表示對英國，特別是對張伯倫的不信任。英國爲打開僵局，再提起蘇聯的援助，只有在英法實行援助波羅兩國以後方始實踐。這時候，被保障的兩國，都表示不願受蘇聯的保障，蘇聯總算是抹了一鼻子灰。英法不得已改作「在英法因援助波羅兩國而與侵略國發生衝突時，蘇聯給予英法以援助」。避免了「援助波羅兩國」的字樣。

在這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有電分致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請其保證三十一國的獨立。於是英法蘇德意的外交都積極的活躍起來。德國方面，向北歐與波羅的海諸國，相繼的發出詢問，是否德國已危脅他們的獨立，並且要求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的演詞，給予羅斯福以極大的不快，他聲明他沒有危脅任何國家的獨立。蘇聯則在黑海沿岸積極活動，他們要研究英土協定，英國與希臘羅馬尼亞的關係，究竟是對德意的，還是對蘇聯的。英國則於英土協定成立以後，又繼之以對土、羅、波予以借款，俾可重整軍備。另一方面迅令駐德大使返任，希望使希特勒勿閉和平之門，一切爭執，儘可照羅斯福所說的在會議中解決。

因爲英法只要蘇聯予以援助，而不允予蘇聯以援助，於是蘇聯國內積極反對這種

不平等不互惠的形式，外部終於起了一次變化，唱集體安全制的李特維諾夫下台，莫洛托夫繼任。英國希望在五月中旬國聯開會時，蘇聯可派莫洛托夫出席，或者派外次波丹金順便由波蘭去出席，因此，在國聯會期中英法外長可與蘇聯外長直接商談。但是蘇聯的架子，是擺得很足的，外長與次長都不肯出席。

英國終於答應了如果蘇俄因保障波羅兩國的獨立而受攻擊時，英法即自動予以軍事援助。互惠條件得到了，理應英蘇談判即可結束，但是蘇聯又出了新花樣，要訂定三國軍事同盟，要英法保障蘇聯東西邊境之安全與西歐邊境諸國的獨立。這樣，英蘇談判，由保證波羅兩國問題，變而為三國同盟問題，談判進入了第二階段。

★  
在第二階段中，英國先要求不要將遠東包括在內，這一點蘇聯總算是表示同意，問題僅局限於歐洲。對於蘇聯提出的澈底防禦計劃，英國不願接受許多自動實施的約束，提出新的對案，在五月末旬中送交莫斯科。據報紙上所載的，提案內容，約略如下：

一、互助協定將在英蘇法三國在歐洲領土遭遇侵略時發生效力，但在正式協定尚未成立之前，將由三國聯合宣言，聲明共同應付此種威脅。

二、英法兩國倘因（甲）保證他國而被一個或兩個以上之強國所襲擊，或

(乙)歐洲國家請求英法援助，英法加以允許，而致英法兩國捲入歐戰漩渦時，蘇聯將以全力協助英法兩國。反之，蘇聯如因上開兩項情形之一而致捲入歐戰漩渦時，英法兩國，亦將予以同樣之協助。(另一電訊，則謂此條如下：「舉凡受三國保證之任何國家領土遭受直接侵略時，三國應共同會商及決定行動，關於何國應受保證一節，仍待討論決定，同時任何被侵略國家，必須先行抵抗，然後始可享保證之効力」)

三、締約國彼此協助之方式，略與國聯約章第十六條之原則相仿。

四、三國應即舉行磋商，以確定彼此互助之辦法。(另一電訊，則謂此條如下：「三國將召開參謀部會議，以期三國間之海陸空軍獲致最高效率之合作。」蘇聯絕不肯在正式協定訂定前，先發表共同宣言免受拘束與被利用。

莫洛托夫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演說，說明蘇聯的觀點，「不必再與任何人商討」。表示只有英國人去俯就他，他是不肯將就別人的。他的觀點，是「堅持三國協定必須具有絕對防禦性，保證蘇聯一切鄰邦，及如遇任何簽字國家遭受攻擊時，成爲一實質的互助協定」。

蘇聯致英法的正式覆文，對於按照國聯盟約十六條規定行動方式，認爲英法仍然意存延宕，而主張改爲「依照國聯盟約各項原則，並依照各種精神，不使英法有藉盟

約而自行延宕的機會」。另外對於英法提案中主張各簽字國應互相諮詢一點，蘇聯認為「在並無戰爭危機之時，不妨保持諮詢辦法。設遇發生此種危機，則應立即有所行動，並應在事前規定行動方式」。對於援助各簽字國保證之國家一點，蘇聯認為「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亦應予以保障，並在英法蘇協定中載明各國國名。」

正在這時候，德國與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的互不侵犯協定訂立。於是蘇聯真理報，便將保證波羅的海諸國問題，當作了英法蘇同盟的基本條件。不過，波羅的海諸小國，則尚未忘記沙皇統治時代的教訓，與赤俄當權時的危脅，不肯接受蘇聯的保證。這一點，被英人利用了。

英法，對於蘇聯的覆文的答覆，應允互助協定，不與國聯盟約，發生關聯。對於互相諮詢一節，應允「遇有必要時，英法蘇三國應即交換意見，但各該國仍可立即實行互助，初不因有待交換意見而受何拘束。」對於波羅的海諸國問題，英國則以三國未請求英法保證不願受保證，英國須尊重其獨立為理由，而希望協定條文中，不列舉國名，而只籠統的保證蘇聯各鄰邦的獨立。末一點，蘇聯不能滿意，認為英法意存觀望，於是英蘇談判，又由三國同盟問題，而收縮到波羅的海諸國的保證問題。

局面弄得很僵，英國國內，提議遣派大員親到莫斯科去談判。於是由張伯倫而下，哈立法克斯，艾登，汪西泰都相繼被人提出，蘇聯也覺得或可增加身份不少。但

是，張伯倫反派了一個外部中歐司司長史特朗到莫斯科去，使莫斯科的威望，又感到一點損失。

英國表示可以担保波羅的海諸國，不過蘇聯應於保證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國以外，也應保證英法邊境上的荷蘭，比利時，瑞士與盧森堡。蘇聯對於後數國的保證問題，輕輕的以與數國「均未保有正常外交關係，保障之議，恐難照辦」為理由，拒絕提供保證，同時蘇聯對於互助辦法，還認為「既於英法蘇三國所保障之任何一國遭受侵略時自動無保留的付諸實施，而被保障各國遭受侵略的危脅時，或內部侵略時，亦當如是」。另外，蘇聯更要求與土耳其波蘭簽訂互助協定。

新的問題，逐漸提出，蘇聯這個饕餮，永不會吃飽。

英法的新對案，大概是：

1, 英法兩國同意將荷蘭瑞士，置於保證範圍以外，但以蘇聯放棄與土波簽訂互助公約為條件。

2, 英法對於波羅的海各國之保證，其性質分為兩種，（甲）波羅的海各國受直接攻擊時，三國自動進行軍事行動。（乙）倘因波羅的海各國國內事件，使蘇聯感受威脅時，必須三國先行磋商，然後作軍事行動。

條件，對於波羅的海諸國的間接侵略不主張自動實施援助，而主張先行互相諮詢



仍未能使蘇聯滿意。蘇聯所說的內部侵略，或間接侵略，包括着「倘外國以壓力加諸波羅的海各國，使其改變憲法，此亦當視為對波羅的海各國之威脅，英法蘇應立即採取軍事行動，中止此項內部侵略」。

「間接侵略」的界說問題，於是又成了英蘇談判的中心，七月一個整月，對於這一問題與應付辦法，仍沒有成議。

這時候，世界各國的輿論，都漸漸轉變，非難張伯倫的論調，都轉而對蘇聯之得尺進尺，加以不滿了。於是蘇聯便提出在政治協定未訂立前，先舉行參謀會議，英法則認為政治協定未訂立前，不能洩漏軍事秘密，並且想先訂定一種政治協定，而將間接侵略問題留待以後討論。於是英蘇談判中，便產生了程序問題。

談判延緩的原因，在這期間，使英蘇又有一次辯論。英國認為「談判延緩之主要原因，乃在形式上之差異」，「吾人應否侵犯波羅的海各國之獨立」。塔斯社則辯稱「實際差異，不在是否侵犯波羅的海各國獨立問題。緣雙方已同意保障此獨立，而在間接侵略之界說中，不應為企圖危害波羅的海各國獨立之侵略者留有漏洞。英國界說中留有此種漏洞，故為談判延緩的原因之一」。

英法究竟扭不過撒嬌的蘇聯，肯出極大的代價，以博取史太林的領首，於是政治協定之訂立，暫時擱置，先舉行參謀談話，到相當時間再談政治協定。這樣英法蘇談

判進入了第三階段。據說軍事談判，至少需要兩月。可見這一談判，將更爲延長了。而蘇聯曾要求英法派遣軍事代表團，長期駐在蘇聯，可見蘇聯很有把英蘇談判變成永久談判的意思。

★

英蘇談判，將來能否成功呢？

★

★

這要看英法蘇各國的外交政策與目的，以及在談判中各方所要求的權益及應担负的義務的比重。

對於前者，於各國在談判中所執行的政策以外，還要看同時在歐洲各國所進行的外交活動，方能明瞭究竟各國將英蘇談判怎樣看待。

英國的政策，是設法消弭戰爭的原因，爲英國擴軍，留下充分時間，以便將來談判各種條件時，不至被人所乘。這是張伯倫自己所講的政策。英蘇談判，正是他消弭戰爭的手段之一，他雖未必想藉英蘇同盟來壓抑德國永不輕啓戰端，不過在英蘇談判期中，他確使德國收回但澤，危脅波蘭，壓迫羅馬尼亞的行動，爲之延滯，爲之緩和。他知道這種和平，是一時的，他仍不願戰爭，所以英國對德國的關係，仍在設法改善。羅斯福的一電建議，使英國在企待德國緩和的空氣中，令韓德森返任，英蘇談判，爲之延緩。及至德意軍事同盟成功，英國對德妥協的希望，仍未斷絕。哈立法克

斯外相曾於五月末旬說明英國的態度，反對以暴力變更歐洲現狀，對於當前問題，希望提付討論。德波問題，希望成立友好解決辦法，對於海約問題，仍願進行談判，經濟談判，仍然聽任實業界談判。自此，英國親德派的活動，即盛極一時。哈立法克斯之主張與蘇聯接近者，一時曾有在內閣小組會親德派中孤軍奮鬥的傳說，可見英國國內的政策，對於德國和解，以求取和平的企圖，仍未放棄。

在七月末時，報紙上又盛傳英國擬以十萬萬鎊借款，使德國縮減軍備，將軍需工業改爲和平工業之說。這一消息傳播得極近真實。甚或有人提議將來戈林將軍到英國一次，即可決定。嗣後曾經兩國否認，不過英國的報界巨擘凱斯來，仍要到德國一遊。這裏面的任務，當然不如報載的簡單。

這些事實，都指明英國仍然沒有放棄與德妥協的企圖，只是這種妥協，不要表現成爲屈服於武力就得了。

對於意大利，英國仍然未忘情妥協。英蘇談判進行之際，張伯倫尙有親筆函致莫索里尼，可見一斑。

英土法土協定之真正意思，固在保衛近東與巴爾幹半島，但在英蘇協定進行之際，蘇聯外次特別繞道巴爾幹半島而至土耳其，與嗣後所傳述的蘇聯擬組黑海沿岸聯盟，以及一再騰傳於報章之蘇聯通告土耳其，對於韃靼納爾海峽只有蘇聯與土耳其有

權各點，都指明蘇聯並不放心英國的政策，而極思與之對抗。此外，如英報所傳土耳其擬與埃及組織回教同盟，波斯與阿富汗擬組織同盟等消息，都指明英國雖然與蘇聯談判同盟問題，却另外仍然設法組織包圍他的陣線。

法國的政策，大體上是跟隨英國走。無庸另述。

蘇聯的根本態度，是「不肯替別人從火中取栗子」，但是要要求英法担保他的近鄰。他反對侵略者嗎？事實來必盡然。在歐洲反侵略呼聲最高時，他與意大利訂立商約，五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的演說，聲稱準備與德國恢復商業談判。在英蘇談判進行中，他派遣一師多人到過被德國吞併的斯科達兵工廠去接洽軍火交易，目前德蘇商業談判，又行進行。柏林盛傳德國擬以五萬萬美金信用放款貸予蘇聯，莫斯科則傳爲二萬萬馬克。這些事，都指明蘇聯雖然與英法談判同盟，但仍然不肯得罪德意。實際上，德意正是蘇聯的好友人。他們幫忙蘇聯向英法討價。在內政上，則又同是反資本主義的同志。

總之，蘇聯是爲免除德國東進的之危脅，特別是爲免除英國有引導放任德國東進的危脅而與英法談判。英國則把與蘇聯談判當作了他的消弭戰爭的可能的原因，以爭取時間以便擴充軍備的手段之一，而與蘇聯談判。英蘇都在互相利用的前提下，虛與委蛇。

如果德國對蘇聯可提供出絕不東進的保障，則蘇聯很可以旁觀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而努力進行他的世界革命企圖。因此一方面，儘管英蘇在談判，另一方面蘇聯要緩和拉攏德國，使之西進，他又堅防英國在東歐與小亞細亞的封鎖陣線。蘇聯信任張伯倫云云只是一種避免負責任的口實。實際上，他自己便不能令人相信。

如果德國可以表示和平解決問題，或者德國絕對採取東進的策略，則英國又可袖手而觀蘇德的衝突，何必去保障波羅的海諸國。英國堅不肯保障波羅的海諸國的原因即在此，對於「間接侵略」，不肯接受蘇聯定義的原因亦在此。

因此，在德國決定和平，或東進或西進前，英蘇談判仍然要以忠誠的商人態度在鎊銖必較的講價錢。德國態度一經判明，則英蘇談判的成否與結果，立即判明了。如果德國態度，久不決定，而英國擴軍的結果，已使英人有了把握，德國絕不敢西進時，則英蘇談判中的主動者，將不復是張伯倫，而或許是史太林了。

再者，就英蘇談判中的各方所要求的權益，與應盡的義務的比重來看，似乎英法所享受者少，所擔負者重。因為英法與德國西鄰的荷蘭、比瑞士、蘇聯都拒予以担保。英法兩國本身，如受直接侵略，蘇聯所能予以援助者，亦至為渺小。北冰洋的航路，尚是一問題，黑海與東中海，自然更是一問題。因此，法國前航空部長曾就戰時蘇聯能給予英法援助，詳細分析過後，發見只有空軍，還可以為力。但是空軍數量與

技術及補充，又成了問題。這樣，英法享受了些什麼呢？

在相反的方面，英法所保障的波蘭，羅馬尼亞，是蘇聯較強的鄰國，波羅的海諸國，更是蘇聯的毗鄰國，在地理位置上，蘇聯已然賺了便宜，英國最近貸款與波羅、土耳其，俾便重整軍備，這更增加了他們的抵抗力，也預先支付了對蘇聯的援助。自然，他們不願與蘇聯締結協定，使蘇聯難過一點。因此可以說英法之保障波羅兩國，實際上即保障了蘇聯。

由這兩點來看，在英蘇協定中，蘇聯已佔到便宜。很可照波蘭某軍人的說法，早些滿足了罷，不必等索價過高時，買主望望然而去之時，再要追悔。

由權利與義務比重方面來看，可知道英法義務較多；權益較少，真正的目的，似乎還不在於同盟，似乎還不肯真正參加戰爭，似乎也不肯「爲他人從火中取栗子」，儘管波蘭與羅馬尼亞與英法也有特殊的關係，更遑論那幾個波羅的海小國。英法的真正目的，還在於爭取時間。

因此，我們說英蘇談判的作用，不在於軍事戰政治協定之訂定，而在於談判本身之延續。目的達到，談判也就無需有結果了。



# 蘇聯外交政策的大轉變

密勒氏評論報

由歐洲而移向遠東

「一九一四年俄國欣欣地把她的身體靈魂投入歐戰之中，一九一九年蘇聯的主要利益，已由歐洲移向她自己的遠東了。自今而後，至少就蘇聯主要利益的立場而言，歐洲在關於蘇聯方面，必常爲一種點綴品，這是似乎極近情的。」

上面幾句話，可以概括載見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晚郵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 皮斯氏 Demaree Bess 所著的題目「史丹林重視西比利亞」一文的主旨。皮斯氏曾在中國日本蘇聯充過各大報的訪員，現在充郵報的駐歐代表。他那文中說明史丹林爲何對英法商請蘇聯締結反歐洲軸心國的軍事政治同盟取冷淡態度的原因，吾人因此可知英法保守黨的奇異觀念。他們一向承認極端仇視蘇聯，直至最近，始一次又一次的飛派代表團至莫斯科，請求蘇聯和他們締結防守同盟，以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脅。

據皮斯氏的意見，英國的保守黨以及西歐民治國中的社會黨自由黨反對革新黨差不多全數漠視蘇聯大勢的根本變遷。各黨派都以爲只需輕輕一呼，便能使蘇聯回至如一九一四年所存在的歐洲列強團體。他們以爲英法蘇聯盟一旦成立，便能如第一次世



界大戰一般，擊破德國發動的攻擊，他們又以爲蘇聯參加歐洲事務的程度，端賴他們定之，而非賴蘇聯自己。今日所不同的，不過要消釋英國保守黨對布爾希維克主義的憎惡罷了。

據皮斯氏的意見，英法若干政治家，甚至到現在，還是固執成見，這由於他們不能覺悟蘇聯今日和歐洲的關係，已和一九一四年不同，她對於什麼同盟可以加入，或不加入，並不置意。上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俄國亞洲的屬地大半還是一片荒涼，沒有居民，俄國統治者幾專心對付歐洲的事務。俄國秉政階級於歐洲事務所知道的，比對他們自己國內的事務更詳，他們曾參與歐洲的各種陰謀。其中大半曾在法德奧匈的名都和休懣地度過長久的歲月甚至在布爾希維克革命之後，俄國仍由曾在歐洲做過政治逋逃客而和歐洲有密切關係的人物治理。俄國歐化的革命黨且曾在歐洲傳播他們的革命主義，以致危及他們在俄國本國的地位。

但這種局勢自從列甯逝世，托洛資基放逐後，已經變更。史丹林是生在歐洲邊界內的喬治亞省，並不是亞洲人，但他却自以爲是亞洲人。他原籍的喬治亞人，的確是東方人民。史丹林且曾流亡在外，但在歐洲，而在俄屬的亞洲。一九二五年史丹林接見日本某記者時，曾說道：「我也是亞洲人啊。」

史丹林握權以後，蘇聯和歐洲的關係便漸漸地變化，這在關心亞洲問題者觀之，

是很有關係的。蘇聯人民被吸引回到他們自己幅員廣大的本國，一天深一天，因此他們對於歐洲的問題，便一天冷淡一天了。

據皮斯氏的意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是俄國歷史中第一歐洲時代終止的標識，到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俄國第二歐洲時代也告終止，這是可以曾任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突然辭職爲象徵的。李氏是波蘭猶太人，一心傾向歐洲。自一九三六年起，他見往日革命中的歐洲同志，有些是槍斃了、有些是禁閉在西比利亞集中營裏，因而寒心，所以見機而退。在歐洲危機中注意聽無線電報告的美國人，如果知道蘇聯國內除了電力很弱，只能聽本國官立無線電臺報告的收音機外，不能出售，定要詫異。這是可以新任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所說的「我們的國家，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一句話來表明蘇聯情況的。

皮斯氏的論文很長，不能詳引，故只能就現在和中國有至要關係的部分援引一些，貢獻給讀者。尤其中國人民，更當注意，因爲他們將來國家的存在，或將視中蘇關係最近將來的發展而定。此外對於東方事變的潮流能運用強有力而無限制的勢力的唯一國家，却是美國。

蘇聯決計由歐洲迴面以向東方，是由於下列的幾種因素：最重要的是蘇聯今日很像一百年前的美國，是一個潛藏富源，而未發展的大國。另成一個世界，佔地球面積

的七分之一，大過歐洲全部兩倍。史丹林在他本國境內已能指揮一萬七千萬人民從事工作，他何必再分心注意歐洲的事務呢，他在本國大有創造事業的餘地，尤其是在他自己遠東領土的廣大空間。俄屬亞洲的土地，比歐洲全部還大些，比美國全部連她的屬地在內也大些。十一年來，史丹林曾把蘇聯的前途繫於亞洲東方的觀念灌輸於全國男婦，尤其是青年的腦海中。這種觀念在蘇聯已由民衆堅決地接受，正和往日美國青年接受他們的前途繫於他們自己無限的「西方」的觀念一般。

史丹林准許李維諾夫試驗推進他的歐洲計畫，已閱多年，但慕尼黑失敗，摧毀了李維諾夫在本國的勢力。希特勒破壞和張伯倫所訂的紳士條約，併吞捷克各省時，英法總揆便趕緊送請書到莫斯科，請求加入「和平大同盟」。史丹林曾在去年九月被英法故意蔑視，到了本年五月，却被她們殷切請求，這種炎涼的情態，他怎能忍受呢，所以他便向英法專使聲明，他對於是否將和英法作什麼勾當，不甚在意，倘若他有舉動的話，除了依他自己的條件外，是不行的。英法專使聽了這話，當然大吃一驚。但是他們依然進行談判！

在這時間中其他方面另外發生了很有關係的發展。史丹林雖未用許多言語說明，却曾以他的行動大略表示他視蘇聯是一個廣大的「歐亞恩派亞」(Empire)它的前途首繫於亞洲。史丹林喜歡自認爲「亞洲恩派亞的建造者」，而志在重定中亞細亞和西

比利亞無人居住巨幅土地的形式。他在已往十年中曾向這方面前進。據皮斯氏之意「史丹林大約以集合他自己國境內的歐亞各種族份子而成一歐亞新種族的創造人自命。」

蘇聯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點上是和美國的外交政策相同，那是視歐亞兩洲的時事潮流而定。今日美國外交政策的注意點，因為羅斯福總統的積極努力，已在轉變之中，那是由亞洲而移向歐洲。蘇聯的注意點，正和美國相反，却是「由歐洲而移向亞洲。」

皮斯氏說明史丹林曾設立一種「健康警戒綫，」以防歐洲，那是沿着邊界全綫廣五十公里名義上無人居住的一個區域把蘇聯和歐洲各國分隔。那在名義上算得「無人地」，其中的居民，都被運往他處，安插在新土之上，而以西比利亞居多。「那無人地」沿着芬蘭，波羅的海各國，波蘭，羅馬尼亞的邊界展開，有幾處深達二百公里，却無一處不足五十公里。區內的各城鎮，都經消滅，居民移往西比利亞，在那里很多未墾的土地。區內不但全無居民，並且造了許多障礙物，埋了許多地雷，並用其他方法使它幾不能通過。這是史丹林不信任歐洲的一個表徵，尤其是防備希特勒。這麼一來，可以免除蘇聯人民中那希特勒宣傳之毒，因為邊界上數十萬男女兒童由於種族上的關係，和邊界對面的人民，平日很相接近。皮斯氏曾說道：「吾人看：歐洲的情

况，難怪史丹林寬慰地和歡欣地迴向他自己的亞洲，或至少迴向在俄國邊界內的亞洲一部分。」

皮斯氏於是引證昔年美國旅行家蒲克華爾特氏（一八九九年遊於俄國）的話，蒲氏說俄人的特點，是有遠見，他取得廣大的土地，使日後無數代子孫得有安居之處。今日統治蘇聯的一位亞洲人，也具有這種遠見。人們總說最後數代的沙皇都是非常愚拙的，然而他們在位時都曾取得廣大的土地，豐富的利源，以供今日的俄民需用。史丹林曾表明堅握亞洲俄國屬地全部的決心，並且伸入現在蘇聯邊境以外中亞細亞零星散撫的土地，在那幾不費代價，又不招世界嫉忌的地方，復爲後代子孫獲得新土。

皮斯氏又說道：「史丹林的政權不但恢復俄國在遠東所有的土地，並且堅守俄國現在和往日界綫外的勢力範圍。我在一九二九年曾見蘇聯軍隊攻入北滿，轟擊中國城市，以期迫令中國交還中東鐵路蘇國可疑的主有權。那條鐵路蘇聯已在一九三五年放棄了，這是因爲日本突然施用極嚴重的壓力，在蘇聯倉卒之間，不及防備，所以只得放棄。但日本不能在他處續有所得，後來想以壓力加於蘇聯另一勢力範圍外蒙古時，史丹林立即宣布紅軍決計保護外蒙古，以拒攻擊，日本便知難而退，外蒙古也就此被蘇聯吸收了。」

史丹林在人烟稀少外界幾不知其名的僻遠地方從事經營。自一九一七年布爾希維克革命之後，蘇聯不但吸收外蒙古，並且在廣五萬五千方哩與滿洲幅員相仿的新疆，固植權力，近據地質學家考察，新疆的天然利源，或比滿洲更爲重要，美國工程師里德爾裴治曾考察阿爾泰山境，據他說，有種種徵象，那是一個世界天富的最大儲藏地，其中有金、鉛、鋅、銅、煤，豐富的利源。

皮斯氏的結論說：「史丹林曾多少公然援助中國，他的援助，不必論其出於高尚，或出於自私，那是以帝國主義政策的根據而出此的。蘇聯要減弱他遠東的主要對敵日本，倘若能幫助中國銷耗日本，那是愈多愈佳。但無論中國日後有何結局，蘇聯對外蒙古和新疆的勢力，是不會放棄的。」

就歐洲而論，史丹林將進至適可而止，以保全歐洲的邊界所必要者爲限。歐洲的舉動，決不能再引誘他，致把亞洲俄國廣大的屬地和他正在中亞細亞洲邊界綫外逐步建造的「恩派亞」淪於危險之中。他比任何人更知道日本正虎視眈眈地立在東亞，守候史丹林專心參加歐戰的機會，進攻那個「恩派亞。」他今日無論在歐洲有何作爲，都是勉強出此，而爲自衛起見。假使他能自由的話，敢料他定將專心注意東方，他願在東方造成一個「歐亞恩派亞，」作爲他的紀念。

# 巨變後的國際形勢

余志遠

## 一、先說大勢

廿八年九月四日三民週刊第三期



本月二十日德國與蘇聯簽定商業與信用放款協定，二十三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夫飛往莫斯科，在斯大林參加下，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簽定互不侵犯條約，真是晴天霹靂，世界各國無不震驚，英國不樂，法國不安，波蘭恐懼，日本憤怒。希特勒斯大林這一握手，造成國際情勢的巨變，今後的國際情勢又從此開一新頁。

欲推測未來先回溯既往，既往可從歐洲大戰結束時開始，戰後的形勢如

此：德國敗了，奧匈分離，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意國不滿所得，法國報了隱忍四十多年的國仇，躊躇滿志。在戰後新形式下，法國爲壓制德國興起，連絡中南歐一帶的小國，於是有所謂小協約的成立，共同包圍德國，監視德國。這時德國孤立，蘇聯踞坐歐洲東隅，因經濟制度及立國主義的不同，法國不願親近，英國更深惡之，遂造成德蘇接近的機會，蘇聯缺少機器，德國缺少原料品，兩國正好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德蘇間的商業關係因之極其發達而密切，在一九三一年德蘇貿易達到最高峯，兩國貿易總額約爲十一萬萬國家馬克，此種形勢直至一九三五年後，始行改變，至一九三八年德國與蘇聯貿易已由第一位降至第五位。在德蘇商業關係正密切時，托洛斯基曾有一句名言，他說共產主義正與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決鬥，誰能佔有德國，誰就能支配世界革命。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典型國家，最怕世界革命，因之一般當政者多痛惡蘇聯，尤其是守舊的保守黨人爲甚，英國又看到法國在歐洲活躍，威脅英國在歐洲所佔的光榮的超然地位，因之反對法國壓迫德國過甚。英國爲減除蘇聯在德國的影響，爲打擊法國稱霸歐陸，於是對於德國便寄與同情和助力，希特勒的興起，就是獲得英國直接間的幫助而成功的。英國助德，在使新興的德國，西抑法國，東擋蘇聯，既可阻止共產主義西來，英國自己在歐洲的超然寶座也不會爲法國奪去，英國在德法蘇的均勢上，保持優勢。英國的均勢把戲到了遠東，就是打擊戰後新興的美國，所以數年前



英國在遠東是助日抵美，助日禦俄。希特勒以反共攻蘇，引誘英國，日本也以進攻蘇聯自命，引誘英國，英國都上當了。由於英德和好，致使法英失和，遂給莫索里尼以進兵阿比西尼亞的機會，阿國的生存在英法矛盾中斷送了。由於英日和好，促成美俄復交，中國的東北四省便在英美矛盾中失掉了。德國再進，意大利在地中海躍躍欲試，於是法蘇定立互助，英法關係重行和好。西班牙內戰起，英國助法而不願幫蘇，敵意而不願開罪德國，西班牙問題遂在英法的不干涉，德意的干涉下，造成佛朗哥的勝利，這時中日戰爭起了，英國爲抵制日本獨霸遠東，英美和好，英美商約定立：希特勒併吞奧國，英國胆寒，英法聯盟成立。這時英國敵蘇之心仍未減，希特勒便以保證「西歐安全」，換取英法默許「進攻東歐」，英法遂以慕尼黑會議，犧牲了捷克的一部份，滿足德國的願望，促成德國東進，也就是促成德蘇戰爭，這次里賓特洛夫訪問莫斯科，據法國名記者塔布衣夫人宣佈會攜有張伯倫訪希特勒時的談話留聲筒，內容多是聳恿德國攻蘇的言詞。即是沒有這次證明，英國因立國精神及經濟制度不同，不能與蘇聯建立密切關係，已是盡人皆知的事，英國想促成德蘇或日蘇戰爭也是盡人皆知的事。不料張伯倫導演的德蘇戰爭尚未開始，希特勒於本年三月又在捷克下手，殘餘的捷克全爲德國佔領了。英法着了慌，於是東聯波蘭，又與蘇聯開始英法蘇同盟的莫斯科談話。英法蘇的政治同盟尙未成功，軍事同盟談話又開始，三國參謀的談話

尙無結果，里賓特洛夫到了莫斯科。因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英法代表退走，所謂英法蘇的民主結合，也跟着煙消雲散。張伯倫，也可以說英國導演的德蘇戰爭，已因主角無人，無方法排演，英國也可以說張伯倫對於世界局勢導演的職務算是暫時的中止。

## 二、導演易人

英國——張伯倫導演德蘇或日蘇戰爭，德日都伴聽其導演，趁機會在別處侵佔利益，蘇聯深知英國用心，怕英國導演成功，危及自身安全，所以對於英國的導演，深惡痛絕，冒罵備至，今年三月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大會中，報告國際情勢，有幾段話涉及英國的導演工作，摘抄如下：

「譬如說，不要妨礙日本同中國打仗，而且最好是讓它去同蘇聯開戰。讓一切參戰國都深深地陷進戰爭的泥淖中去，而且從暗底裏去慫恿它們這樣做，讓它們互相消耗，互相削弱，然後等到它們都已經充分疲憊了，那時再挾着生力軍出場，當然是爲了「和平的利益」而出場的。於是以自己的條件，命令那些已經戰得筋疲力盡的參戰國。

或者，把德國來作例，先把奧國讓給了它，雖則是有保障它的獨立的義務的

。後來又把蘇台德區讓給了它，讓捷克先去受命運擺佈，破壞任何一切條約義務。然後大家便又在報紙上嘵嘵不絕地大放謔言，說什麼「俄國軍隊的軟弱」，蘇聯內部的「不安靜」等。它們慫恿德國東進，它們以輕易征服來引誘德國。它們向德國說，你們向布爾色維克宣戰以後，就一帆風順了。我們應該說很像是教唆和鼓勵侵略者。

英法報紙上關於蘇聯烏克蘭所掀起的種種謠言，是很值得注意的。這些報紙的主筆們，幾乎把喉嚨都喊破了。他們說德國是在向蘇聯的烏克蘭進攻，他們說德國現在已經拿到了有居民七十萬的所謂喀爾巴阡烏克蘭，他們說不出今年春天，德國就要把三千萬以上人口的蘇聯烏克蘭，同所謂喀爾巴阡烏克蘭相合併了。這可疑的謠言，好像是要企圖激怒蘇聯去反對德國，製造有毒素的霧圍氣，挑撥對德衝突，雖則並無顯見的理由可以發生這樣的衝突。」

蘇聯的當政者斯大林，既然對英國的用意，這樣明白，他怎肯上英國的當——西仇德國，東敵日本呢？於是蘇聯便針對英國的把戲，也在國際舞台上導演一劇，名字是集體安全，實際是陣綫對立。

陣綫對立這部戲的內容，是戰爭驚險片，導演是蘇聯也可以說是斯大林，演戲的主角，一方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英、法、美、所謂「民主集團」，或「和平陣綫」；對

手方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德、意、日、所謂「法西集團」，或「侵略陣綫」，實際執行導演則是李維諾夫。李維諾夫將陣綫論這部戲，在國際舞臺導演了多年，所謂「法西集團」，或「侵略陣綫」的德、意、日算是爲他導演在一塊了，現在差的只是對方英、法、美所謂「民主集團」，或「和平陣綫」了。美國離歐洲較遠，排在一起，一時不易成功，蘇聯願與英法湊湊數，成爲英法蘇，以便與德、意、日旗鼓相當。假使這部戲導戲成功，定是大演全武行，陣綫對打，集體開火。其中最吃虧的是英、法、德、意、其次是日本，再次是蘇聯。蘇聯吃虧最小，佔便宜最大，而吃虧最大，犧牲最巨的是幾個資本主義的兄弟國英、法、德、意、日、這時正中蘇聯下懷，認爲資本主義的崩潰與沒落就在此一舉，英國前外相艾登，究竟是小夥子，年青，幾乎上了蘇聯的圈套，七十老翁張伯倫看不上去了，他排去艾登以避免戰爭。從此，英意談判成功，英法加強同盟，英德關係好轉。蘇聯快要導演成功的一部戲爲張伯倫一脚踢零散，集體安全運動破產了，陣綫對立也烟消雲散。張伯倫恨這部慘劇的導演者蘇聯，於是加強英法關係，以疏遠法蘇關係，對德妥協，以促成德蘇關係的緊張。後來四強會議開成，又排蘇聯於千里之外，蘇聯也算遭了大霉頭。及至今夏開始以來的莫斯科談話，蘇聯百般刁難英法，也或許老執行導演對於英法餘情未斷，對於英法爲難不甚，於是斯大林便以莫洛托夫代替李維諾夫，爲執行導演。莫洛托夫這位導演來

後，作風一變，蘇聯疏遠了所謂民主的英法，加入所謂「法西集團」，「侵略陣綫」，與德國爲伍，希特勒與斯大林成了好朋友，陣綫對立的戲又在改變作風下，導演成功了。希特勒獲得斯大林的協助，聲勢驟壯，態度變硬，與英法的對立立刻尖銳起來，大有即將開火之勢。這幾天，德國爲波蘭問題，調動大軍，英法也岌岌備戰，歐洲局面已緊張到萬分，惟有導演者蘇聯正在那裏拍手微笑，稱讚表演者的雙方德意與英法做戲認真呢？

張伯倫的導演職務讓給斯大林，斯大林終於導演成功了陣綫對立，由於導演人的更易，表演的場面更換，國際情勢的大轉變因而造成。

### 三、今後情勢

本來定立互不侵犯條約，是蘇聯近年來外交的傑作，即是與它們宣傳上反對的所謂侵略國定互不侵犯條約，也非自德國始。可見宣傳自宣傳，只要與國家的利害有關，不惜違反宣傳，與素所責罵的國家攜手爲友。蘇聯從前對於日本曾三番五次要求定立互不侵犯條約，均爲日本拒絕。日本爲什麼拒絕呢？因爲英美希望日蘇衝突，日本也以進攻蘇聯作宣傳，在此等煙幕下，獲得英國諒解便於侵華，若是明白與蘇聯定立互不侵犯條約，而直接侵華，豈不是不給英國留一點轉圜餘地麼？日本雖不與蘇聯

定約，却與德意結朋友，這是以實力敵對英國監視蘇聯的辦法。這次德蘇定約後，蘇聯又要求德國介紹與日本定立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雖答應蘇聯願作介紹人，恐怕日本未必肯允。因爲日本如與蘇聯定約，是更觸怒英法美，歐洲的德意對東亞的日本很難有實力上的協助，英美却能在遠東給日本以大的阻力。依情勢推測，英法失去蘇聯之後，要竭力拉日本，日本失去德國之後，也要緩和英美，不過日本一時還不會與德意反臉，因爲對德意的友好，可作爲向英美交涉的本錢。此外，日本急於應走的路子，即是趕快扶助新生的中國，使它成爲安定遠東的一個單位，然後再對蘇可有餘力，聯英和美，也已去掉往時的障礙。東亞的不安，是日本之害，安定東亞，立足於太平洋均勢之回復，這樣不使中國建成立成爲一個強固的力量就辦不到。

至於德國肯和蘇聯定約，也是目下的利害決定的。目下德國的目標在波蘭，英法已給波蘭以保障，德蘇如果仍不好，德國侵波，無異前後受敵，重蹈第一次大戰的覆轍。德國先穩住蘇聯，即令與英法發生戰爭，也可容易應付，況且英法肯否爲東歐問題掀動參爭，尙是疑問。希特勒從前以東進攻蘇，交換英法默許對奧捷的行動，那時英法爲德惠希特勒東進，看着奧捷被德國滅亡。假使在奧捷未被吞併以前，希特勒與斯大林定立此互不侵犯條約，英法一定起而干涉他併奧吞捷。因爲希特勒那樣作，就是安定東歐，進攻西歐了，英法當然反對。英法前此德惠希特勒東進能肯犧牲

捷克，將來爲德惠他東進，現在的波蘭恐也有被犧牲的可能。張伯倫無論怎樣犧牲別國，他都不管，只要戰禍不先臨到英國身上，他仍要用犧牲小國的辦法，與斯大林爭奪國際情勢的導演職務，至於希特勒與斯大林能否對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信守不逾至十年之久，只有天曉得。

蘇聯現在想的更高，他想學第一次大戰時的美國。美國雖然參加第一次大戰，參加的很晚，美國因此成爲戰後第一個富強之國，斯大林不是罵英法德惠別國打仗消耗，以便到參戰國筋疲力盡時，自己走出來命令他們服從自己的意志麼？現在斯大林也是想學這一套，如果這一次因德波問題發生世界大戰，蘇聯決不肯先參戰，它定等到勝負將決時走出場來，謀自己的利益，或是趁着各國戰後疲憊，社會紊亂時，鼓勵革命，推翻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及舊的統治階級。現在它對中日戰爭就是如此，對世界戰爭也是如此，我想只有中國會受它的欺騙，歐洲的政治家不會上他的圈套。

二八，八，三十，

# 史大林的最後目標

燕妮譯

廿八年十月廿三日 三民週刊第十期

直到現在止，希特勒是外交賭場中最活躍的賭客。他可以使天公降雨或出太陽。

他能使其敵人迷惑，使其友人被遺棄，在同盟的口號下，他屈服了羅馬，馬德里，東京，布達佩斯與索非亞。總之，他是歐洲惟一活躍的人。

現在，他與史大林結盟起來，儘管他依然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他却遇到了對手。不久，史大林將勝過他，且終於要遺棄他。無疑的，無論對於沙皇的俄國或共黨的俄國，大德國總是俄國的真正敵人。

爲要完成他的傑作，希特勒遺棄了他會藉以擴張德國的「意識」。現在，「過激主義」與「反共產主義」，變成了什麼呢？顯然的，這些觀念，只不過是政治或外交策略。在另一方面，無論我們贊同與否，共產主義已



史大林的最後目標



逐漸顯示其重量。

在莫斯科，幾月來，信差即兩度敲過那住着共產黨國外活動機關的巨廈的大門。莫斯科的外國外交家，便愚笨到極點的認爲——且告知各該國政府——克里姆宮已放棄世界共產主義的理想，而採用俄國民族主義。德蘇協定，只是一個先聲，已證明史大林仍然堅持其路線，或許不是使共產主義成爲普遍的，不過至少也要先建樹起他在希特勒的「新秩序」出現時可頌指氣使的地位。還有，史大林藉此，終止了那常是俄國的危險的反共公約。

慕尼黑會議後，許多法國報紙都埋怨法國沒有與蘇俄聯合起來打倒希特勒，不過同時他們又希望當危機一行過去，他們即與敵人聯合起來，打倒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史大林恐怕在戰爭結束後，或在戰爭中，友敵聯合起來反對克里姆宮，是很對的。里賓特羅浦到莫斯科的旅行，使這種可能消失了。在任何國家中，共產主義都在凋零中，或者至少，他的教條已因各方的磨煉而失其效力。例如在巴黎，共產黨員參加最時髦的宴會。並且在李特維諾夫與其「和平不可分」，「集體安全」政策影響下，一切共產黨員，在希特勒危脅之下，在對內政策上，不僅變成愛國者，且變成保守的了。

今年三月，是各國聯合反對希特勒的開始，他方看到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提

出的計劃的實現，已被要與民主國家作戰的危險與不能使波蘭與其民主國同盟分離一事破壞了。

對蘇聯盟，幾乎使希特勒可以實現他獨霸歐洲的夢想，因為牠使英法無法保衛波蘭，並且即使成功，六個月後，他們也要保衛自己的首都了。無疑的，克里姆宮的目的，是在挑撥資本主義國家戰爭，而自己旁觀。

無論大家怎樣說，俄國却宣佈在「戰爭初幾月中」保守中立。聯帶的，德蘇協定，又給予俄國以廣泛的仲裁權力，特別因為他可以幫助一方獲勝。在巴黎，波蘭方面會認為假如蘇俄供給德國以原料，他也可供給波蘭以機關鎗與飛機，歐洲外交家都確認史大林未必特別使希特勒勝利，儘管後者已提貢了半個波蘭。因為最後，史大林在歐洲的真正敵人，還是希特勒。

張伯倫與達拉第知道史大林所要求的，是在和平實現時，他仍在富有資源與財庫豐盈的國家的寶座上。史大林相信如果這一天出現，他就可以任意提出條件，推行共產主義於全世界。

顯然的，史大林沒有希特勒那樣富於劇意，所以我們要等些時候，方能看到這幕大戲。不過，現在我們已然看到報紙上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所說的「納粹，法西斯與共產主義意識的融合了」，這種融合似將持續到相當時間。例如八月廿六日，Popolo

D'Italia寫道，「這三種意識，有這樣的相同點，他們都反對資產階級，財閥政治與民主政治」。

法國佛蘭亭曾於八月廿五日對達拉第內閣某閣員說：「自此，全能國家開始結合起來。這樣，使世事簡單許多，因為民主國家可以知道他們面對着什麼，因此他們也能聯合起來爲生存而奮鬥。這是自由與被統治之間的鬥爭」。

佛蘭亭有一部份說對了：不過值得懷疑的是史大林究竟是否要永久與德國結合，假如永久結合，則他是幫助一個將要侵蝕俄國領土的德國了。因此，他挑逗他的大敵，希特勒與民主國家作戰，使之筋疲力盡，在最後的時光中，史大林易於插上手把他結果了。許多德國官吏久已看到將來史大林會遺棄德國的。

八月廿四日，希特勒命令戈培爾研究德國官吏對於德蘇協定的反應，並發布命令，如無希特勒代表出席且在官式集會中，不准討論第三帝國的政治轉變。德國官吏，特別是戈林派到西班牙去的最高統帥，（如 Von Gronau）公然批評希特勒已然發動許多「很可疑的」新軍事措施。在他們眼中，德國已有失去其新近的盟友，陷於孤立，且與史大林正面摩擦的危險。他們認爲希特勒的決定，已促使世界戰爭要爆發，他們也無法確知戰爭如果爆發，史大林是否立即行動。他們的話，引起希特勒的注意，於是立即打電話與墨索里尼，教他向佛朗哥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割讓巴利阿

利克羣島與軸心國，作爲其忠實的保證，否則，德意將襲擊馬約加與米諾加，墨索里尼派在西班牙的軍事全權代表，告訴戈林，在他眼中，佛朗哥對於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之結合，極爲憤怒，他想轉向民主國家。還有，日本也沒有停止他的抗議，英日新同盟，也是很可能的；封鎖香港，已成過去的了。至於匈牙利，南斯拉夫與布加利亞，他們都掙扎着要脫離希特勒的羈絆。

很可能的，在空前的戰爭以後，民主國家要損失其無數青年，而希特勒也將更加投到史大林懷中；史大林對他，也將如希特勒之對墨索里尼。史大林終於也將拋棄他以保證蘇聯之實際安全與推進其自己的事業。

在法國，許多人認爲在終局時，民主國家要與史大林在會場上討論事項，那時候，他們將被迫爲那被希特勒之狂慾與史大林之教條意志使之疲敝的世界，尋求某種和平。

在巴黎，儘管在這緊張時期，人們還有許多幽默與趣。八月廿六日，有人說：「這次墨索里尼報仇了：現在是希特勒要作二把手了。」

Genevieve Tabouis 作 譯自The New Republic Sept 20

## 史太林往那裏去

張爾伯

廿八年九月十八日三民週刊第五期

自從蘇聯與德國簽訂商務協定之後，又接着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目前，蘇聯駐德大使易人，蘇聯軍事代表團又在德國，西歐的國家，轟傳着蘇聯將與德國簽訂軍事同盟，柏林方面，則盛傳德國擬組織新軸心，包括德蘇義日幾國。在互助協定剛簽訂之後，英法方面，即盛傳蘇聯將集中兵力於遠東，以對付日本。諾蒙罕的戰爭，於協定簽訂之日，特別緊張。日本，在目前又大量調兵到東北去。我們的重慶政府，最近幾次表示要促進對蘇對美的關係。倫敦方面也報告說中國輸入的蘇聯軍火，將以法幣結價，法幣按照八便士折合。

史太林的外交政策，究竟將走向那裏去呢？這個卓治亞的「俄羅斯神人」，究竟要玩些什麼把戲呢？是否史太林的政策，將是對歐洲問題採孤立政策呢？是否蘇聯如果參戰，即將引起內部崩潰呢？是否蘇聯將專門注意到遠東呢？法國人民陣線領袖，布魯姆，於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簽訂之後，對蘇絕望之餘，曾發出了這些疑問。半月以來，歐戰的炮火，與蘇聯的姿態，稍稍明白一點，使我們可以將史太林將來的外交政

策，粗略的描述出來。

我們先談蘇聯對遠東的態度。

對於日本，蘇聯自始至終，即採取退讓政策。中東路之出賣，漁業問題之解決，張鼓峯事件之解決，北庫頁島油礦問題之讓步，都是蘇聯的一貫策略。最近諾蒙罕事件，雖然幾月來報章上不絕的登載，仍然不足以表明蘇聯對於日本的態度已趨於強硬。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簽訂之後，英法各國曾以宣傳蘇聯將對遠東強硬來壓迫日本，宣傳日本在遠東陷於孤立，以威脅日本，同時，自然也在設法賄買日本，使日本不要在遠東採取敵對的態度，使英法可以安心一點。中國重慶的人們誤信了英法的宣傳，誤解蘇聯對中國的真意，一團高興，滿以為蘇聯大有立即與日本衝突的可能，中國的抗戰，或許可尋到一支國際友軍。

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蘇聯對日本的關係，並沒有變壞。德國想拉攏蘇聯與日本也訂定互不侵犯條約，又想拉攏蘇聯與日本也都加入新軸心關係。這自然是已然走向與英法敵對途上的德國，廣樹友邦，自求多助的如意算盤，不過，蘇聯本身，從來未聲明過德國這種計劃，他不預備參加。相反的，蘇聯的消息，倒時時宣佈蘇聯與日本正在討論互不侵犯協定問題。這一點，法國哈瓦斯社頗為他們宣傳。可是，在日本則起了相反的反應。不承認已有接洽，並且認為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為不可能。

自此以後，蘇聯方面又盛傳在莫斯科，已與日本談判中止蒙邊衝突的問題。這一點，日本方面並不否認，也認為有相當的可能。不過，日本仍然向東北調兵，更換關東軍司令與駐「滿」大使，蘇俄方面則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儘管由西伯利亞來的人說蘇聯向東部大增其兵。

由以上諸事看來，我們可以說蘇聯在目前還沒有準備着與日本衝突。相反的，如果日本可與他訂立互不侵犯協定，或者蘇俄更極端歡迎，這時，蘇俄或許還可以中止援華作為條件。中國與蘇俄，有什麼關係？在史太林眼中，仍然是別人身上的肉，只有蘇聯籠罩下的外蒙與新疆可不受侵害，仍可作為蘇聯國境外的屏藩，中國本部怎樣處置，他都不會關心。信誓，本不是什麼束縛？中國共產黨被犧牲，與史太林更沒有關係。只要有利於蘇聯，可使蘇聯減去戰爭的危險，史太林可更保持其獨裁者的地位，任何代價，他都可以支付。

總之，蘇聯在可能時間與範圍內要盡力與日本謀一妥協，似乎是史太林的定命的趣向。中國怎樣與蘇聯拉攏，哀求，都不會有有效力的，儘管中國人在那裏夢想增進對蘇聯關係，共產黨人在那裏替主人臉上抹粉。

蘇聯對於歐洲戰爭的態度，除掉他已然派遣軍事代表團到柏林去，柏林宣傳行將締結一包含德蘇義日新軸心關係，與英法盛傳的德蘇軍事同盟以外，尚有對英開始攻

擊與大軍集中西境這兩種事，可使我們對於蘇聯的態度，加以推論。

在英蘇談判未結束前，莫洛托夫曾發表過演說，對於英國很不客氣。這時人們總說這是由於英國不好。德蘇協定簽訂以後，莫洛托夫對於其經過的報告中，直接的對英國加以嘲弄，其名句如下：

一方面英法兩國特別指出互助公約談判之重要，從而要求蘇聯對之特別重視，並迅速解決一切與公約有關之問題。別方面，英法本身對於談判乃表現極端因循輕率之態度，僅派並無切實權力之二等人物為代表，例如英法兩國軍事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時，即並無任何切實權力，甚至無權簽定任何軍事條約（嗒笑），尤有甚者，英國軍事代表團，且並證明文件亦無之（大笑）。而經吾國軍事代表團要求之後，乃於談判破裂之前夕，方提出證明文件。且即此文件，仍非常含糊，即並無正當權力。英法兩國此種輕率態度，與故作遊戲談判，而有意使整個事件，變為毫無價值，又有何別？

這種對英國侮蔑嘲弄的講話，自然是利用英國已為波蘭事件而鬧破頭的時候，為蘇聯背信而私下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行為，加以掩飾。不過，實際上，蘇聯於自足於挑起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火拚以外，確已掩飾不了他對於英國的敵意。果然，英國宣佈對德戰爭不久以後，蘇聯的御用報紙，便開始登載英國對蘇聯的不友誼行動的



記錄了。蘇聯對英國的本材輸出，也被阻止了。這些消息的傳佈，目的自然是使國內人士，開始對英國發生惡感，以爲將來德蘇更進一步結合以對付英國的行動，製造民意的擁護。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蘇聯及共產黨人在不遠的將來，不免要發動一次反英宣傳運動。那時共產黨的機關報，將與不反法而反英的國社黨宣傳機關，走向同一路線。這一點，在中國便已露了端倪，毛澤東，已然在新華日報上開始攻擊英國與日本妥協，而重慶政府的新外交政策中，也開始將對英關係，置諸對蘇對美關係之後了。上海的所謂「公團」，便執行這一條路線，致赫爾電報，致蘇聯新大使電，即其一例。

蘇聯反英宣傳，如果白熱化，則蘇聯與德國訂軍事同盟的時機，也或許即會到來，那時候，歐洲戰爭如果沒有停止，我們或許可以看到蘇聯，將要與德軍共同作戰，也未可知。

對於波蘭，蘇聯特別沒有好意。莫洛托夫曾將波蘭不願意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指斥爲英國的慫恿。目前蘇聯之陳兵西邊，據說是恐怕波蘭敗兵退到蘇聯領土。同時，蘇聯也聲明願與波蘭保持正常的商業關係。不過，這些行動，恐怕仍不能使人相信蘇聯的真實態度就是這樣。有人以爲蘇聯的戒備，是準備德國一旦戰勝波蘭而到達蘇聯邊境時德軍有與蘇聯衝突可能。這種解釋，或者多少仍是由於過份相信蘇聯尚有

所謂正義感。我們覺得蘇聯這種行動，恐是實踐對德某種密約，以備瓜分波蘭的。這一點，我們只要看蘇聯一行增防西邊，羅馬尼亞即徵調大批後備軍防禦東疆，增設工事，波羅的海諸國立即大量徵調後備軍入伍一事，便可知蘇聯的近鄰，是怎樣看待蘇聯。

瓜分波蘭，併吞波羅的海諸小國，應是蘇聯目前軍事準備的最好的，最可能的註腳，這些地方，英法是鞭長莫及的地方，不願犧牲而圖小利的蘇聯，正好向這方向走去。

總括說來，蘇聯最近的動向，或許是對日本取妥協態度，對英攻擊，伺機與德國瓜分波蘭，獨自吞併波羅的海諸小國。如果大戰可避免，則一切都將無問題，不然的話，德蘇軍事同盟的可能性，也並不甚少。不過，蘇聯如果參加了世界大戰，則國內之分裂也將無法鎮壓與消弭，史太林的寶座也將動搖了。（九月十二日）

## 史太林搶奪波蘭

白瑞光譯

——對於中國的警告——

當九月十七日蘇聯軍隊侵入波蘭領土時，另一個政治神話，就是史太林統治下的俄國，是一個不偏不私的弱小民族擁護者，並且在外交政策上，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說法，已不攻自破了。她給予中國的教訓，是很清楚而不能誤解的。克里姆掌舵人很久就自稱他們支持中國抗日，祇是爲了中國。但現在誰還真信呢？相反的，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假如莫斯科發現對日交涉爲有便宜時，將以與對付波蘭的不義行動同樣的行動對付中國。

曾經有一個時候，那時候蘇俄實在是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擁護者，並且別人也如此承認她，但在不多幾年以前所有這些都改變了。史太林的政制並不能代表俄國人民，像從前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政制那樣。牠立於俄國是一個殘忍的狄克推多，每一小點都像德國的希特勒政制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制那樣無情與反動。在國內保持一個流血的專制政體，在國外絕不能被認作民族解放者。

假如在波蘭的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像對解放者那樣歡迎侵略的紅軍是實在的

話，那祇能說他們是在悲慘的幻想之中。我們祇須回憶斯太林在蘇維埃烏克蘭及白俄斯共和國所作的所謂「清除」就夠了。這些大規模的屠殺，在烏克蘭反復過好幾次，曾經填起幾百個墳墳和幾多集中營。他們曾使幾百萬人無家可歸，並且造成一種幾乎無可比擬的慘境。要說波蘭的烏克蘭人和白俄人，對於斯太林統治下他們同族人所遭遇的事尚不知道，那似乎不像是真事。所以當蘇維埃通告世界的消息說，侵略的紅軍被這些人民熱烈的歡迎的時候，有思想的人，當然要說這消息恰如諺語所說的「未足置信」。曾有一個時候，紅軍是根據民兵主義招募來的受人歡迎的志願兵。現在却是職業兵，支持着並服務於反動的寡頭政治的利益。

當斯太林在八月二十三日與希特勒簽訂不侵犯條約時，許多人都相信他們間有瓜分波蘭的祕密諒解。我們並未曾久待便得到證明了。莫斯科先用新聞宣傳對付波蘭政府，責難她虐待且壓迫烏克蘭和白俄少數民族以準備搶奪波蘭。這種壓迫，有很多的證據，但當斯太林決定搶掠波蘭東部領土時機已經成熟時，這祇是他的行動的口實而非真正的動因。這時候，他所表現的僅是土地的搶奪而已。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的宣言暗示出斯太林想要恢復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國境，且與希特勒合作建立波蘭傀儡政府。

已然實行海盜式的冒險，再若假裝着憤世嫉俗和假仁假義那是無味的。因為蘇聯

認爲波蘭國家已不復存在，所以蘇波互不侵犯條約也被認爲不存在了。蘇聯並沒有提到這一點，斯大林，因與希特勒訂約，而更有力的使波蘭崩潰。假如明日，因斯大林與日本交涉，重慶政府也被視爲「不復存在」，根據同樣的理由，也可以辯護蘇聯搶掠中國領土——新疆的行動爲合法。

當着蘇聯在兩禮拜以前起始動員時，歐洲活劇的觀察家發生了這個疑問，卽不顧他們與柏林間之不侵犯條約，蘇聯是否未曾料及德國軍隊若已完成了她經過波蘭的進軍，有攻擊蘇聯領土之可能性。這個疑問，當蘇聯已進兵侵犯波蘭時，九月十八日的德蘇聯合宣言已經解答了。那上面說：

「爲要杜絕關於蘇聯及德國軍隊在波蘭行動之各種無稽的謠言，蘇聯及德國政府宣布兩國軍事行動之目的，並不違反德國或蘇聯的利益，與德蘇所定之互不侵犯條約的文字與精神均無抵觸。反之，兩國軍隊之工作，在再建被波蘭政府崩潰所分裂之和平秩序於波蘭，並且幫助波蘭居民再造國家存在之條件。」

換句話說，斯大林與希特勒間之同盟，至少是關於波蘭的，是很明白的確定的，而且完全的，並指出事先同意於瓜分波蘭。這是從柏林發出的海通社電，引用政界方面消息說，聯合宣言組成「德蘇對英法干涉東歐的試探之答復，重組他們自然的利益範圍，以便確定和平秩序於彼地，是德蘇兩國責無旁貸的職份內的事，更爲清楚」。

「利益範圍」一語，這不常是帝國主義的說辭，以便解釋掠奪弱小民族爲正當的嗎？

爲了與英法紛爭之諒解，克里姆政府曾經宣布牠仍然堅持牠從前聲明過的中立政策。這似乎指示着只要強權政治有用的地方，普通的外交語句便全失去意義。當紅軍已蹂躪了英法的同盟國波蘭時，克里姆宮之法律家們未曾企圖解釋蘇聯怎樣保持她的中立。

蘇俄，在這許多文字中，已贊助德國對波戰爭，並且正在幫助德國征服波蘭國家，同時自己也搶一些土地。現在要看的是英國法國是否把克里姆宮現行政策解釋爲一個自動的交戰地位，並且是否對蘇俄宣戰。通訊社的電報已指出英法在這樣的擴大現在歐戰範圍以前須明瞭美國的態度。但是，很清楚的他們希望知道美國是否加入民主國方面作戰，假如參戰，則何時參戰對於他們的勝利，是必要的。如果美國確實的支持可以實現，無疑的蘇俄也必完全捲入戰爭之漩渦中。

同時，由於侵犯波蘭，無疑的德國經濟地位已經改進。僅就一項而論，如加里西亞之油田現在已入德人手中，那裏每年有五十萬噸的出產。並且在這一禮拜內，起始建造橫過現已不存在之波蘭走廊的汽車路，使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相啣接，在波羅地海沿岸之波蘭的格丹尼亞港口已被德國軍隊佔領。瓦沙還未曾被佔，但牠的陷落僅是

時間問題。守備隊雖拒絕投降，但侵略的德國人正從各方面攻城。莫錫基總統，斯密格來滋將軍 (Marshal Smiglydz) 及波蘭政府全體已逃入羅馬尼亞。

此後怎樣？據哈瓦斯通訊引用柏林政界本周消息，宣稱德國及蘇俄已準備瓜分東歐之全部。依照這個準備，俄國將吞併所有白俄居住的波蘭領土，北展遠至威勒納 (Vilna) 還有烏克蘭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南展遠至勒奧夫 (Rovno)。在德俄之間須創建兩國緩衝國，在北方是立陶宛，包括威勒納 (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立陶宛就常常要求以此地作他們的首都，那時此城是由波蘭佔領)，同時在南方將要創建一個新國家，可以叫作「小波蘭」，而且此國將在德人統治之下。另外一個報告是想在小波蘭國中樹立一個猶太人國家，把所有希特勒所不願在他領土內的德國和前捷克猶太人，都驅逐到那裏去。

(編者按：證諸希特勒在但澤的演說，緩衝國的設置，現時已不再提起了。)

波羅地海沿岸的國家——芬蘭，愛沙尼亞，來特維亞和立陶宛——都不高興看這許多事態的發展，是很自然的。現在已謠傳着蘇聯正計劃侵犯芬蘭和愛沙尼亞。與此相連的表示兇兆的報告已自莫斯科傳來，指出波羅地海沿岸的國家，確已準許波蘭潛艇使用他們港口，並許其自由出入，這已違反他們自己的中立宣言了。

似乎在幾週以內，假如不更快時，戰爭將於實際上包括全歐。主要的，要看英法

對俄的態度。假如英法對那個國家宣戰，那我們可推知他們至少已得到美國於視爲需要時參加大破壞之允諾。土耳其外長本週是在莫斯科，並謠傳有一個新的俄土協定行將簽訂，那時將把所有黑海中「外界勢力」趕出去。土耳其雖受英法的保證，但本週的土耳其報紙，鑑於波蘭的運命，對於已接受此保證表示悲痛的遺憾。因此，假如俄國參戰時，土耳其必須視爲俄國之同盟。俄土將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助手。

表示納粹黨德國和共產黨俄國間的密切和好的先聲的是九月十七日莫斯科在法律和在事實上承認斯洛伐克爲「獨立國家」。這些領土是在沒有幾個月以前，納粹德國從前捷克國家身體上割下來的。她的獨立不能比滿洲國的獨立強多少。無論怎樣說，他總是個傀儡國。中國，在估計蘇俄對中國的同情是否有真實價值時，應當記着蘇聯這種行爲，因爲這很可以指出蘇聯將來在遠東行動。假如俄國很嚴重的陷於歐戰之中，將有許多理由去推測蘇聯將犧牲中國，而與日本妥協，正像蘇德妥協以波蘭爲犧牲品一樣。

——譯自九月二十三日密勒氏評論報。



## 還期望蘇聯什麼

余志遠

廿八年九月廿五日三民週刊第六期

革命者說蘇聯是反動者的集中營，保守者說蘇聯是和平的擾亂者，他們對蘇聯無所希求，亦無所期望，惟有詈責與警戒，因之蘇聯自革命後，逐漸失掉世界革命領導者的寶座，而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也始終沒建立起密切的關係。這是世界各國的革命者與保守者對蘇聯共有的情形，在我們中國，無論邦交，或者人的集團對蘇聯的關係都有些特殊。

中日戰前，中國有一般靠盧布爲生者，有一般靠蘇聯獵官者，有一夥藉蘇聯的外力維持其割據勢力的存在者。這些人說話無異蘇聯的傳聲筒，支配這些人行動的大腦也在蘇聯。九一八以後日本佔據了中國的東北四省，蘇聯遂與東亞之強者日本爲鄰，東方邊境西伯利亞一帶感受威脅。日本的大陸政策也以蘇聯爲假想敵，日本爲敷衍英美關係，集中國內人力，也以進攻蘇聯爲煙幕，日蘇關係因此緊張。蘇聯無抵禦日本之充分力量，便一面向日本求饒，要求定立互不侵犯條約，一面慫恿中國抗戰，間接減少日本所加給蘇聯的威脅，到底中國有一夥效忠蘇聯的中國人，能替斯大林發言立

論，敦促政府，鼓動戰爭，中日戰爭終於爆發了。蘇聯的陰謀得售，依靠蘇聯獵官者的目的得達，從前蘇聯所謂協助中國抗日的諾言，在中國的代言人所謂蘇聯出兵援助中國的宣傳，全爲炮火打的一錢不值。出兵的宣傳成了泡影，陣線論的外交抬上宣傳的舞台。談陣線有所謂「民主」，有所謂「法西」，民主陣線中的國家是英美法蘇，蘇聯是自稱爲「最民主」的國家，蘇聯當然是民主陣線的統帥了。中國外交以加入民主陣線爲有利，推而及之，當然是先要接近最民主的蘇聯。你想接近蘇聯麼？德意日是反共公約的簽定者，是蘇聯的敵人，接近蘇聯必須疏遠德意日，中國已與日本開火，敵視到極點了，還與德意有邦交，代言人說未免對蘇聯不住，應當與德義斷絕邦交。由此而推陳出新，凡是爲獲得國外接濟，主張加強對德意邦交者，都被他們指爲漢奸。陣線外交終是一句宣傳的口號，中國希冀獲得的民主國的援助，依然存在於漂渺無何有之鄉，即是「最民主」的蘇聯，也未見有什麼切實幫助。及至廣州陷落，對外通路完全失陷，依附蘇聯爲生的中國人又得到宣傳的機會。他們說東南既無路可走，只有打通西北道路，獲得蘇聯接濟。西北道路通了，不管運輸的糜費如何，所得蘇聯的點滴接濟，還是以礦產與茶葉換來的，更進一步切實的有效援助，仍是紙上談兵。代蘇聯立言者仍不氣餒，他們將蘇聯不肯援助中國的責任，推在英法身上。如果英法能在歐洲幫助蘇聯，結成英法蘇陣線，蘇聯西顧無憂，便可東向幫助中國壓迫日

本了。今年三月以來開始的英法蘇的同盟談判，蘇聯是故意作態，中國一些代蘇聯發言的傳聲筒，一個個眉飛色舞，以為英法蘇的民主陣線行將結成，反共的國家要遭受壓迫，靠着蘇聯維持生存的某些中國人，要升官發財擴展割據勞力了。斯大林固然太不給其往日的宣傳留迴旋的餘地，也太不給誠實傳話的某些中國人撐腰，蘇聯不僅拒與英法為友，反與希特勒定立互不侵犯條約，結成軍事同盟，準備抗拒英法，瓜分波蘭，蘇聯的當政者走這一著，不能不令我們佩服他們謀國之忠，同時也不能不令我們驚歎他們的置中國的傳聲筒於何地？中國一些代蘇聯發言人的陣線論，走到此地，已逢絕路，他們還強顏辯解，說是蘇聯為獲得在遠東行動的自由，故不惜與德國訂約言好。蘇聯真是如此，那太可欽佩，全是為我們犧牲已往以高唱「反侵略」獲得的榮譽。豈知蘇聯並不如此做，又東與日本訂立諾蒙亨停戰協定，便從西境出動紅軍進攻波蘭了。蘇聯的外交變到此地，口號再怎麼唱？由高唱反「法西」而與「法西」結合，由高唱「反侵略」而與侵略者共同行動，瓜分鄰國。這種半圓周的大轉變，直弄得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也不敢也無顏登一字，發一言了。我們早就說，德意的反共，與蘇聯的反侵略都是別具作用，而且殊途同歸的，蘇聯的政治在根本也與德國相差無幾，蘇聯叫的口號不與別國相同，也是為的本國的利害，不得不如此的辦法，這有事實證明。

蘇聯承戰亂之後建立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雖然擁有一萬萬七千萬人口，佔地有跨歐亞的廣大土地，既不是個富國，也不是個強國，不過政治經濟制度的表形稍異於他們而已。任何一國的外交皆以發展本國的權利爲中心，蘇聯在此點上當不異於世界任何國。所以蘇聯在立國之初，因國基不固，當時又值大戰之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頗爲澎湃，故蘇聯以發動世界革命爲號召，以促進各國的紛亂，蘇聯便可因各國紛亂，減少敵對的力量，以鞏固國基，偷閑建設。一九二八年以後，世界革命的成功，已變成幻想，蘇聯革命後的建設，經過新經濟政策的補救，人民仍不免於飢餓，國內的騷動，也是日趨激烈。至此，蘇聯的外交政策爲之一變，不復以世界革命作外交的幌子，斯大林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登上舞台，遂分頭與素所詛咒的資本主義國家，恢復正常關係，簽立商務協定。這時候斯大林正傾全力埋頭於國內建設，剷除異己，對外的和平是斯大林所需要的。所以蘇聯所表現的，對內是五年計劃的建設，對外是以定立多邊互不侵犯條約，維持和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重整軍備，標榜反共，蘇聯的西陲感受威脅，斯大林乃要求與各民主國合作，增加自己的威勢，減少敵人的力量。國際聯盟本來是蘇聯立國以來詈罵的對象，一九三四年蘇聯也加入國際聯盟，成爲國聯的台柱了。自此以後，蘇聯的外交，以國際聯盟爲工具，藉口集體安全，抬出陣綫外交。想以陣綫外交的法寶，製造英法與德意的對立，

促成英法與德意的火拚，蘇聯好趁各國火拚的慘劇中，增進國力，或者趁火打劫。所以在意阿戰爭時，蘇聯則申斥意大利，慫恿英國與意大利開火。英意戰爭沒能為蘇聯挑起，西班牙內戰又起了。德意幫助西班牙的國民軍，英法雖同情政府軍，却主張不干涉西班牙戰爭，蘇聯便罵英法的不干涉政策是縱容侵略者。其實英法如干涉西班牙戰爭，即是歐戰爆發，勢必演成英法與德意開戰，蘇聯幸災樂禍的陣綫外交得售其毒計。西班牙問題未了，捷克又引起歐洲的緊張局面，法捷，法蘇，蘇捷皆定有互助協定，捷克遭受侵略，按道理說法國應當援助，蘇聯也應當援助。假使蘇聯反侵略的宣傳，是事實的話，即令法國不援助捷克，蘇聯亦當挺身而出，援助捷克，抵抗侵略，伸張正義。可是蘇聯如果這樣做，便是蘇聯與德國衝突，而英法置身事外了，豈不與蘇聯陣綫外交的目的相反。所以法國不援助捷克，蘇聯便將捷克被侵的責任全推在法國身上，自己落個清白。希特勒又向波蘭用兵了，英法想與蘇聯合作，共維歐洲和平，蘇聯想使英法與德國開戰，建立蘇聯自身的超然地位。在這種目的下，德蘇商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軍事同盟，全成立了，結果是希特勒打敗波蘭的主力，蘇聯也跟着以保護白俄羅斯，烏克蘭的民族為口實進兵波蘭。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於十七日說：「蘇聯對於烏克蘭及白俄之同胞，慘遭遺棄，不能袖手旁觀，決計予以援助，因此，蘇聯政府以照會致波蘭駐蘇大使，告以紅軍領袖，業已奉令出師，以

保衛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人之生命財產。」號稱革命的紅軍竟藉口保衛與本國民族有關係之民族侵入波蘭，與希特勒以保護日耳曼民族對捷對波用兵的理由，有什麼差異？蘇聯這種乘人之危的可恥行動，我們中國還有些人昧着心代蘇聯解脫，說是爲國防，爲防止德國過於膨脹，還是托洛斯基說的好，他於十八日談話稱：「第三國際自多年以來，卽大事宣傳，謂宜與各民治國成立同盟，以與法西斯主義相抗，時至今日，蓋已圖窮匕見矣。查蘇聯政府迭次所進行之清黨運動，咸以布爾色維克老黨員與國社黨相勾結爲口實，而予以剷除，此乃一種煙幕彈，俾史太林與希特勒從容相勾結，卽在愚夫，茲亦可恍然大悟。邇者英法兩國軍事代表團與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羅夫上將磋商協力保衛波蘭國時，伏羅希羅夫及其參謀人員同時又會同德國草擬瓜分波蘭國計劃，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波蘭國外長柏克上校，旣已受其愚弄，卽蘇聯與全世界勞動階級，亦復受欺給，現已大白於世矣。至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所謂蘇聯紅軍行將完成光榮的任務，實乃一種恥辱。緣紅軍所奉令征伐者，卽希特勒所已征服之民族，蘇聯政府爲虎作倀，竟令紅軍犯此可恥的罪行，自必永蒙羞辱。」

蘇聯在歐洲是挑撥戰爭，乘機漁利，在遠東也是如此。必須使與蘇聯爲鄰的大國強國，全陷於混亂，全成立敵對狀態，蘇聯才可以減少威脅，高枕無憂的從事建設。

遠東與蘇聯爲鄰的強大國家，一是中國，一是日本，蘇聯挑撥慫恿的技倆在歐州施之於英法德意，在亞州則施之於中國與日本。其始也，蘇聯幫助中國革命，以反英抵日，繼則怕中國革命成功，增加蘇聯東方的壓力，便破壞中國革命，豢養中國共產黨，發動長期的破壞中國統一的內亂。及至日本佔據了中國的東北四省，蘇聯不僅不助中國抵抗，反而向日本討好，出賣中東路，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美國雖以恢復邦交拉攏蘇聯，蘇聯仍是無動於衷，頻頻向日本讓步。九一八以後，日本以外正式與「滿州國」發生外交關係的，就是以反侵略自命的蘇聯。九一八以後一直到中日戰爭，英國由袒日變成助華，中國的國力也日漸強大，蘇聯便與中國進一步交好，敦促中國武力抗日。但是蘇聯對於中國的幫助，口惠多於事實，口惠而實不至，去年國聯大會決議各會員國除執行歷次決議外「且可以各別採取第十六條所規定之各項辦法」，蘇聯以擁護國際聯盟，反對侵略，援助中國自命者，應該根據國聯大會的決議，實行第十六條所規定之辦法制裁日本了吧，可是李維諾夫在大會聲明：「蘇聯政府刻準備在報告書之外，參加集體步驟，以便使國聯得以執行其對於中國之約定。個別制止侵略，收效甚少，倘其他會員國同意實行集體步驟，蘇聯政府亟願參加。」這明是蘇聯推却個別實行十六條之藉口。如果各國援助中國，也應該由蘇聯起首，因爲中蘇兩國疆土相接，而且蘇聯是以援助被壓迫民族自任者。蘇聯以干涉西班牙內戰，屬望於英

法，英法不肯干涉，蘇聯便罵英法助長侵略。如英法以實行第十六條，屬望於蘇聯，蘇聯也推托了責任，罵蘇聯者又是何人呢？這也難怪，蘇聯外交的目的，即是他國不安定，各國對立，蘇聯在和平中建立成世無其匹的強大之國。所以在宣傳上即以實行仁義道德責之他國，男盜女娼的勾當蘇聯便自任了。明瞭蘇聯外交的真意，知道蘇聯宣傳的面目，早就該對蘇聯無所希冀與期待。偏是有般不長焦灼人，依蘇聯作爭權奪利的靠山，不管蘇聯說的話是真是假，蘇聯對中國的諾言是真是實，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是可能抑是欺騙，他們總不肯截穿蘇聯這個紙老虎，還千方百計的替蘇聯解脫。過去他們強為蘇聯辯解，還有可說，到了蘇聯西聯德國瓜分波蘭，東與日本和好，而仍舊製造東亞亂源，繼續犧牲中國的現在，我們還期待蘇聯什麼？期待蘇聯與日本瓜分中國麼？不是沒可能，蘇聯早趁中國內亂時，拿去了我們的外蒙古，假使日本的軍事再有進展，如同德軍擊破波蘭主力之後，誰能逆料蘇聯不以保護中國共產黨割據的地方為名，或以保護新疆為名，而出兵佔領我們西北各省。這是愛國的中國人引為憂懼的，也或者是依蘇聯為生者，終日期望的。

波蘭有滅亡之道，因為它立國於兩大之間，不能與任何一國建立親密的關係，而遠靠英法的援助。中國呢？立國於日蘇兩大國之間，既為蘇聯利用與犧牲，又與日本為敵，此種國際關如不能急速改正，徒望遠方的英美援助，未來的命運是很可悲的。



## 蘇土談判之停頓

吳無吾

廿八年十月廿日 三民週刊十期

土耳其於歐戰炮火爆發前後，對於英法的關係，常要以蘇土關係爲轉移。英土法土互助協定之簽訂，在過去土耳其即聲明要以英蘇談判作爲前提。英蘇談判既已失敗，歐洲戰爭，遂以爆發。蘇聯爲擴張西境領土與勢力，與德國打得火熱，於是巴爾幹半島與土耳其便受到極大的影響。英法在東線攻擊德國的希望，也逐漸消失。爲要鞏固近東與東地中海，英法遂加緊與土耳其簽訂互助協定的要求，更因蘇聯雖與德國瓜分波蘭，但尙自稱守中立，英法亦希望蘇聯不要再與德國過于密切了，所以又希望以土耳其作橋梁，以蘇土互助公約爲關連，從而英法土蘇，可以有某種程度的結合。於是土耳其外長，爲英法的事，爲蘇土的互助公約，爲土耳其在巴爾幹的領導的事，英法莫斯科去。在這期間，蘇聯的獍狺面孔，愈益顯明，蘇土關係，久未確定，從而跑到土關係亦未確定。這時候，我們認爲土耳其態度的游移，就是英蘇鬥爭的表現。那時，我們認爲土耳其最好的外交成績，是採蘇土互助公約，僅限於黑海，英土公約，則以東地中海爲限，這樣，以土耳其作橋梁，英蘇的關係，可以暫時成爲相安。同時，我們又指出蘇聯在現在還在執行漁利政策，尙沒有與英國衝突的決心，因此，

他的要求，也將僅以土耳其不令英法可由黑海攻擊蘇聯爲滿足，如果他決心要與英法衝突，則土耳其也就難於與英法保持廣泛的互助關係，而或者不得不採取稍爲偏向蘇聯的中立政策。

土耳其外長在莫斯科，幾乎逗留了三星期多，終於蘇土談判，又以破裂，傳聞於世。據海通社的消息說，談判破裂的原因，如下：

「土耳其外交部長薩拉柯格魯，未締俄土協定，遽爾中途返國之原因，係因俄方要求，倘英蘇發生戰爭，土耳其應嚴守中立。土國政府鑒於土耳其與英法之間有特殊關係，對此要求，礙難接受。故土外長怫然返國，蘇土談判，宣告破裂。」

哈瓦斯社莫斯科的消息，則認爲談判係「停頓」，並非「決裂」，他們說：

「土國自九月廿五日與蘇開始談判以還即須在英法兩國同盟，與蘇聯之間，決定取捨。此一難題，遽難解答。土國外長薩拉柯格魯爰於昨日決定返國，因此蘇土談判，惟有暫時停頓，但非決裂。查蘇聯之意，欲使土國擺脫英法兩國，此項企圖，雖與德國有利，但研其實際，蘇聯仍爲自身打算。質言之，乃欲控制土國施丹埠港，從而控韃靼納爾海峽，以實現彼得大帝之雄心。特土國本身力量已

頗強大，又與英法兩國保有聯繫，且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三同盟國（按土耳其曾與各該國簽訂近東公約）爲之彼盾，蘇聯自不能以對待波羅的海沿岸各小國之手腕，加諸土國」。

哈瓦斯社這段消息，曾說明了蘇聯對於土耳其的要求，說明了土耳其在談判中所處的苦境，充分說明土耳其何以與蘇聯不能訂定協定。據同社羅馬電報意大利人觀察蘇聯土耳其談判失敗之原因，如下：

「蘇聯土耳其兩國談判失敗事，就歐洲時局而論，性質極爲重要。其意義所在，可以一語蔽之，卽土國對英法兩國信守約束，不願投於德蘇兩國懷抱，有某某關係方面之所宣傳是也。至以談判失敗原因而論，據此間所知，蘇聯要求土國封鎖韃靼納爾海峽與波斯破魯斯海峽，勿令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出入。此在土耳其，則決意保持自由行動，雙方爭持不下，談判由是停頓」。

各方面對於蘇土談判停頓的觀察，有如上述。蘇土兩國本身所宣傳的，則多少與之不同。蘇聯方面的公告，沒有提及談判失敗的原因，據塔斯社說：

「土耳其外交部長薩拉柯格魯來蘇聯，已歷多日。此期間兩國政府代表將關於兩國邦交之一切問題，詳加討論，雙方於和諧空氣下交換意見之結果，業將蘇

土兩國歷久不變之睦誼，以及兩政府力維和平之共同志願，再度與以證實。同時兩政府並一致認定今後當維持接觸，俾今後將一切與兩國利益攸關之問題，隨時共同討論應付辦法」。

就這一段消息來看，在蘇聯方面，絕不認為蘇土談判之停頓，為蘇土關係惡化的朕兆，蘇土兩國，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接觸，「以維和平」。現在談判，只是停頓，將來有新的局勢出現時，兩國的關係，仍可以再加討論。昨日土耳其的消息，也證實這一點。

前幾日土耳其方面的消息，則說：

「會談並未產生妥協。因蘇聯向土外長薩拉柯格魯提出之新建議，與土國對於英法諾言，不能融合故也。蘇聯向土國提供之保證，不能補償蘇聯欲土國担任之義務。」

這個消息指明，蘇土談判所以停頓的緣故，是由於蘇聯曾提出「新建議」。在蘇聯提出新建議以前蘇土談判的內容，又是些什麼呢？這一點，巴黎與倫敦方面說得很清楚。第一，英法還準備以蘇土談判，作為英法蘇結合的橋梁，這是我們一再說及的。據哈瓦斯社說：

「（英土，法土）公約於三星期前，已達到滿意的結論，不過因希望蘇土之

間可有一與之平行的條約，該條約可與英，法，土之立場相合，且與土耳其對外國所提供之諾言相符，故而延滯簽字」。

實際上，在蘇土談判期間，英法方面一時曾允諾改訂英土法土公約中土耳其之義務，俾與蘇土談判不相衝突。倫敦每日民聲報說得很清楚：

「蘇聯政府顯已在上星期內提出種種條件。其時且傳業已全部解決。質言之，即土國在徵詢英法兩國意見之後，業已接受史太林之見解，而將英土與法土兩協定所載各項條款予以修正。詎意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得隴望蜀，希圖獲有更大之利益，土國政府爰乃毅然予以拒絕云」。

這裏面所指的曾行修正英土法土協定各條款，當即是我們所一再說及的，蘇土公約以黑海為範圍，英土公約改為僅以東地中海與巴爾幹為範圍的事實。現在因為蘇聯有新建議，而談判停頓，究竟這新建議，包含着什麼呢？過去我們會說過，蘇聯必然要求土耳其疏離英法，封鎖韃靼海峽，這幾點，近日各報，已予以證實。另外據說尚有其他條件。據海通社說，蘇聯要求土耳其於英蘇戰爭中守中立，哈瓦斯社所說的，蘇聯要求封鎖韃靼納爾海峽，已見前述。南斯拉夫所傳羅京的消息，則說蘇聯提出下列三項要求：

1. 土耳其在原則上承認波蘭之瓜分。

2. 土耳其同意組織巴爾幹集團。

3. 土耳其以勢力加諸羅馬尼亞，使其接受領土上之讓步。

據說，因這幾項條件而蘇土談判停頓。但停頓之後，蘇土關係，又將怎樣呢。塔斯社已將蘇聯的態度表明，蘇土間仍常保持密切的接觸。土耳其方面亦特別聲明：「關於韃靼納爾海峽，土耳其除其國際條約所規定者外，必不受其他條約之束縛」。但是關於該海峽的國際條約又有什麼規定呢？據說土耳其根據蒙德婁條約所定：「担承外國軍艦可通過韃靼納爾海峽者，不得超過蘇聯艦隊之力量。現在土耳其既聲明遵守國際條約，則蘇聯在黑海中，仍然有極大的保障。蘇土關係，並未因蘇土談判之停頓，比以前更壞些，這是我們特別要指明的。」

×

×

×

跟隨着蘇土談判已停頓，十九日午後六時，英土法土諸公約，即行簽訂。現在簽訂的公約，究竟是原本呢？或是經過蘇聯協議後的修正本呢？我們覺得土耳其爲免除其將來的外交困難計，恐將堅持修正本的簽訂。據英外交部公佈，其條件如下：

(一) 在歐洲中之一國對土耳其施行侵略行爲之場合，又在歐洲中之一國所施行之侵略行爲，發展成爲土耳其亦包含在內之地中海戰爭之場合，英法應給予土耳其以援助。

(二) 在歐洲中之一國所施行之侵略行爲，發展成爲英法亦包含在內之地中海戰爭之場合，又在英法根據其所給予希臘暨羅馬尼亞之保障，而捲入戰爭漩渦中之場合，土耳其應給予英法以援助。

(三) 在英法土三國會給予以保障之歐洲中之一國，遭受歐洲中之一國侵略之場合，又在歐洲之第三國遭受侵略，而使英法土三國安全遭受威脅之場合，英法土三國應立即進行協議。

(四) 土耳其對於蘇聯所參加之戰爭，並無根據本條約而履行義務之必要。

(五) 英法土三國，參加戰爭之場合，苟非三國共同同意，不得締結媾和條約。

(六) 本條約並不以任何第三國爲目標，係以在侵略之場合，三國間互助之保障爲目標者。

(七) 本條約有效期間爲十五年。

大體上這條件與幾個月前所宣傳的英土協定內容，已有許多改變了。

蘇土談判停頓，與英法土協定簽訂，在歐洲行將引起一點小小的劇動。德國方面已然宣傳土耳其與西歐訂定軍事同盟的危險，德蘇方面最近或許有新的表示，英法方面，於極端歡迎之外，一般人更預料到「羅馬尼亞遭受侵略時，土耳其不獨將自行出而助羅，且將容納英法之海軍援助羅國。羅馬尼亞獲英法土三國之援助，故對德之態

度，勢將大硬特硬。同時，土耳其更將防止保加利亞走入德蘇懷抱」。這一點，自然尚有不少的奢望在裏面。他們更希望「巴爾幹諸國家始有在英法義之勢力支配下，造成中立集團之可能」，這一點，義大利的態度，更爲重要些。自德蘇不侵犯協定簽訂蘇聯勢力伸入中歐東歐以後，義大利卽示好於土，更不甚反對英法土之公約。如果後一公約，對義危脅較少，則英法義土合力在巴爾幹樹立之和平集團計劃，容或可以實現。不過這一集團，仍將是中立的，他的作用，可以實現意大利的不擴大戰爭的希望，而不能實現英法的東線攻擊德國的要求更不能實現英蘇以土耳其作橋梁的接近，因此，英法於英土協定之時雖不得不假作喜歡，但是仍然有說不出的苦衷。因此蘇土談判停頓，英土協定簽訂後，對於近東與巴爾幹的局勢，雖小有改動，對於歐戰大局，仍未必有什麼大的影響。英國要想拉攏蘇聯，尚須有其他的表現，英國要迅卽結束戰事，對於意大利，也尚須下工夫。土耳其的重要性，暫時行將降低。在蘇聯要想與英國正式衝突之前，土耳其的地位，便又重要了。那時候已停頓的蘇土談判，又要重開了。英土公約的真正價值，在不遠的將來，就會遇到蘇聯向羅馬尼亞提出領土要求的試驗。

(十月廿日)



## 史大林的挫敗

吳無吾

廿八年十月三十日 三民週刊十一期



戲。城是應允交還與立陶宛的；可是城中一切貴重物品與工業機械，早已成爲史大林的贓物。立陶宛只能得到一座空城。照目前情形看，就是這一座空城，史大林也捨不

自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簽訂以後，因爲德國已然對波蘭戰爭，史大林便成了天之驕子，發了大財。經德軍苦戰兩禮拜而趨於顛覆的波蘭領土，史大林不費吹灰之力而得了一半，現在，他又在那裏玩建樹蘇維埃，實行選舉等等把戲。波羅的海諸小國，繼波蘭之後，受到了史大林的宰割。愛沙尼亞，先以互助公約的形式，承允蘇聯可駐兵境內，變成史大林的俘虜。立陶宛，又相繼的變成了史大林的獵物。史大林對立陶宛，更玩一套交還維爾諾的把

得放手。拉脫維亞最近也成了蘇聯的保護國。對於這三個小國，史大林久已垂涎三尺，在英蘇談判期中，史大林即想使英法方面允許他下毒手，不過沒有成功，現在希特勒總算是識相，把這三件禮物送與史大林。英法在戰事重壓下，乾着急說不出話來，但是又不得不假作喜歡，他們說這樣在北波羅的海上，蘇聯勢力，將日日擴張，而逐漸與德國衝突，這純然是解嘲之辭。

史大林因為連續的發了意外之財，毫未遇到阻礙，於是便不可一世，橫衝直撞，北面向芬蘭提出要求，南面向土耳其提出要求，頗有點窮人乍富的味道。如果歐洲戰爭，日日緊張，同時，史大林的臭味，如果不是早已揚溢於四海，則這筆橫財，也或許有到手的可能。可惜，歐洲戰場上的戰鬥，仍是兒戲。打，是打不下去，而和又和不了，祇能僵持。史大林之席捲風雲的傑作，又使他們觸目驚心，英法各國深思遠慮，以及各小國研究應付當前危險的方策以後，算是終於給予史大林兩個橡皮釘子碰。

×  
×  
×  
第一個橡皮釘子，是芬蘭。這是中立國家對史大林發橫財政策的首先的反應。

史大林向芬蘭提出的要求。與對愛沙尼亞立陶宛等國提出的差不多。大體上，以軍事同盟的形式，要芬蘭允許史大林的爪牙紅軍可駐於芬蘭境內。另外還要芬蘭與之

訂定新的政治經濟關係，芬蘭要割讓芬蘭灣中若干小島與蘇聯，使之成爲蘇聯海軍根據地。如果史大林的綁票手段可以成功，則芬蘭事實上，要成爲蘇聯的附庸，芬蘭對外交通的海岸線，要全部被蘇聯遮斷。

可是，芬蘭，在地理位置上，不是波羅的海沿岸小國，而是北歐斯干狄納維亞半島上的一國。這個國家裏的人民，雖有不少社會主義者贊同與蘇聯接近，但大部份人民則仍忘不了沙皇時代俄國的虐政，忘不了芬蘭獨立時紅軍壓境的蹂躪，與芬蘭紅禍盛行時的危險，他們要堅持抵抗，於是，芬蘭也便全部動員，準備抵抗這個紅色的沙皇。

因爲芬蘭是上次歐戰後償還美債的惟一國家，羅斯福總統在芬蘭人民呼籲之下，首先打了一封電報與蘇聯主席加里寧，請他尊重芬蘭的獨立，這一下，使史大林首先碰了釘子，感到蘇聯的發橫財政策，還不易於成功。

接着北歐四國元首，在瑞典京城開會，他們表示對於芬蘭的獨立的關切。他們認爲芬蘭問題，是與北歐諸國有密切的關係的，如果有人敢侵略芬蘭，則他們的援助芬蘭，是侵略者應想像得到的。這一下，又給與史大林一點硬頭看看。另外，北歐各國的公使，又都連袂的向莫洛托夫要求蘇聯與芬蘭和平談判。同時，四國元首又發表聲明申明他們保持中立地位完全自由的決心，並要求他們予以尊重，這話顯然是對蘇聯

講的。於此以外，據報載，瑞典，挪威與丹麥元首，也曾勸芬蘭態度緩和一點。

這樣，芬蘭代表方又回到莫斯科去，蘇芬談判又行開始。這時，史大林於碰釘子之後，態度緩和了，據說，最近他提出的要求，比以前已修改了許多，據報載，「蘇聯不擬在芬蘭境內駐紮軍隊，亦不致要求佔領埃倫特島。僅當要求芬蘭國正式允諾不在該島建設防禦工事，並提供保證，決不參加任何敵視蘇聯之企圖，而將霍格蘭島及附近兩小島讓與蘇聯」。僅是這些條件，尚不能使背後有強力之援助的芬蘭答應，芬蘭代表又回國請訓去了。

總之，史大林在北歐方面，先碰了芬蘭與奧斯羅公約諸國的釘子。現在雖然態度已然軟化，不過如果他不放棄他的「發橫財」政策，將來還要碰幾個釘子的。如果近日報載他向瑞典提出要求的事，是實在事實，則他必然要碰釘子的。

史大林碰了另一個釘子，是在土耳其。

本來在蘇土談判期中，史大林的第一要求，是土耳其要疏離英法，與蘇聯接近，這樣，使史大林有在東南歐方面，發橫財，擴張勢力的機會。土耳其最好，是領導起巴爾幹半島，為蘇聯作一外圍，同時，強使羅馬尼亞割讓貝薩拉比亞與蘇聯。在近東方面，如果土耳其一疏離英法，史大林的魔手，又可向波斯及阿富汗方面伸張出去。

這個算盤，總算是百分之百的如意算盤了。

在英法方面，則希望藉土耳其的地位，向蘇聯招手，使史大林再轉到英法這方面來。但是，史大林是明白的，他如果與英法合起來，則他不僅沒有發橫財的機會，且將立即與德國發生戰爭，這樣，史大林的本錢，便不免要賠掉一點，他絕對不肯。

於是，史大林對土耳其，便開始橫施壓力。但是，歐戰後的土耳其，已非近東病夫。他不肯以自己作犧牲，而幫忙那個專門以發橫財為業的史大林。於是蘇土談判，遂以停頓傳聞於世，這樣史大林又老實的碰了一次橡皮釘子，無往不利的外交，遇到第二次的出師未捷。

雖然英法土互助公約中聲明不以蘇聯為對象，聲明土耳其勿庸參加一切足以引起對蘇作戰之行動，但這不是蘇聯的外交勝利，這只是土耳其為減少這不講道理的赤色沙皇的麻煩的聰明行動。

只是英法土互助公約，已然使史大林感到頭痛。如若不信，請看蘇聯消息報，如何解嘲。他說：

英法報紙均指英法土協定為蘇德友誼之試金石。凡此種種，顯示有人計劃離間德蘇。顯明的，此種計劃係促使蘇土及英法土成立並行協定，並引導蘇聯加入對付德國及英法在地中海區之敵人的集團，蘇聯為忠於其和平政策及保護蘇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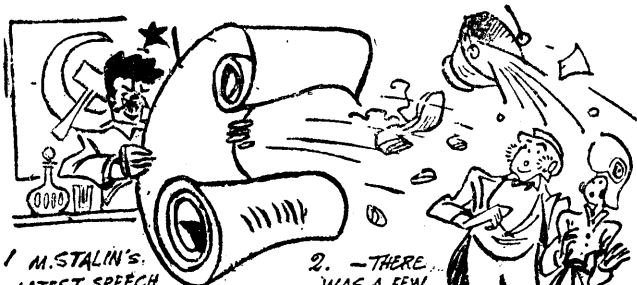
家利益起見，對於以蘇土友誼爲賭博之英法外交行動，已有合時及精確之估計。蘇聯之明白及堅決地位，已使企圖煽動德蘇惡感之巧妙計劃完全失敗。

他們何以不說及蘇土談判停頓之原因與影響呢？「有苦說不出」啊。再者，土耳其於英法土互助協定簽訂以後，雖然宣佈土蘇友誼不變，但是土耳其近來的外交活動，多少已逐漸使蘇聯行動，稍受限制。英法土互助協定中之重伸英法保證羅馬尼亞與希臘之獨立，固使史大林無伸其魔手的機會，而土耳其與意大利想組織的巴爾幹和平集團，又何嘗不是對蘇聯行動之束縛，這個釘子，史大林碰了，還不肯承認。另外，土耳其要招集的近東諸國會議，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的會議，無疑的要成爲一道阻礙史大林南下的牆壁，成爲英國網束史大林的一條腰帶，這也是史大林要碰的釘子，但是，他承認嗎？絕不。

在北歐及東南歐與近東碰釘子的史大林，對遠東又要玩把戲了。你看，他們突然宣佈美國妨害日蘇間訂定經濟協定，藉此打消日本企圖對美國妥協，而可迅速結束中日戰事的希望。另外，史大林又以支持中國抗戰，軍火源源不絕，軍事技術人材成羣結黨來援助中國抗戰的姿態，使中國再把戰爭拖下去，史大林可實際大發橫財，奪去我們的新疆，把共產黨徒的勢力，擴張鞏固在西北高原上。中國的共產黨呢，也在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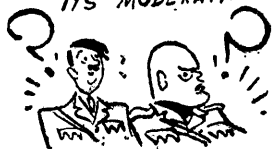
行史大林的政策，一再宣布民族統一戰線，即暗示着抵抗日本，凡反對，或阻止國共密切合作的，都是反動份子與主張中途講和的失敗主義者。這樣，打擊一切有理智的份子。同時，他們又以「現階段之危機，可使國共兩黨關係趨於破裂，亦可使之更爲統一，純恃兩黨之態度而爲斷」，來恐嚇那般想仰仗蘇聯，怕共黨不打仗了的人們。

這一切，在中國共產黨，是以中國作爲他們執行蘇聯政策的犧牲，在史大林，是利用機會，使中日戰爭，可以拖長，他可以更大規模的發其橫財，特別在歐洲與近東沒有發財機會時，可在遠東留下一個增加史大林的榮譽的機會。不過，遠東的人民，也不見到像史大林想像的那樣傻，他們終於也會覺悟，停戰議和，再給史大林一個橡皮釘子碰碰的。這個時期，並不在遠，史大林等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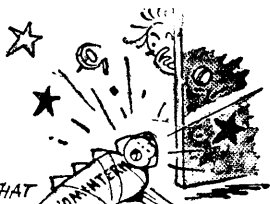


1. M. STALIN'S LATEST SPEECH WAS ASTOUNDING IN ITS MODERATION

2. - THERE WAS A FEW SNEERS AT THE BOURGEOIS DEMOCRACIES



3. - BUT NONE OF THE OLD VOCABULARY AGAINST FASCISTS



4. - DOES THAT MEAN THAT ONE DAY AN ABANDONED CHILD WILL BE FOUND SOMEWHERE?



5. - AND THERE WILL BE ONE MORE SIGNATORY TO THE ANTI-KOMINTERN PACT

時勢變了

(1) 史太林先生的最近演說，其態度的溫和，真令人吃驚

(2) 他的演說裏對資產階級民主國有若干譏諷之辭

(3) 可是從前反法西斯的字眼卻不見了

(4) 這意思不是說，有一天會在什麼地方發現一個被拋棄的嬰兒嗎（指共產國際）

(5) 是不是防共同盟又將增多一個簽字國了？



附錄蘇聯外交政策轉變諸史料

# 蘇聯與「帝國主義者的戰事」

史太林著  
少年譯

廿八年七月四日國際週報六十一期

斯大林在共產黨第十八次大會，這篇演詞，意義極爲重大。由這篇演詞裏，大家可看出李維諾夫辭職後蘇聯外交政策的真相。茲將全文譯出，以饜讀者。

一場帝國主義者的新戰事如今已經進入了牠的第二年——這次戰禍所蔓延的廣大地面是從上海起，到直布羅陀止，所殃及的人口共達五萬萬之多。歐非亞三大洲的地圖都得被迫着重新畫過。整個戰後所建的新系統，即所謂和平的機關者，都不免連根搖動起來。

而在蘇聯則情形恰可相反，這幾年正是她的生長和興盛的年頭，是她更往前進推經濟的和文化的進步，更往前發展政治的和軍事的實力，和更往前作保障世界和平的奮鬥的時候。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爆發於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的經濟的危機一直延長到一九三三年。從那年以後，這危機轉入於一個低降期，再其後便繼之以到某種程度的恢復，工業上有了上升的趨向。可是這上升的趨向可並不像在別的恢復期裏的事例所常

見的那樣，一直發展到勃興的程度。而且情勢恰好相反，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又來了一個新的經濟危機；這次的新危機首先捉住了美國，其次波及英法二國和許多別的國家。

由是，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還沒有從前一次的不景氣的蹂躪裏喘過氣來，便又遇到了這場新的風浪。

這情形自然傾向於增加失業人數。爲了這回新危機的影響，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本來已經從三千萬人（一九三三年）降低至一千四百萬人（一九三七年）的，到這時候又重新增加到一千八百萬人。

這一次的新危機有許多方面和前次的不同，而且這不同還是傾向於越變越壞，而非比前次好。

第一，這次新危機並不像前一次之開始於一九二九年那時候一樣，從一個繁榮時期來開始，而只是開始於前次的危機稍稍低降而入於恢復時期之際，而且這恢復又沒有發展到興盛的程度。這也就是說，今回的危機將要比前次的厲害些，更難彌縫些。

第二，今回的危機並非開始於和平時代，而是開始於第二回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已經開始了之時；這時候日本已經和中國打了兩年的仗，已經在那裏打破那個鉅大的中國市場，使得別國的貨物差不多完全不能達到那裏去；這時候德意兩國已經把她們

的國家經濟放在戰時的根據上，把她們所保有的原料和外匯支配於這個目標上，而所有的其他的資本主義強國又都已着手按着戰爭的立場去重新組織她們自身。

這也就是說，在目前的危機裏，資本主義所能隨意運用於經常的用途裏資源，比之牠在前次的危機裏所能處置的要少得多。

第三，在上列的第二點也能看出，目前的危機並不是很普及的，牠所牽連的主要是那幾個在經濟上強有力的，而至今還不會把她們自身放在戰時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

## 法西斯國家的眼前的危機

至於那幾個已經把她們的經濟重組於戰時的根據上的侵略國家，如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則爲了她的軍備工業的猛烈的發展，她們到現時還沒有經驗到生產過剩的危機，可是她們也逐漸和牠接近了。到了那幾個經濟上強有力的非侵略國開始從不景氣的情勢中扎出來之時，那幾個已經把自身所保留的現金和原料完全用盡於一律軍事的發熱病裏的侵略國家，便不得不踏進一場十分劇烈的危機的情勢裏了。

除非有甚麼無從預見的事情發生，德國工業之要走進日本和意大利早已走上了的衰落的前途，似乎是毫無疑問的。所謂把一個國家的敵人放在一個戰爭的支點上，是

甚麼意思呢？這指的是使她把全部工業集中於戰爭的一個方向，儘可能地把作戰所必需的貨物的生產，——可並不是爲國內人民的消費用的——發展到極度，併且嚴格限制一般人消費用的貨物的生產，尤其是這類貨物之出賣。

自然的，經濟事件之轉到這樣的一個不利的方向結果只有加重各強國間互相對付的關係。上次的危機已經把秩序倒亂了，而增加了市場和原料的競爭。日本之奪取滿洲和華北，以及意大利之奪取阿比西尼亞，都足反映列強的爭鬥之尖銳。

這次新的經濟危機一定要引起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之更趨尖銳，事實上現在牠已經引上這條路了。如今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在市場裏競爭，或是一場商戰，或是關於跌價傾銷的問題。這些爭鬥的方法早已被認爲不夠力量了。牠已經成爲關於世界的重新畫分，關於勢力範圍，關於以軍事動作來奪取殖民地的問題。

這一場帝國主義者的新戰爭有一種顯著的特色，就是，牠沒有演成一場普遍的世界上大戰。戰事是由侵略國發動的，她們無論如何總要傷害到非侵略國——主要的是英法美——的利益；而那些非侵略國呢，則只知道往後縮退，把一次復一次的退讓獻給侵略者。

## 民主主義的政策

那麼，那些掌握如此廣大機會的非侵略派的民主國家爲何這樣輕易放手，毫無抵抗地放棄了他們的地位和他們的義務，而去取媚於那些侵略者呢？這事情是否應當歸咎於非侵略國的國力微薄？這自然不是的。這些非侵略國如果聯合起來，在經濟的和軍事的兩方面都毫無疑問的比法西斯國家強大得多。

那麼，這些國家之所以要對侵略者作系統的退讓，究竟原因何在呢？

這原因也許是非侵略國家的一種恐懼，生怕打仗會引起國內的革命，而且生怕這場仗一打起來，便會成爲普及於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自然知道第一次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引起了一個大國的革命的成功。他們生怕第二次的帝國主義者之戰結果又會引出了別一個或幾個國家的革命的勝利。

可是到了目前，這不算是惟一的或主要的理由。那主要的理由却是大多數的非侵略國，尤其是英法兩國，都已拒絕了集體安全的政策，而各自取了不干涉的地位，或中立的地位。

在從前，所謂不干涉政策的定義，可以說明之如下：「讓每個國家隨着她自己的願意，運用着她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去抵抗她的侵略者。這不是我們的事。我們依然要和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繼續做我們的生意經。」然而按之事實，這不干涉政策其實是相信侵略，放任戰爭，而因此把一場戰事擴大爲一場世界大戰。這不干涉政策暗示着一

種懇切的期望，就是不要去阻礙侵略者之進行他們的惡行，例如不去妨礙日本之把她自己牽連入對華——或者對蘇聯，那是更好了——的戰事裏；或者不要妨礙德國之投入歐洲的事件中，或混進對蘇俄的戰事裏；讓交戰的雙方都深深地沈入戰爭的泥淖裏去，還暗暗地鼓勵他們如此做；要讓他們一個跟着一個地疲憊下去；然後，在看到了這些國家都充分地削弱了之時，這些實行不干涉政策的國家纔以她們的新鮮彌滿的實力出現於紛爭的場所，自然是爲了「和平的利益」而挺身出來的，到那時只好由她們頤指氣使地來命令疲憊了的交戰國，使她們默然接受其條件了。

這是多麼便宜，多麼容易啊！

試拿日本來做例。這回中日戰事有一特點就是，當日本還沒有實行進攻華北之前，所有英法兩國的有勢力的報紙都高呼着中國的積弱和她的無力抵抗，並且宣稱日本挾着無敵的大軍，在兩三個月內便可以屈服中國。作過這些宣傳之後，歐美的政治家便取着袖手旁觀的態度，靜候着情勢的開展。後來在日本發動了軍事行動之後，他們讓她拿了上海——中國的外國投資的中心地；他們讓她取了廣州——英國在華南的勢力範圍的中心；他們讓她取了海南島，讓她包圍了香港。這經過的情形豈不是很像有心去鼓勵侵略者嗎？他們好像對日本說：「把你自已深深地陷進戰事裏去吧；然後，我們再看。」

## 對德國反俄的鼓動

或者，我們再舉德國爲例。他們讓她取得了奧大利，不再理從前的保護她的獨立的約言。他們讓她取得了蘇台德區；他們把捷克置之不問，隨她自己去生死，這一來便是把他們自身所負擔的義務都給放棄了；然後他們再在報紙上喧嘩地說些謊話，說蘇俄的軍隊是如何脆弱，說蘇俄空軍的士氣頹靡，還說到蘇俄內部的許多「叛變」，其用意無非想鼓動德國再往東發展，答應她會很容易的收穫，併且慫恿她說：「就去發動對赤黨的戰事吧，這樣一來，甚麼事都好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情形也好像是存心鼓動侵略者。

又如英美法三國的報紙所發出的關於烏克蘭的喧嚷也是具有同樣的特色的。這幾個的報館裏的先生們一直大聲疾呼着，德國將要開進「蘇維埃烏克蘭」，說她已經把名叫「卡柏第烏克蘭」(Carpathian Ukraine)的地方取到了，那裏的人口是七十萬；而且說至遲不過今年的春天，德國將要連那擁有三千萬人口的「蘇維埃烏克蘭」都一塊併吞了。這種嚷叫的目的似乎想引起蘇俄去反德，先把周圍的氣壓下了毒，然後挑動一場並無可見的理由的對德衝突。

這自然是很可能的：也許在德國真有那麼一個狂人，夢想把一匹大象——就是蘇



維埃烏克蘭——合併於一隻螞蟻——就是所謂卡柏第烏克蘭。如果德國真的有這樣的瘋人，那倒不用擔心，請相信我們自能在我們國內找到夠用的狂人背心去給他們穿上。然而假如我們把這種狂人置之不理，而回過頭去和平常人說話之時，如果我們還是很認真地去談及把這蘇維埃烏克蘭合併於那個所謂卡柏第烏克蘭的小地方，這豈不是顯然太過悖理和愚蠢了麼？請你們自己去想像一下罷。那螞蟻跑到大象的旁邊來，自以為是的對牠說道：『唉！我的老兄，我真替你發愁……你在這裏既沒有地主，又沒有資本案，沒有受到國家的壓迫，又沒有法西斯的主人。這是生活的正道麼？……看了你的樣子，我不禁替你想到，除非把你自己合併到我這裏來，你是沒有希望的了。……』

還有更加顯著的特色見於下述的事實中，就是，歐美的政治家和報人等候德國之開入蘇維埃烏克蘭，等得不耐煩了，便由他們自己開始把隱在不干涉政策後面的真相暴露出來。他們公然地在字裏行間表示出下述的意思，就是說，德國人是太殘酷地使他們失望了，因為他們不再往東去踏進蘇聯，却轉向西方來討素殖民地。這會使人想到捷克的地方之所以送與德國原是作叫她去進攻蘇聯的代價的，可是現在德國人却拒絕按照定單交貨，而且把牠送進地獄去了。

我現在並不想去批評不干涉政策的道德性，並不想去談到陰謀詭計等類的東西，

去對那些並不認識人類道德性的人講道德，那是太幼稚了。正如古老的，深通世故的資產階級的外交家所言，政治就是政治，這裏頭用不着陳義過高的。然而我們這裏不得不提醒他們一句，這些不干涉政策的擁護者所作的這場危險的政治的賭博結果會替他們招致一場大崩潰。

## 蘇聯之外交政策

蘇聯的外交政策原是明白而確定的：

一、我們擁護和平和力求增進蘇聯與所有各國之間的商業關係。這便是我們的立場，在各國也拿同樣的關係來對付蘇聯，而不去企圖踐踏我們的利益時，我們將始終守着這個立場。

二、我們對於和蘇聯有共同國界的鄰邦總保持着和平的，密切的和友誼的關係。這是我們的立場，只要我們的鄰邦也拿同個的關係對待蘇聯，而不去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破壞蘇聯的領土的完整和她的國界的不可侵犯性，我們將始終守着這個立場。

三、我們贊成對於被侵略民族的扶助，而且正在為他們的國家的獨立而作戰。

四、我們並不畏懼侵略者的威脅，而且正準備給那些意圖破壞蘇聯的邊境的戰爭挑動人以加倍的打擊，如果他們果真來打擊我們。

這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

在她的外交政策裏，蘇聯所倚仗的是：

一、她的方興未艾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實力；

二、我們蘇維埃社會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統一性；

三、我們國中人民的相互的友情；

四、她的紅軍和紅艦隊；

五、她的和平政策；

六、所有各國的工人階級的精神的援助力，她們對於和平的保持是一致地深切關心着的；

七、其他的爲了某種理由並不利於破壞和平的國家的善良的意識。

黨的方面在外交政策的範圍裏所負的職責是：

一、繼續和平的政策，和增進對一切國家的商業關係的政策；

二、要慎重提防不要讓我們的國家被那些專叫人在火中替他們拿出栗子來的戰魔

們拉進和別國衝突裏去；

三、充分去充實我們的海陸兩軍的實力，直到最高的限度；

四、憑着各國的歡迎和平和民族間的友誼的工人爲媒介，去加強國際的友誼的聯

# 史大林與西班牙

W. G. Krivitsky  
姚 茗 譯

克里維茨基將軍是逃脫了蘇聯大肅軍運動之重要的一人，他曾經在蘇聯軍事情報部服務了將近十四年，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爲止。他常被派到外國執行重要使命。三三至三四年，他擔任蘇維埃軍事工業研究院院長；以後數年中，他又擔任西歐軍事情報部部長，在一九三五至三七年間，蘇聯對國外的種種重要活動差不多均由他擔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蘇聯大規模的鎗決紅軍重要將領之後，克氏鑒於十八年的同僚之被無辜虐殺，便忿而與史大林脫離關係，匿居法國。史大林祕密警察機關「格柏烏」曾計劃將他暗殺，但兩次都沒有成功。克氏最近又逃亡至美國，聲明放棄一切政治活動，但表示仍堅信列寧式的真正的共產主義。

最近克氏在美國「星期六晚刊」上連續發表了好幾篇文章，揭露了史大林數年來在內政及外交上所玩的把戲。以克氏的地位，所知祕聞當然豐富而可靠。本篇載本年四月十五日該刊，特譯出以饜讀者。

蘇聯干涉西班牙事件的故事，至今仍然是這幕行將結束的西班牙大悲劇之一重要神秘。世界上的人祇知道蘇聯曾經干涉西班牙事件。但人們所知道的實不過一個朦朧的概觀。人們始終沒有知道史大林爲什麼要干涉西班牙事件，他在那裏的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在幕後進行這工作的是那一些人，他在西班牙的冒險事業上究竟又得到了些

什麼。

在許多與蘇聯對西班牙的干涉有直接關係的文武官員之中，我剛巧是唯一的逃生在在外者，因此，能把現代史上這緊張的一頁揭發出來的，就祇剩下我一個人了。我的職位是蘇聯西歐軍事情報部部長，所以對於克列姆林宮中的每一個重要對外政策都能熟知其內幕。我正把握着史太林對外政策的重要關鍵，而西班牙插曲又正是他的對外政策中之有機的一部分。

史大林政治之舟會飄到遙遠的西班牙海港去也並不是偶然的。自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後，史大林的對外政策就始終是一種孤立的恐慌所驅使的苦痛的政策。東方有日本，西方有德國，這兩面的威脅日漸增大，史大林便想到世界各大國中去找一個堅強的聯盟。他想和希特勒妥協的一切努力是忽而頗有希望，忽而又被拒絕了。他企圖與法國恢復舊沙皇時代的盟約，但仍不能得到他所希望的鐵一般的同盟關係。他想與英國攜手的嘗試則更少成就。一九三五年，艾登和法內閣總理拉伐爾總算到過一次莫斯科，如此而已。外交委員李維諾夫則嘗去華盛頓，獲得了美國的承認，隨後又在日內瓦扮演了一個明星似的脚色。他博得了世界的聲譽，但他所得到的，也不過是些聲譽而已。倫敦不肯作什麼具體的約束。與法國締結的條約也是一枝不可依恃的微弱的蘆葦。

## 莫斯科與馬德里

在追求安全之中，史大林在弗蘭科叛變發生之後就把眼光轉向了西班牙。他照例總是要趕快，又要拖延的。起初是一個觀望等待的時期，是一個秘密調查的時期。史大林想要使自己放心，弗蘭科決不會很快，很輕易的就成功。

於是，史大林干涉西班牙事件了，其目的是想把馬德里做成克列姆林宮的附庸。這樣一個附庸一方面可以弄穩他與巴黎及倫敦的關係，另一方面又可以造成他與柏林及羅馬講價的地位。他一旦能控制對英法有重大戰略關係的西班牙政府，他的政府就可以獲得他所追求的安全。他將成爲一個別人不能不計算在內的勢力，成爲一個別人所渴望拉攏的盟友。

但是，史大林不像慕梭里尼，他在西班牙取的是安穩政策。史大林如能像慕梭里尼幫助弗蘭科方面的冒一點險幫助政府軍，則蘇聯的干涉在某一些時機實能造成重大的效果。可是史大林一點也不肯冒險。他甚至調查清楚西班牙政府尚有充足的藏金，儘足以支付他所給予馬德里的物質幫助而有餘。史大林的辦法絕不會使蘇聯被捲入一個大規模的戰爭。他的干涉是在這樣一個標語之下進行的：「避開礮火的射程！」在整個干涉行動中，這始終是我們的指導標語。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弗蘭科將軍對西班牙政府舉起了叛逆之旗，當時我正在荷蘭海牙我自己的總部裏。我冒充着奧國的骨董收藏家和我的妻與孩子在那裏居住。這一種假託頗能使人不致懷疑我所住的那所漂亮屋子，我所領的那一筆豐富的活動費，及我的許多次到歐洲別處去的旅行。

我差不多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國社黨德意志方面的秘密工作上。史大林想與希特勒成立諒解的努力仍未見成功。克列姆林對當時正在柏林談判的德意日同盟非常關心。我對於這談判是密切的注意着。

當比里尼斯山的背後發着第一聲礮響的時候，我就派一個人到法西二國邊境的亨德伊 (Hendaye) 地方，另外又派一個人到里斯本去，打算在弗蘭科領地內組織一個秘密情報機關。

這不過是一些照例的工作。我還沒有接到莫斯科關於西班牙事件的指令，而在那時候，我的代理人與馬德里政府之間也並沒有接觸。我是蘇維埃政府歐洲情報工作的負責人，我的工作祇是探聽消息，然後把遺消息轉達給莫斯科。

我那些在柏林與羅馬，在漢堡與熱內亞，在勃里曼與拿波里的代理人們經常的向我報告說，弗蘭科正在接受意大利與德國有力的幫助。

我把這消息轉給克列姆林宮，它祇是沉默的接受着。我仍然沒有接到關於西班牙

的指令。

祇有在世界各國都有支部的共產國際卻把莫斯科的沉默打破了。共產國際的總部好久以前就給排斥到一處安靜的近郊去，它的宣言對我們圈內人物是毫無力量的。史大林自己也曾經蔑的把共產國際稱爲 *Lavochka*——雜貨舖——在蘇聯上層分子中，這名稱就成了它的綽號。

共產國際原意是要成世界革命之燒燃的火炬的，現在却已經墮落而爲史大林對外交策之多少有點用處的附屬品。他可以在任何外國隨意的利用他的 *Lavochka*，有時可以在敵意的政府中引起一點內部糾紛，有時則可以對任何國際問題影響一些輿論。

在一九三五年，他就拿共產國際來玩了一套把戲，發動了所謂『人民陣線』的新政策。在每一個民主國家中，唯命是聽的共產黨員都放棄了對統治者政府的反抗，而以『民主』的名義，與其它政黨聯合起來。辦法是藉一些『同路人』及盲從者的幫助，選出一個與蘇聯表示友意的國家行政機體。在法國，『人民陣線』使萊翁·勃倫登台了。但是以倫敦爲背景而實施對西班牙不干涉政策的，也正就是這位萊翁·勃倫。

莫斯科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羅夫 (*Dimitrov*)，把國社黨政權引入德國的國會縱火案之主角，他同時也是西班牙共產黨的負責人。但經過五年耗費的宣傳，且有革



命混亂局面爲助，在西班牙產生的共產黨員總數還不過三千人。

西班牙的工會及一切有力的革命政黨始終還是固執的反共的。西班牙共和國成立了已五年，但還拒絕承認蘇聯政府，且與莫斯科無外交關係。

### 黃金變成鋼鐵

共產國際對於弗蘭科當然是猛烈攻擊的。它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在組織着羣衆集會，且替馬德里捐款。它從蘇聯派遣了幾十個外國的共產黨員到西班牙去，這些人都是被本國趕出來，在俄國避難的。

共產國際有若干老領導人物至今還忠實於世界革命的理想，在他們看來，西班牙戰爭似又引起了新的希望。但是這些老革命家，第一次流血的清黨及卡密涅夫——齊諾維夫「審判」之後的殘存者，却是一羣馴良的人物。他們的全部呼聲一點也不能生出軍火，生出坦克車，生出飛機，生出馬德里所在渴望而法西斯國家正在供給弗蘭科的戰事原料來。

德意兩國對弗蘭科作軍事幫助這事實的揭露，及西班牙各種革命領袖對國外幫助的聲嘶力竭的呼籲，俱未能獲得克列姆林宮的任何答覆。西班牙內戰已發展爲一場龐大的火災，但史大林仍然沉默而不動。

在整個歐洲和美洲，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們都在詢問爲什麼蘇聯對西班牙革命的保衛不加幫助，而他們自己卻正在積極的鼓動輿論，并徵集捐款。

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雖有七萬萬美金的藏金存放在西班牙銀行，但西共和政府想要向英國的維克斯公司，向捷克的斯科達公司，向法國的希奈德公司，甚至向德國的大軍需製造廠購買軍火的嘗試，卻完全被不干涉政策所阻攔住了。

這就是我的秘密代理人們所看到的國際情勢，且隨時送報告到海牙來給我。這些報告我很快的轉給莫斯科，史大林仍然沉默着。

八月末，有三位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的重要官吏得到莫斯科的允許秘密的來到黑海邊的奧得薩（Odessa）。他們是來購買蘇聯軍用品的。他們表示願意支付大筆西班牙藏金。但是他們却未被允許到莫斯科，他們是給安靜的留在奧得薩的一家旅館裏。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史大林經過對外貿易委員發表了一道命令，禁止『各種軍火，軍需，戰事原料，飛機，及戰艦之輸出，再輸出，或轉運至西班牙。』這命令是公開發表的，且在下星期一以廣播達於全世界。

這一個蘇聯官方命令是與萊翁、勃倫的不干涉政策相調和的。它引起了西歐及美洲各團體之嚴厲批評，因爲在那些地方，共產國際正在瘋狂的煽動起對於掙扎中的西共和政府的同情。

正在這時候，史大林召集了一個政治局的特別會議。政治局乃是黨的最高權威，因此也是蘇維埃政府的最高權威。政治局的決議是不能要求變動的。它們有像戰場上的軍令同樣的力量。

在這一次的政治局會議上，史大林宣稱要立刻對西班牙有所行動。在那時候，一九三六年九月初，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已在馬德里當權。靠着共產國際的積極幫助，拉爾戈、加巴列羅 (Largo Caballero) 已組織了一個聯合政府，裏面包含兩名共產黨員，而他自己則以內閣總理兼軍政部長，加巴列羅是西班牙社會黨的首領。像萊翁、勃倫一樣，他也主張與蘇聯合作。

史大林聲說舊的西班牙已經不見了，新的西班牙却不能孤立的存在着。它必需加入德意的營陣，否則就得加入德意之敵人的營陣。史大林又說，英法兩國都決不能讓控制地中海入口的西班牙被羅馬與柏林所控制。巴黎和倫敦都極需要一個友意的西班牙。史大林以為他能在西班牙創造一個由莫斯科管理的政權。一旦把西班牙放在袋裏，他就能與法國和英帝國結成一種真正的，經久的聯盟。同時，他的干涉又可以把國外那些蘇聯崇拜者之信仰從新燃燒起來，因為這信仰已被他之肅清老布爾扎維克黨員一事所動搖了。

西班牙還有七萬萬美金的藏金，加巴列羅政府已準備把這筆款子化在軍用品上

面。蘇聯政府在表面上必需要堅守已宣佈的不干涉政策，那麼，這筆藏金中究有若干之數可以運到俄國來償付在西班牙交貨的軍用品呢？——這是一個必需立即去注意的問題。

政治局決定要立即有所行動。史大林鄭重的警誡他的委員們說，蘇聯對於西班牙的幫助必需要絕對秘密的進行，這樣才能避免將他的政府牽入戰禍的任何可能性。他的最後一句話會被當時參加政治局會議的人傳開去。成爲一條對全部高級負責人員的命令，這句話就是：『避開砲火的射程！』

兩天之後，有一個專使坐了飛機到荷蘭來，把莫斯科的指令交給我。對我的命令是這樣說：『即刻把你的工作擴大到西班牙內戰問題方面去。動員一切可用的人力與物力以迅速建立一個購買并裝運軍火至西班牙的體系。有一個特派員已派到巴黎去幫助你幹這工作。他可以在那裏向你報告一切情形，并在你的領導下工作。』

同時在莫斯科，史大林已命令當時的『格柏烏』（蘇聯的秘密政治警務機關）首領雅戈達（Yagoda）在西班牙組織一個蘇聯秘密警察機關的支部。九月十四日，雅戈達在他的莫斯科總部路比安加（Lubianka）裏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到會的人物有紅軍總參謀部的烏里茨基將軍（Gen. Uritsky）；現在的海軍委員弗里諾夫斯基（Erinovsky），在當時還祇是『格柏烏』的軍事司令官，但在內部圈子中已被視爲是史大

林即將重用的人中之一；以及我的同伴『格柏烏』國外分部首領斯路茨基（Stoutski）。

我常在巴黎等處和斯路茨基碰頭，從他那裏，我知道這次會議已選定了那一部裏的一位老練軍官來擔任組織西班牙政府軍區域內的『格柏烏』。這個人便是尼科爾斯基（Nicolisky），即希委德（Schwed），即里奧伐（Lyov），即奧爾洛夫（Orlov）。

這次的路比安加會議又把共產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交給蘇聯秘密警察負責。它決定要使西班牙共產黨的活動與『格判烏』的政策『合一』或調和。

這次會議的另一議決案是要由『格柏烏』來監視各國派送志願軍到西班牙的運動。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裏，都由『格柏烏』派有一個人員在執行一些秘密任務。

在許多國家中，連美國也在內，挽救西班牙革命的十字軍彷彿已成爲一個高貴的國際性運動，其目的是要以全人類的名義挽救民主制度并保持正義。全世界的青年都自願投効，爲了這些理想到西班牙去鬥爭，但是與弗蘭科作戰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在政治信仰及政策上，却決不是完全一致。這個政府係由許多派別合組而成——如民主黨，無政府黨，工團派，及社會黨等。共產黨是一個極少數。史大林是想要抓到權力，併利用這權力強迫英法二國與蘇聯政府聯盟，這個企圖之能否成功，必需視他能否打破政府軍營陣裏那些有力的反共勢力而定。因此他們就必需監督這些自動到西班牙

牙來的理想主義的外國志願軍之活動，免得他們跟反對史大林政策及其野心的分子聯結起來。

最大的問題是組織裝軍火到西班牙去的航運機關，關於這問題，路比安加會議也有了決議，主張從俄國及外國兩方面同時進行。國外的一部分工作是劃給了我。

這事業的國內一部分是由雅戈達自己擔任。這工作要比我的困難得多，因為他絕對必需在蘇聯領土內不留一點政府正式參加這事業的痕跡。

### 一個外交上的曲折

雅戈達召來了也屬於『格柏烏』組織的烏蘭斯基隊長(Captain Oulanky)，叫他組織一個蘇聯軍火商人的『秘密聯合公司』。烏蘭斯基隊長是一個才能非常出色的做秘密工作的人。當安索尼·艾登和拉伐爾來訪蘇聯的時候，他甚至曾被『格柏烏』委派過護送這兩位貴賓的工作。

『在奧得薩你可以找到三個西班牙人，他們在那裏歇腳已經有好多時候了，』雅戈達對烏蘭斯基隊長說。『他們是在這裏秘密的向我們購買軍火，你去組織一個中立的私家公司，去和他們交易吧。』

在蘇聯，即連向政府買一枝手槍都是沒有人辦得到的，而政府又是唯一的軍火製

造者，所以，在蘇聯領土內會有一家私家公司在作軍火的買賣，這是一件荒謬的事，沒有一個蘇聯公民會相信的。但是這幕滑稽戲是在一個複雜的國際情勢中，專為外國的消費而設。實際上，烏蘭斯基隊長的差使是要組織一大羣軍火的偷運人，并且要做得非常巧妙，不能讓外國的秘密偵探看出一點痕跡。

『如果你成功了，』雅戈達對他說，『你就在衣襟上留一個洞回來，準備佩戴紅旗勳章吧。』

烏蘭斯基隊長奉了祇准現錢交易的指令到奧得薩去，同時他知道西班牙人會以自己的船隻來裝運軍火，而這些軍火當然要從紅軍的兵工廠交付。他帶着許多空白的命令紙，可以有全權執行一助，且能支配奧得薩所有的地方當局，從秘密警察機關的地方首領起到區蘇維埃主席為止都包含在內。

### 戰神的經紀人

烏里茨基將軍在路比安加會議上是代表紅軍總參謀部情報處的，他這一部門的任務，是要處理這事業中之軍事技術方面的問題。將從兵工廠供給的軍火之數量與種類，將派到西班牙的軍事專家，飛機師，砲隊及坦克軍隊軍官之數量和人選，都將由他的一部門來決定。凡關於軍事的問題，這些人始終要聽紅軍參謀部的指揮；在別的

問題上，他們均由秘密警察機關支配。

現在，史大林對西班牙的干涉是開始了。我像在前線似的即刻行動起來——的確，這真是一種積極的戰事工作。我從倫敦召回一位重要的代理人，從斯多克霍姆及瑞士兩地各召回一人，並安排好叫他們在巴黎聚首，與莫斯科派給我的特任代理人一齊開會。這個代理人，齊明 (Zimin)，是一個軍火專家，是屬於「格柏烏」軍事組的。

九月二十一日，我們大家都非常秘密的在巴黎碰頭了。齊明帶來了明白而嚴格的指令，我們必需避免一切可能，不使我們的輸運軍火事業與蘇聯政府發生一點點牽聯。我們必需經過特意爲這事業而創辦的若干貿易公司來「偷偷的」運送軍需。

我們的第一步驟，是要在已有的「營業」機關之外，再在歐洲建立一大串表面上是「獨立而私有的」新公司，以便輸入或輸出軍事原料。這在歐洲原是一種慣有的行業。

成敗需視是否能選到適當的人才而定。我們有許多人可以幫忙。其中有許多人都參加與外國各地共產黨中心有關的團體的，例如「蘇聯之友社」及許多「和平民主同盟」等。「格拉烏」及紅軍軍事情報部都把這些團體的若干分子視爲戰時人力泉源及蘇聯國防系統之民衆的助力。我們頗能把一些久經非正式試驗，確能替蘇聯工作的人選拔出來。其中有少數是投機家或事業家，但大部分却都是誠意的理想家。



他們都是謹慎而可靠，有着正常的社會關係，能夠擔負任何使命，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下都不致洩漏。經費是由我們供給。他們的辦公處也由我們維持。我們且能担保他們的利益。

在十天之內，有一大串新的進出口公司在巴黎，倫敦，哥本哈根，安姆斯德丹，丘里盧，瓦薩，普拉格，布魯塞爾，及其它的歐洲城市裏創辦起來了。在每一家公司裏，都有一個「格柏烏」的代理人在做沉默的參加者。他供給着經費，管理着一切的事件。如犯下錯誤，他便需以生命來贖罪。

當這些公司正在歐洲和美洲的市場上搜索着軍用品的來源時，運輸的問題又佔有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我們將以重價在斯干迭那維亞僱用適當的商人。困難是在如何獲得裝軍火到西班牙去的許可證。我們預定從法國轉達，然後再運到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各港口。但是法國外交部拒絕簽發出口執照。

現在祇有一個辦法——從別國政府獲得別國領事館的批准，說這票軍火是運到該領事館所屬國去的。從若干拉丁美洲國家的領事館，我可以獲得無限制的許多許可證。我們有時亦可能從歐洲和亞洲國家獲得類似的許可證。

有了這種許可證，我們就能得到出口執照，但是船隻一出口却並不開到南美洲或中國，而是開到西班牙政府軍區域的港口去。

我們從捷克斯拉夫的斯科達公司，從法國，波蘭，荷蘭的各公司作着大量的購票。軍火貿易就是這麼回事，我們甚至從國社黨的德國也買到東西。我們派一個代理人到漢堡，算是代表我們的一家荷蘭公司的，在那裏，我們調查清楚了有一些舊式的步槍及機關槍在出賣。那家德國公司的經理祇關心價格及銀行通知書，和合法的裝運照會這些問題。

## 海上的化裝舞會

我們所買的東西並非完全是最好的，因為在今日，歐洲的軍火往往很快的就變成舊式了。但我們的目的是祇要供給加巴列羅政府以能夠射擊的鎗砲，而且要儘快的運去。馬德里的情勢已一天天嚴重了。

十月中旬，裝運軍火的船隻開始達到政府軍方面的西班牙。蘇聯的幫助係從兩條路線送來。我的組織是專用外國的船隻，大部分都是在斯干迭那維亞登記的。烏蘭斯基在奧得薩的『私立組合』起先是用西班牙的船，但是這種船為數太少了。史太林又堅持必需祕密，因為害怕被牽入戰爭漩渦，所以莫斯科又不准許用由蘇聯發護照的蘇聯船隻來裝運，特別是在地中海的潛水艇及巡遊船開始向開往西班牙海岸的運輸船攻擊之後。

可是，烏蘭斯基隊長却有許多辦法，他去找尋「格柏烏」的護照組主任繆勒（Mueller），要他供給一些假造的外國出口執照。繆勒那一組因有取之不盡的政府資助，偽造技術非常高明，可以完美到令人想不到的程度。

「啊，這真是一件從來沒有幹過的事——偽造外國出口執照！」幾個月之後我在莫斯科問起繆勒關於受到紅星勳章的事，他就這樣對我說。「你以為這是容易的嗎？」他問。「我們是日日夜夜的工作着。」

蘇聯的船帶了這種假的執照，便換了新的名字，掛上外國的旗幟，渾軍火從奧得薩出發，就能通過德意的反間諜人員在嚴密監視着的波斯樸魯斯海峽，當這些轉運船已安然進入政府軍的港口，且把貨色交卸了之後，便又換回了俄國的名字，并掛着本國的旗幟回到奧得薩來了。

馬德里在迫切的要求着飛機。莫斯科在給我的命令中響應着。弗蘭科正在向首都推進；他的意國及德國的飛行隊已成了空中的霸王。我們的飛行師和工程師已到達馬德里，但是政府軍的飛機極少，而且極壞。我必需在歐洲什麼地方弄到一些轟炸機與驅逐機，而且要很快的買到。私家公司當然不能一下子就供給許多軍用飛機。祇有政府纔有力量辦到。

因飛行術的飛快發展，如有友意的政府，當然極願售出一些飛機，這樣才能使它

自己的飛機更現代化一點。我決定到東歐的一個友意的政府去接洽。這政府約有五十架在法國製造的形式較舊的戰鬥機。

當然需要一個特派的代理人，我有了適當的人選。他是一個貴族出身的人，歐洲縉紳家族的子弟，有極好的社會關係，且與銀行界極為接近。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堅決的蘇聯之友，又是西班牙共和運動之熱烈擁護者。他以前也曾替我們做了些工作，我知道我一定可以信託他。

我請他到荷蘭來，把情形約略的向他講了一下，第二天，他就飛到東歐的一個國都去。那天夜裏，他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我在巴黎的一個代理人，這代理人又轉打了一個電話到海牙給我，叫我到明天早晨在某地某時等待着直接的長途電話。這直接的電話打通了，我那位貴族用極謹慎的祕密語言向我作了一個他的可悲經驗的報告。他獲得了一張見軍政部長的介紹書。他帶了他的名片，名片上有着世界上一家著名銀行的名字，去進謁，他直截了當的說起了他的使命。

『我是來向你的政府買一些軍用飛機。我極想知道部長竟肯不肯答應賣一些給我。我們至少需要五十架飛機，價錢由部長決定好了。』

那軍政部長從他的寫字檯邊站起來。他臉色變得青白了。他又看了看來客的名片。他把介紹信考察了一下。然後他轉向我的代理人，安靜的說：『我請你立刻離開

我的辦公室。」

我的代理人站起來要走了。但是他對自己的使命不甘心不再作嘗試的就承認了失敗。

他說：「恕我，部長。請讓我再說一句話。這事情非常明白的。我的任務一點也沒有可疑之處。這是一個幫助西班牙政府的問題。我是代表我國中的一羣人到這裏來，我們相信我們應該爲人類而保護西班牙共和國，我相信貴國亦願意使法西斯勢力不侵入地中海，亦願意不讓意大利支配地中海。」

「我是軍政部長；我並不是一個商人，」那位部長冷冷的說。「再見吧，先生。」

「這似乎沒有希望了——完全沒有希望了，」我那位代理人在電話上對我說。

「把這件事情放棄了走吧，」我對他說。「我可以在飛機場碰到你。」

「還不能，」他說。「我還不算放棄呢。」

三天之後，我接到了一個報告，說他正要乘飛機回到海牙來。當他從艙位裏出現時，我看見他頭上包着紮布。他樣子似乎非常疲乏。我立刻把他帶到我那輛等在旁邊的汽車裏。

我們一走進汽車，他就對我說他已經成功了；他已經買了那五十架飛機。他解釋着說：「在我打電話給你的第二天，我在旅館裏接到了一張一位代表國中最大銀行的

紳士的名片。我就請他進來。他沒有說起我去看軍政部長的事，但表示他知道我要買那些軍用飛機。如果我打算做這生意，那麼他提議我可以到他的辦公處去商量。」

### 地中海上的迷藏戲

我那代理人已買了那五十架政府飛機，每架美金二萬元，但還需經過檢視。當運貨問題發生了的時候，他有兩個辦法可供選擇，一是用拉丁美洲國家的名義，一是用中國的名義。那經辦人主張用中國。「我向他擔保出口證可用中國政府的名義，一定可以弄得非常周密。」

「但你又怎樣會受傷的呢？」我問他，指着 he 額上的繃帶。

「啊，我爬上那架該死的飛機去的時候碰了一頭，」他笑着。

我們必需即刻準備去檢視這些飛機，并估定確價。我就到巴黎去，爲了這件事特意僱了一位飛機專家，還有兩位工程師當助手。他飛到那東歐的國都，便報告說很好。我發令把這些飛機儘快的拆卸并裝起箱來。

全世界對於殘暴的轟炸無防禦的馬德里正在發着絕叫似的憤怒之呼聲。我的組織像完成奇蹟似的把那五十架驅逐機及轟炸機飛快的轉運了去。到十月中旬，就有一隻挪威船把它們裝載起來。

正在這時候，我接到從莫斯科來的嚴格的指令，不准那隻船在巴塞羅納交貨，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下，這些飛機都不准在加達路尼亞經過，因為那裏有着它自己的政府，極像是個較大的西班牙內部的一個自主國家。加達路尼亞政府是由有反史太林傾向的革命家們控制着的。莫斯科不信任他們，雖然他們在拚命的堅守着政府軍陣線中之最重要的一部分，以抵擋弗蘭科軍隊之猛烈攻擊。

我奉命要把這些飛機送到阿里干德（Alicante）。但是這個港口却由弗蘭科的兵船封鎖着。船主已經向阿里干德開行了。但是爲要保全他的船，却不得不折回。他想要開到巴塞羅納去，又被我那派在船上的代理人阻住了，在這時候，西班牙政府軍是正在猛烈的抵抗，正痛苦的感到飛機之缺乏。我那在船上的代理人允許把船開到馬賽去。

這種奇幻的發展乃是史太林猛烈而沉默的鬥爭中之一部分，他的目的是要對西政府獲得完全的控制：這是一場在戰事的後台進行的鬥爭。如果史太林想要使西班牙成爲他對英法締結堅固同盟的質物，他就必需壓服西班牙共和國境內的一切反對份子。這些反對份子的中心是在加達路尼亞。史太林已決定祇對西班牙那些能毫無保留的接受他的領導的一羣人給予軍火及人力的幫助。他已經決定不讓加達路尼亞人碰一碰我們的飛機，他們如有了飛機，也就許會獲得一場軍事勝利，這一場勝利，就又會增加

他們在共和國各團體方面的威信及政治力量。

在這時候，史太林一方使巴塞羅納受不到軍事的幫助，另一方面他又發了第一封公開信給西班牙共產黨領袖霍賽·迭亞斯（Jose Diaz）。十月十六日，史太林打電報給迭亞斯說：『蘇聯工人盡其所能幫助西班牙革命羣衆，那不過是聊盡責任而已。』西班牙的鬥爭，史太林繼續說，『並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這是所有進步人類的共同事業。』這個話，當然是爲共產國際及遍佈全世界的蘇聯擁護者而說的。

最後，那隻挪威船居然溜過了弗蘭科的封鎖，且在阿里干德交卸了它的飛機。同時，其它的軍用品如坦克車和大礮之類，也從蘇聯來到了。全部的西班牙共和國已確切看到從蘇聯來了幫助。共和黨，社會黨，無政府黨，及工團主義者們所能貢獻的祇是一些理論和理想。共產黨却弄到了大礮和飛機，可用以對付弗蘭科。蘇聯的威信飛躍的增高了。得意萬分的共產黨人便充分的利用着這機會。

## 國 際 縱 隊

十月二十八日，加巴列羅以軍政部長的資格向西班牙共和國發表了一道宣言。這是勝利的號召，這宣言說：『到這時候，我們手裏終於有了堅強的武器——我們有了坦克車和有利的飛機。』



對史太林的使者大開了門戶的加巴列羅，他並不知道這隻伸過來挽救西班牙共和國的手是怎樣種性質。他並沒有感覺到這幫助會招來他自身的傾覆。

向西班牙供給軍火的運動，係與遍佈全世界之向馬德里供給人力的運動同時並進的。從不列顛三島，從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及南美洲，從斯干迭那維亞，巴爾幹半島，及全都歐洲，甚至從國社黨的德國和意大利，從菲律賓羣島與澳洲，來了許多的義勇軍，都熱心的要為政府軍而戰鬥。有名的國際縱隊便組織起來了。

現在，如果史太林想要支配他正開始以軍火資助的西班牙，他就必需去組織並指揮這個範圍極廣的十字軍潮流，使之與共產黨勢力打成一片。加巴列羅的人民陣線政府，乃是一個各敵對政黨之不穩定的聯合。那一小羣堅固而有訓練的共產黨人，現在由『格柏烏』指揮着，是祇能贊助加巴列羅政府，却並不能支配它，因此莫斯科就一定要抓住國際縱隊的繩子。

國際縱隊的核心是那五六百名由俄國派送出來的外國共產黨人。他們之間並沒有一個俄國人。後來，這個縱隊已經發展到將近一萬五千名戰鬥員，但仍然沒有一個俄國人被准許入伍。在這個組織和被派送到西班牙去服務的紅軍單位之間，是有意的築起了這座不可超越的牆垣。

在每一個外國中，連美國也在內，替國際縱隊招兵的事務都是由當地的共產黨來

擔任。有一些獨立的社會黨及其它急進派團體，也嘗試着組織縱隊。但是，應徵者之大多數都是由共產黨選拔，大多數都是從那個廣大的『同路人』之網中找出來的，這些人常常連自己都不知道是被共產黨遙遙的操縱着。

對世界上每一個重要的共產黨中心，都駐有一名『格柏烏』的軍事顧問。就只有這個代理人，才是共產黨與蘇聯政府軍事情報部之間的聯繫。

### 護照的交易

當一名志願軍投効時，他便被領到一個秘密的登記部裏去。在這裏，他要答覆許多問題，然後出去等待着通知。『格柏烏』研究着他的政治記錄；如果覺得這個人可用了，他便被叫回來與一個『格柏烏』的代理人談話。於是，如果是可能的，他便被領到一個共產黨的醫生那裏去作體格檢查，如果體格又合格了，他便可以領到盤川，并指定到歐洲某一地址去報到。

在歐洲，我們臨時又建了許多秘密的指揮機關，在這些機關裏，我們的代理人又詳細的把每個應徵者都從新調查一遍，在西班牙，我那一部分的責任就交給了『格柏烏』，他們在志願軍中發佈着許多密探，以便檢舉有間諜嫌疑者，消滅那些共產主義的主張並不完全合乎正統派的分子，并監察他們的讀物及談話。

所有志願軍一到西班牙，他們的護照就繳了上去，而這些護照却極少有退還的，甚至一個人被除名了，也對他說，他的護照已經遺失。單單美國一國，就去了約有二千名的志願軍。莫茲科『格柏烏』總部對於真正的美國護照是非常珍視的。差不多每一個從西班牙到路比安加來的郵袋都包含着一大捆國際縱隊隊員的護照。

當我於一九三七年春在莫斯科的時候，我有幾次曾在『格柏烏』的國外組機關裏看到這種郵件。有一天，一捆約有一百張護照的郵件來到了，其中一半是美國的。這些護照的主人都是已死的兵士，這是一宗大收穫，真值得慶祝一番。死人的護照最容易用到新的執有者手上去，這些人都是『格柏烏』代理人，且對原來主有者的家屬歷史都花了幾星期來調查研究過。

當國際縱隊，共產國際的軍隊，正在前方飛快的組成之時，純粹的俄羅斯紅軍單位也悄悄的來到，在西班牙戰線的後方擔任起工作來。蘇聯在西班牙的軍事人員永沒有達到過二千人以上，祇有飛機師和坦克車駕駛員嘗參加實際行動。大部分俄國人都是一些技術人才——總參謀部人員，軍事教官，工程師，設計軍事工業的專家，化學戰爭的技師，飛機修理師，無線電管理員，和礮隊專家等。這些紅軍人員是給儘可能的與西班牙人民隔離着，住處是分開的，且不准以任何方式與西班牙政治人物及團體接觸。他們是毫無問題的被『格柏烏』監視着，使他們在西班牙成爲一個祕密的存在，

且防止着任何政治上的異端使紅軍受到感染。

這一枝特遣的軍力係在伊安·伯爾辛將軍 (Gen. Ian Berzin) 直接領導之下，他是史太林所派定來指揮西班牙干涉事件兩大重要俄員中之一。另一人乃是阿塞·斯達歇夫斯基 (Arthur Stashevsky)，在名義上不過是蘇聯駐巴塞羅納的商務特派員。他們乃是兩個在西班牙戰事幕後之真正的莫斯科神祕人物，他們一方面已把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全部權力都抓在自己手中，但他們的任務却始終還是嚴密的隱祕着。

柏爾辛將軍曾當過十五年紅軍軍事情報部主任。他是拉達維亞人；在十六歲時，就過着對沙皇革命鬥爭中之游擊隊生活。他在一九〇六年曾經受傷，被俘，且判處死刑。但因爲年紀輕，沙皇政府把他的死刑減低爲西伯利亞苦役。他後來逃脫了，在沙皇被推翻時，他正過着祕密革命生活。柏爾辛加入紅軍，隸屬於託洛茨基部下，不久就擢升到極重要的指揮官地位。柏爾辛身材很大，頭髮已經灰白了，寡言而機敏，史太林特意選他來組織并指揮西班牙政府軍。

史太林派在西班牙的主要政治委員乃是阿塞·斯達歇夫斯基。他是一個波蘭血統的人，矮小而結實，樣子頗像一個商人；名義上是蘇聯駐巴塞羅納的商務特派員。斯達歇夫斯基也曾在紅軍中服務過，他辭去了軍隊職務，擔任改組俄羅斯皮貨工業工作，因爲在當時，我們的皮貨工業正非常不景氣。他的成功極爲驚人；他在全世界的

市場上復興了俄羅斯的皮貨工業。這個工作會使他到過美國。現在，史太林又委派了他這個操縱政府軍西班牙之政治及金融的工作。

### 『格柏烏』的傳奇

當柏爾辛和斯達歇夫斯基二人已支配了後台時，國際縱隊正把住了五光十色的政府軍戰役之足光。在國外派在西班牙前綫的戰地通訊員看來，這次鬥爭中之真正的神祕人乃是愛米爾·克萊勃 (Emil Klaber)，國際縱隊的首領，共產國際的軍官。幾百萬的讀者也許還能記得克萊勃乃是英勇的馬德里防禦戰中最出鋒頭的人物。

在會見記與雜記文裏，克萊勃素以『當代強人』的稱號被介紹於全世界，這個人彷彿是注定要在西班牙史和世界史上扮演一個驚人的角色似的。他的體格的外表，又頗能使爲他而創造出來的神話增多色彩。他們的身材極爲瑰偉，他臉上的線條極爲深刻，他的灰白頭髮又使人不相信他祇有四十一歲。克萊勃是以『福將』聞名於世界，他是一個加拿大土生子，原籍是奧國人，曾在戰事中被俄國所俘，加入白軍與布爾札維克黨人戰鬥，但後來却歸順了共產主義。

這幅圖畫在莫斯科『格柏烏』總部裏却更爲複雜了。克萊勃那張假的加拿大護照就是『格柏烏』供給的。克萊勃的一切行動均要聽『格柏烏』指揮。他的談話都是由

克列姆林宮的代理人起草的。克萊勃自己，和他的妻，他的孩子們，他的兄弟，都是我認識了好幾年的人。

克萊勃的真名字是斯坦恩(Stein)。他是布料維納(Bukovina)人，以前是屬於奧國的，現在屬於羅馬尼亞了。在世界大戰時，他正當着軍官，被沙皇的軍隊所俘獲，給流放到西伯利亞克拉斯諾爾斯克(Krasnoyarsk)的軍營中去。在蘇聯革命以後，他加入了布爾札維克黨及紅軍，俄國內戰期中始終在蘇維埃方面戰鬥。後來他進了紅軍的弗倫佐(Frunze)軍事學校，於一九二四年畢業。有一時，我們是總參謀部情報處的同事，一九二七年，克萊勃被派到共產國際的軍事組裏去，當它的軍事學校的教師。他曾擔任了共產國際的重要任務到中國去過。

### 西班牙的間諜活動

克萊勃從來沒有到過加拿大，他也從來沒有加入過白軍，這些假話是用以掩蓋他曾經當過紅軍參謀官這個事實的。這假話可以使他之擔任國際縱隊首領這件事顯得更動人一點。實際上，他雖被委派了這個出鋒頭的工作，他在蘇維埃內部機體中却是毫無權力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這位共產國際的將軍被委為西班牙政府軍馬德里北部前線的

最高指揮官。我坐飛機從馬賽到巴塞羅納去。一輛等在那裏的汽車把我飛快的帶到一家鄉下的旅館裏，這家旅館當時正用爲巴塞羅納的蘇聯總部，外邊的客人是不准在這裏居留的。在這裏，我遇到了我們的商務特派員斯達歇夫斯基及我們的參謀人員們。我們的加達路尼亞軍事情報機關就設在此處工作，這是由阿枯羅夫將軍 (Gen. Akulov) 主持的。

我到巴塞羅納來是準備把我的代理人派到弗蘭科區域裏去，交由擔任軍事行動的參謀官們指揮，而這些參謀官們，却是由柏爾辛將軍在暗中牽線。我以爲我從叛軍區域得到的情報，對於馬德里與巴塞羅納實比對於莫斯科更爲有用，雖然向來是送到莫斯科去的。

阿枯羅夫將軍在敵人的營裏所組織的祕密情報機關是非常的有效。我們設在那邊的無線電發送機始終沒有間斷的工作着，每天從弗蘭科那邊把一些重要消息從手攜無線電機傳送過來。

當然，我最先提出的問題是關於軍事勝利的前途。回答實際上是這樣：『這裏一切事情都非常糟糕。我們唯一的安慰是，對方的情形是比這裏更糟一點。』

柏爾辛將軍正在不知疲倦的工作着，想要把那些未經訓練又不能合作的軍隊從新組織起來。他且在催促加巴列羅實行徵兵。

柏爾辛已聚集了一羣俄國參謀官，使他們成了政府軍指揮部的骨幹。在最困苦的那十一月幾星期間，馬德里的防禦工作就是他主持的。但是他始終躲在幕後，他在西班牙一事都極少人知道，至於他究竟是誰，則在政府軍高級人員中恐怕祇有半打人知道。

柏爾辛堅決主張要委派一員總司令。但由許多敵對黨系組成的共和政府却極不願創置這個權威的地位。柏爾辛覺得霍賽·米亞哈將軍 (Gen. Jose Miaja) 是一個適當的候選人，因為這是個沒有政治野心的好軍人，而在不到數星期內，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就替米亞哈獲得了委任令，且從那時起，他就始終保持着這個最高指揮權。

同時，阿塞·斯達歇夫斯基正在用盡氣力，要把共和國和金融指揮權抓到蘇維埃手中來，他根據的理由是，政治力量需要從金融的基礎上長成。他愛西班牙及西班牙人。他對於自己的任務非常熱心，彷彿覺得又在過着二十年前俄國革命時的經歷了。

他發現馬德里內閣裏的財政部長呼安·奈格林 (Juan Negrin) 是一個他的金融政策之願意的合作者。馬德里差不多已不可能公開的在世界市場之任何地方購買軍火。西班牙共和政府曾在巴黎各銀行存放了一大筆西班牙的金準備，希望用以從法國輸入戰事原料。但是有一個不可超越的困難發展着——那些法國銀行拒絕支付這筆存金，因為弗蘭科威脅着他勝利之日要向這些銀行提取。克列姆林宮却不管這種要求。斯



達歇夫斯基主張把西班牙藏金運到蘇聯去，蘇聯則以軍器彈藥供給馬德里以爲交換，他就經過奈格林與加巴列羅政府辦着交涉。

### 『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關於這個交涉，外面已經散佈着一些謠言。外國報紙說，加巴列羅政府已把國家金準備的一部分抵押給蘇聯，作軍火支助的交換了。十二月三日，那時黃金的運輸已安排妥當，莫斯科就正式否認曾有過這麼一度交涉，正如它老是否認着關於蘇聯干涉西班牙事件的一切報告一樣。在我們內部圈子裏，斯達歇夫斯基就常被開玩笑的稱爲『世界上最有錢的人』，因爲他控制了西班牙的國庫。

在十一月間我與斯達歇夫斯基在巴塞羅納談話的時候，斯達歇夫斯基在西班牙的第二步計劃是已經在發動了。他並不隱瞞的對我說，呼安·奈格林將繼任爲馬德里政府的首領。在那時候，一般人都以爲加巴列羅乃是克列姆林宮所寵信的人物。但斯達歇夫斯基却已經選定了奈格林來做他的後任。

加巴列羅是個真正的激進分子，一個革命的理想家。而且，他並不贊同『格柏烏』的工作，因爲那時候，『格柏烏』已在奧爾洛夫的領導之下在西班牙展開一種清除一切反對分子，獨立分子，及反史太林分子的運動，黨是素來把這些分子，籠統的

稱爲託洛茨基派的。

在另一方面，呼安·奈格林博士却有政治家的一切要素。雖然是一位教授，他却是一個很實際的人，樣子像一個商人。他這種典型，對史太林的人民陣線政策實最爲適合。像米亞哈將軍一樣，他可以成爲一個極好的外觀，可以給巴黎，倫敦，和日內瓦看。他可以使外界感到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立場是『健康』而『正當』的，他不會拿一些革命的號召來使人恐懼。他有一位俄國太太，因爲是一個實際的人，所以奈格林博士也極願意有人來把西班牙的那些『不受束縛份子』及『搗亂份子』清除掉，卽假手於史太林亦所不惜。

此外，奈格林博士又以爲欲挽救他的國家，就非與蘇聯密切合作不可。他並不關心政治改革，他祇關心自己這政府的勝利。積極的幫助祇有從俄國可以得到，這已經極爲明顯的了。他準備什麼都不考慮，祇要能獲得這個幫助。

當我在巴塞羅納時，在加巴列羅政府傾覆以前六個月，大家已經在討論着這些事情。斯達顯夫斯基要實現這計劃，却費了許多時間。終於，他因『格柏烏』在巴塞羅納的陰謀而達到目的了。當時正式的蘇聯大使是馬賽爾·羅森堡(Marcel Rosenberg)，他時常演說，在人羣中露面，但克列姆林宮却並不把他視爲重要人物。在暗地裏有效的幹着史太林的工作的，乃是斯達歇夫斯基。

## 西班牙的恐怖時代

我的同伴「格柏烏」國外部首領斯路茨基已受到莫斯科的嚴格指令，要創立起以俄國為模範的祕密警察組織來。他在我離開之後一兩日來到。這時候，「格柏烏」已在政府軍全境飛快的發展，而活動的中心則在加達路尼亞，因為在那裏，各獨立團體的力量最為堅強，而真正的託洛茨基派也在那裏設着黨的總機關。

奧爾洛夫的組織可以算是斯路茨基的工作核心。靠着從莫斯科來的專家及選拔出來的西班牙共產黨人的幫助，他在西班牙造起了完全的「格柏烏」系統。

「他們在那裏有極好的材料，」他在幾星期之後回到巴黎來的時候這樣對我說，「但是他們缺乏經驗。我們不能讓西班牙成爲一個從全世界各地的反蘇聯分子的自由活動地點。無論如何，它現在已經成爲我們的西班牙，已是蘇維埃前線的一部分了。我們必需牢靠的抓在自己手裏。在這些志願軍之中，誰知道有多少間諜呢？至於那些無政府黨和託洛茨基派，他們雖然是反法西斯的戰士，但仍然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是反革命的，我們必需剷除他們。」

斯路茨基的工作成績極好。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恐怖已經在掃蕩着馬德里，巴塞羅納，及伐倫西亞。「格柏烏」已建造了它自己的特別監獄。它有它自己的法庭和

它自己的行刑吏。它的分子老在幹着暗殺和幫票這類事情。它使它的祕密監獄充滿了囚犯，并到處任意搜索。這些行動，當然是完全不徵得共和政府同意的；司法部管不到『格柏烏』。『格柏烏』是一個帝國之中的帝國；這是一個即連若干加哈列羅政府的重要人員都要見而戰慄的權力。蘇維埃聯邦似乎已把政府軍方面的西班牙包含在內，它已彷彿成爲蘇聯領地似的。

十二月十六日，拉爾戈，加巴列羅在一個宣言裏向弗蘭科挑戰似的說：『馬德里不會陷落的！現在，戰事要開始了，因爲我們現在有了戰事原料。』

第二天莫斯科，史太林的官方喉舌『真理報』就公然的宣言加達路尼亞的清除運動已經開始，而且『將用與在蘇聯進行時同樣的力量來進行。』

英勇而艱苦的馬德里防禦戰正達到了最高點。弗蘭科的空軍隊正在燬滅着那都城，他的軍隊差不多已達到近郊了。但政府軍現在也有了轟炸機和飛行師。我們的軍事幫助正及時的來到，可以把已在弗蘭科掌中的馬德里救回來。柏爾辛將軍和他的參謀部在祕密的指揮着，表面上由米亞哈將軍擔任司令，同時又由共產國際的將軍克萊勃向全世界號召着的戰鬥。

國際縱隊之輝煌的功績及蘇聯的物質幫助使西班牙共產黨有了飛快的生長；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它的黨員人數已超出二十萬人。

馬德里的救回大大的增加了蘇聯的威信。同時，這又正是史太林干涉西班牙內戰事件的第一階級之結束。現在，要把西班牙史太林化的工作已非常迫切了。『格柏烏』正擔任着前鋒。共產國際則給壓到了後方去。

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克萊勃將軍給免除了國際縱隊司令官的職務。據公佈，這位共產國際的將軍已調到馬拉加 (Malaga) 去組織那邊的政府軍防禦工作。以後就此不聽到他的消息了。

幾星期之後，我在莫斯科聽到說，克萊勃的失蹤，是與紅軍肅軍運動及許多與他同事過的參謀部員們之被捕有關的。他的許多接近的同僚均被史太林的劊子手視為謀亂者而鎗決了。我遇到了克萊勃的兄弟，他是於四月間被從國外召回的。一兩天之後，他也被『格柏烏』所拘捕了。

### 政府黨受到了『格柏烏』的教訓

共產國際的將軍之在大肅軍運動中的失蹤，意義不過是說，史太林以後是無所用之了。而且，他知道的事情也太多。

史大林認定共產國際在西班牙幹的工作已經完畢。在這時候，柏爾辛和斯達歇夫斯基已緊緊的抓住了西班牙政府。克萊勃將軍之從蘇維埃及共產國際的舞台上之無形

消滅，一點也沒有在全世界唱讚美歌的人羣中引起什麼議論。

馬德里居然因蘇聯的軍火而保住，這又使『格柏烏』有了新的發展勢力的機會。被捕的達數千人，其中包含不少專來與弗蘭科戰鬥的外國志願軍。祇要對方法有所批評，祇要對蘇聯的史大林獨裁發表一點坦白的意見，祇要與有異端的政治信仰的人來往，就被視為犯了叛逆之罪。『格柏烏』用一切現成的方法來遍刑并執行大批的處決。

我不知道在西班牙政府軍區域被處決的反史大林分子究竟有多少。我可以舉出數十項事件，在這裏，我祇打算把其中的一件說一說，因為那犧牲也許至今還活着。我所說的這一些事實也許可以幫助他的家屬設法把他救出來。有一個年輕的英國人，名字叫弗蘭德 (Friend) 的無線電工程師，他有一個哥哥在列寧格拉德娶了一個俄國女子。他是一個熱心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而蘇聯正是他的理想國。經過長期的努力，他總算獲得了蘇聯入境許可，在那邊居留起來。

在蘇聯干涉開始時，他以無線電技師的資格被派到西班牙去。一九三七年初，莫斯科的『格柏烏』總部接到報告說，弗蘭德顯露着『託洛茨基派傾向』。就認識這個孩子，我可以堅信他的確是誠意的忠實於政府軍運動與蘇聯的。誠然，他跟若干社會黨人及其他激進分子有些來往，但這是極平常的事，一個年輕的英國人決不會感覺到

在蘇聯人員與西班牙人之間是隔着一座無形的長城。

後來，我問起莫斯科的一個「格柏烏」職員關於他的消息，回答是推推掩掩的。經一再追問，我知道弗蘭德已成了囚犯被解到奧得薩。我又知道了誘他被捕的巧計。西班牙的「格柏烏」把他引到了一隻蘇聯的船上，說是要他去修理船上的無線電傳達機。弗蘭德一點也不疑心「格柏烏」已經在注意他。一上船，他就被捕了。四月十二日，他被投入「格柏烏」在莫斯科的監獄。直到今日，他那在列寧格拉德的哥哥及在英國的家屬，都還不知道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也始終沒有知道，他究竟是被指為「間諜」而決處了呢，還在禁閉在某一遙遠的集中營裏。

類似的失蹤尚有無數次之多。有些人是被綁架到了蘇聯去。有些人則在西班牙當地就被暗殺了。一項最轟動的案件即是安得列斯·寧(Andres Nin)的事件，他是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統一黨(POUM)的首領。寧以前曾經是託洛茨斯基派，數年以前，在共產國際極為活躍。寧和他的一羣同志，已被「格柏烏」所拘禁了，但忽然又從監獄中不見。在英國議員組織的委員會來到西班牙研究他們的失蹤事件之後，他們的屍骸就被發現了。還有一件引人注意的案子是年輕的斯密里(Smillie)，他是英國著名勞工運動首領羅勃特·斯密里(Robert Smillie)的兒子；他是在西班牙的「格柏烏」監獄裏被殺死的。

「格柏烏」在西班牙領土內的工作，使共和國的反法西斯陣線起了裂痕。現在，加巴列羅及其同僚們漸漸覺得了：當他們與共產黨攜手組織聯合陣線時，他們簡直還沒有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事。加巴列羅總理對於蘇維埃的恐怖一點也沒有好感，因為這種恐怖正在消滅他自己的黨，并在打擊他的政治盟友。加達路尼亞的自主政府正在拼命的抵抗「格柏烏」的清肅運動，而且這是得到加巴列羅之贊許的。在西班牙，一個內部危機正漸漸成熟。

在這時候，我接到了指令，要把購買軍事原料以供給西班牙的工作漸漸鬆弛下來。我們的幫助在數量上是過意的減少了，少到僅僅足夠在戰場上支持一下。現在這幫助已成爲用以壓服加巴列羅的棍子。

從決定西班牙內政的莫斯科內部，我眼看着政府軍營陣中的危機漸漸發展到了最高點。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看到一分柏爾辛將軍給軍事委員伏洛希羅夫的重要報告，這分報告，新的「格柏烏」首領葉淑夫（Yezhov）也看了一遍。這種報告，當然是準備給史大林自己看的，雖然送達的對象是報告人的直接上司。

在對於軍事情勢及總司令官米亞哈作了一番樂觀的估計之後，柏爾辛就報告着西班牙上層分子對「格柏烏」的憎恨及抗爭等情形。他說，我們的「格柏烏」代理人們



正用他們那種在政府軍區域內的無所顧忌的干涉和偵查來損壞蘇聯在西班牙的聲譽。他最後堅決的提出要求，主張把奧爾洛夫即刻從西班牙召回。

『柏爾辛是絕對對的，』在我讀了這份報告之後，斯路茨基這樣的向我批評。即連『格柏烏』的國外部首領斯路茨基也覺得，我們的人在西班牙的行動，彷彿是把它當做一個殖民地，把西班牙的領袖人物待遇得像主人對付土人了。我問他有沒有什麼方法把奧爾洛夫召回，斯路茨基就說主權是操在葉淑夫手裏。

葉淑夫是當時正雷厲風行的清黨運動之主幹人，他自己就正把西班牙視為俄國的一行省。同時，柏爾辛那些散佈在蘇聯全境的紅軍中之同僚們，已多數被捕，而他自己的生命也並不比別人更安全一點。他的同僚們之消失在『格柏烏』的網裏，這事實就說明了他的報告頗引起了克列姆林宮的懷疑。

### 莫斯科的高壓勢力

四月間，斯達歇夫斯基到莫斯科來當面向史大林報告西班牙的情形。

斯達歇夫斯基雖然是一個穩固的史大林黨羽，是一個絕對正統的黨員，但是他也覺得『格柏烏』在政府軍區域的行動是一個錯誤。像柏爾辛將軍一樣，他也反對在西班牙領土內實行這種像俄國一樣的清除運動。

斯達歇夫斯基也不要俄國的反對分子或託洛茨基派，他頗贊成『格柏烏』對付他們的方法，但是他以為『格柏烏』不應去干涉西班牙那些負責的政黨。他謹慎的提示着，希望史大林把『格柏烏』在西班牙的政策改變一下。那位大老闆彷彿是與他同意了，於是，斯達歇夫斯基就趾高氣揚的離開了克列姆林宮。

斯達歇夫斯基和我曾談了好幾次話。他正在希望加巴列羅早一點倒，早一點把他所物色的奈格林提昇為總理。『西班牙還要發生變化呢，』他不祇一次的這樣說。

我們少數人都已經明白西班牙還將發生重大的事情。史大林將把西班牙製造成克列姆林宮的屬國之企圖，已經有了極大的進展，現在便又準備再向前推進一步。共產國際已漸漸從畫片上消失了。柏爾辛已把西班牙軍隊的韁繩抓在手中。斯達歇夫斯基則已把西班牙銀行的大部分藏金都運到了莫斯科去。『格柏烏』機體正在竭盡全力的工作。蘇維埃的干涉正照了史大林的指示進行：『避開礮火的射程！』直至今日，我們始終未嘗冒過引起國際戰爭的危險。史大林的目的物，似乎已穩抓在手中了。

前途的一大障礙為加達路尼亞。加達路尼亞人是反史大林的，他們是加巴列羅政府之重要支柱。如要抓到全權，史大林還需把加達路尼亞壓倒，把加巴列羅驅逐。

史大林已把使自己做成西班牙最高主宰的工作委託了『格柏烏』。我是從巴黎的俄國無政府主義團體之一位領袖的報告裏知道這內幕的，這位領袖乃是『格柏烏』的

祕密代理人。他擔任的是祕密警察的任務，且準備挑撥加達路尼亞人，使之做幾件粗莽的行動，這樣就可以號召軍隊，像壓服後方的叛變似的來對付了。

他的報告至少寫滿了三十頁。像所有我們的祕密報告一樣，它是放在小小的一捲照照片裏面。莫斯科的總部裏有一個特殊部門，備有最好的美國照相機件，可以攝取這些照片。每頁底片經過放大複製，便成了一頁報告。

這位無政府黨的間諜詳細的報告着他與黨內各領袖會商的情形，這些領袖都絕不懷疑他；又報告着他已經用種種方法誘使他們幹一些粗莽的行動，這樣，「格柏烏」就有了把他們消滅的藉口。他又確定的說，巴塞羅納不久就要發生一次變亂。

另一個報告是西班牙共產黨首領霍賽·迭亞斯送交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羅夫的。季米特羅夫立刻就把它傳送給了「格柏烏」總部，因為他好久以來就知道他的真正的主人究竟是誰。

迭亞斯罵加巴列羅是一個夢想家，是一個唱高調者，說他永不能成爲史大林黨的忠實盟友。他讚美着奈格林後面，他又描寫着共產黨員所在做着的，從內部毀壞社會黨及無政府工團派之力量的工作情形。

從這些報告裏就可以看得非常明白，「格柏烏」正在計劃着要把那些「無可管束分子」摧燬，而替史大林抓到支配權。

## 巴塞羅納的五月節

五月二日，斯路茨基打電話到我所居留的薩伏伊旅館裏來，叫我去找一個名字叫做加爾西亞(García)的重要西班牙共產黨員。他是西班牙政府裏的秘密工作的首領，現在，這政府的首都是移在伐倫西亞了。他被派到俄國去參加五月節典禮。爲了當時正忙於清黨運動，一個宣告他已來到的電話是給漏過了。誰也沒有碰到他，他是單身住在那家遙遠的新莫斯科旅館裏。斯路茨基要我儘快的補救這個疏忽。

我與一位同志去找加爾西亞，發現他是一個整潔而有力的三十來歲的人。他告訴我，他的這個能夠到蘇維埃首都來的短期的休暇日，是他的好朋友，西班牙「格柏烏」首都奧爾洛夫替他安排的。

『我來到這裏非常愉快，』他說。『但是沒有人來招呼我，所以在五月節竟弄不到一張通紅場的入門證。我所能看到的游行，就祇是從這裏窗口望出去的隔河的一點影約情形。』

我們對加爾西亞同志道了歉，并帶他到薩伏伊去吃飯。他說，街道上的蘇聯工人顯得他們的生活比內戰時期的西班牙工人還要壞。他已經發現供應品是非常少，問起我爲什麼蘇聯政府不能提高大衆生活的標準。

當我遇到斯路茨基時，我就問他，『把這個西班牙人弄到這裏來究竟是什麼意思？』

『奧爾洛夫不要他在身邊，』斯路茨基說。『我們要讓他留在這裏尋尋快活，到五月底再說。』

因爲已看了那幾分報告，我也並不問起奧爾洛夫究竟打算在五月底裏做些什麼事情。突然，巴塞羅納的新聞轟動了全世界。報紙的標題狂叫着：『巴塞羅納無政府黨人叛變！』

通訊員報告着在加達路尼亞首都所發生的反史大林陰謀，一場巴塞羅納電話局的爭奪戰，街頭的騷動，巷戰，屠殺。直到今日看來，巴塞羅納的五月事件在當代史上還顯得是一個反法西斯營陣中的兄弟之爭，而且是正當弗蘭科在攻擊他們的時候。據官方報告，加達路尼亞政府是惡意的選擇了一個正需要以全力來抵抗法西斯主義的時機來奪取權力。報紙上所登載全世界所轉述的巴塞羅納悲劇的新聞，是把它說成一次叛變，是『一些鑽在極左翼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裏的不可管束分子所發動，其目的是要引起動混，使共和國的敵人坐收其利。』

## 叛變的內幕

這個報告的荒謬是非常明顯的。加達路尼亞的革命黨人是已經抓到了加達路尼亞政府。爲什麼他們又要『企圖奪取』政權呢？

事實是這樣，巴塞羅納事變，實是『格柏烏』所巧妙的執行的陰謀。戰鬥是由『格柏烏』的代理人襲擊電話局開始的。接着是五天的流血；死者五百人，傷者一千人以上。因這行動，『格柏烏』就使加達路尼亞事件成了加巴列羅政府必需以去就爭的問題。

在巴塞羅納流血以後，由迭亞斯領導的西班牙共產黨就要求壓制一切其它政黨及加達路尼亞的工會，并要求將報紙，無線電台，及集會室交由『格柏烏』監督，并立刻把政府軍區域內的一切反史太林運動完全撲滅。

拉爾戈·加巴列羅不肯答應這些要求。他於五月十五日被迫辭職了。照着斯達歇夫斯久有的意志，呼安，奈格林博士當了新政府的總理。他的政府被頌揚爲勝利的政府。奈格林保有着總理的職位，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政府軍防禦終於崩潰之時。

加爾西亞聽到巴塞羅納傳來的消息，他就非常興奮的跑到我這裏來。他已到過西班牙使館。他想立刻就回西班牙去他不懂得爲什麼他不能離開。但是斯路茨基不能讓他走；在巴塞羅納的奧爾洛夫不願有加爾西亞在身邊。誠然，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是他說不定會引起麻煩。在巴塞羅納，『格柏烏』已經拘捕了幾萬人。斯路茨

基請加爾西亞到高加索和克里米亞去作一次旅行，他說，蘇維埃政府希望他能看到一切東西。但是加爾西亞卻要回家去。當然，他是沒有去得成。

在西班牙使館裏，加爾西亞認識了另外四個也想要回家去的西班牙人。這四個人在大都會旅館裏住了兩個極大的房間。他們曾被伴送着遊歷過莫斯科所有的博物院，曾看到了首都以內及附近的一切景象。他們還到過克里米亞，到過高加索，到過列寧格拉德，甚至還去看過德尼泊水閘 (Dniprostroy Dam)。他們在蘇聯已經住上了五個月。

他們每天到西班牙使館裏去聽本國的新聞。他們每天均想把他們的護照領回來，這樣，他們才能獲得回西班牙去的許可。從他們的談話裏，我疑心他們已經知道自己已成了囚犯。他們的政府不能幫助他們；他們的政府是史大林所主有的。

我問起斯路茨基這些人是誰。

『那四個人嗎？』他說，『他們是西班牙銀行派來的會計員。他們是運黃金來的。他們日日夜夜的數着這些黃金，一連化了三個月，又要核對着數字。現在，他們欲想要回家去！』

他又加上說，他們如能去得成，那才運氣了。

我以前曾在莫斯科的報紙上看到一個受到紅旗獎章的高級『格柏烏』人員的各單。

在這些人裏面，有好多名字是熟的。我忽然問起斯路茨基，這些人究竟有了什麼功績，竟會得到這種大家所羨慕的獎章，斯路茨基回答說，那些得獎的人乃是三十個左右重要可靠的軍官隊的首領，他們都是在十二月間送到奧得薩去當碼頭夫的。

一分大量的黃金從西班牙運到了奧得薩。史大林是除了他那秘密警察機關的最高官員之外誰都不肯信任，生怕會有消息傳到外界去。他叫葉淑夫親自挑選擔任這工作的人。整個工作都是非常秘密的進行，即連我都是第一次聽到。

## 黃金的收獲

我有一位曾參加了這特殊的工作的朋友，他嘗對我說過奧得薩的情形，靠近碼頭的一切地方都肅清了行人，且用繩子和特派的軍隊圍繞起來。許多最高級的『格柏烏』官員親自把一箱箱的金子背在背上，從船塢經過這一片無人的空場走到鐵路邊。他們好幾天的背着黃金，把它裝在貨車上，再由特殊的武裝衛隊護送到莫斯科去。

他想要給我一個他們究竟在奧得薩卸了多少黃金的估計。我們正在穿過廣大的紅場散步。他指着圍繞在我們身邊的約有數畝大的土地，這樣的說：『如果把我們奧得薩廣場裏堆着的金子一箱箱的在紅場裏放起來，它們就可以把這地方完全放滿。』

史大林從西班牙弄來的寶藏，價值至少達數億金元之鉅，或許有五億亦未可知。



在加巴列羅政府崩潰之後不久，有一天，我坐在斯路茨基的辦公室裏，忽然電話響了起來。這是特務部打來的電話。他們想要知道斯達歇夫斯基小姐有沒有離開蘇聯。

斯路茨基是斯達歇夫斯基及其家人的朋友，所以非常驚惶。他又打了一個電話給護照部。當他把電話機放下時，他就歎了一口放心的氣。斯達歇夫斯基小姐已經越過了邊境。他就把這消息報告了特務部。

我們兩個都知道，這調查對斯達歇夫斯基決沒有什麼好處，他已經回到巴塞羅納去擔任原來職務。他的夫人雷基娜 (Regina) 是在巴黎，她是在蘇維埃廳幹着展覽會的工作。斯達歇夫斯基已替他們的十九歲的女兒安排好叫她到母親身邊去一起工作。那女孩子到了巴黎。一個月之後，在六月間她又奉命要把蘇維埃廳的一些展覽品帶回到莫斯科去。她什麼也不疑心，就回到了蘇聯。

正在這時候，她的父親也被從蘇聯召回了。這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又回到了巴黎，我老是打電話去問斯達歇夫斯基夫人她的丈夫將在什麼時候來到。有一天，他對我說，他和柏爾辛將軍已經去過了，但祇在換車時停了一下，就非常迫切的去到了莫斯科。她不能穩瞞她的憂慮。在六月間，史大林差不多已把整個的紅軍高級將領都清除了，其中爲首的即是杜哈契夫斯基元帥 (Marshal Tukhachevsky)。蘇維埃的清

除運動已達到了可怕的，不能想像的高度。

我時常碰到斯達歇夫斯基夫人。她沒有聽到關於她的女兒和她的丈夫的消息，她開始打電話到他那在莫斯科的機關裏去。她知道如果他們並不在那裏，機關裏就總有一位朋友在着。幾天幾夜的，她老是打着同一個號碼的長途電話。消息總是同樣的：『沒有答覆。』

她不懂得究竟在出些什麼事，她極想要知道。最後，消息是傳到了。

一個僕婦回答着。斯達歇夫斯基並沒有來到。部裏甚至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在莫斯科。關於那女孩子也沒有消息，她是在一個月前就要被誘為一個質物了。

兩星期過去，沒有消息。八月初，斯達歇夫斯基夫人接到了一個丈夫寄來的短短的條子，叫她收拾了一切，回至莫斯科來。打了這許多電話之後，她知道這條子無疑是從監獄裏送出來的。她便整頓行裝，回到了蘇聯去看她在世界上所最寶貴的親人。

柏爾辛將軍也不見了。紅軍高級將領們的處決似乎暗示了柏爾辛的凶訊。像斯達歇夫斯基一樣，他是從蘇維埃革命開始時起就與那些被清除的委員及將軍們關係非常密切的，這種關係已有了近二十年的歷史。這個事實，即連他在西班牙的功績及極嚴格的忠誠也不能抵消。蘇聯有許多領袖都直到今日還不知去向，他們的命運別人祇能猜度，而不能確切知道；柏爾辛也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在這時候，一九三七年的夏季，正當史大林彷彿在遙遠的西班牙達到了目的之時，日本就進攻中國了。遠東方面對蘇聯威脅已日益迫近。日軍佔領了北平，轟炸着上海，且在向南京進展。蔣介石的政府就與莫斯科言和，要求着蘇聯的幫助。

### 俄羅斯勢力的低落

同時，諸法西斯國家在西方也一天天更取着攻勢。意大利和德國公然的在弗蘭科方面參加戰事，西班牙政府的軍事形勢一天天變得困難了。如果史大林想以他在西班牙的成就為基礎來發展，那麼他就得給予充份的幫助，使之能打退弗蘭科及其同盟。現在，他却比從前更不願冒大規模戰爭的危險了。

從開始幹這事業的時候起，他的口號就是：『避開礮火的射程！』自日本侵入中國，威脅着西伯利亞邊境以來，這口號是變得越發嚴格了。現在，史大林在西班牙所負擔的任務已在退潮之中。史大林之所以要干涉西班牙，原是希望借助於這個屬國式的西班牙政權，來做一條從莫斯科到倫敦與巴黎的橋梁。他的策略失敗了。萊翁·勃倫與安索尼·艾登均已退職。巴黎與倫敦對弗蘭科取了更友意的態度。在一九三八年間史大林漸漸的退出了西班牙的行動範圍。在這個事業中，他所得到的，就祇是些西班牙的金子。他主要目的並沒有達到，這目的就是要使蘇維埃政府之舟渡出了世界各大國中之孤立的形勢。

# 史太林的肅軍運動

K. G. Mriivitsky  
姚 著 譯

這是克里維茨基將軍公佈史太林政權之內政及外交上的祕密的文章中之第二篇，原  
作載美國『星期六晚刊』四月二十二日。關於克氏的事蹟，請參看本報第五十八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當時我正在海牙的總部裏，我無意中獲得了一項重大陰謀的線索，這項陰謀，到六月之後就造成了史大林處決杜哈契夫斯基元帥及幾乎全部紅軍高級將領的結果。

有一種陰謀是由渴望權力或報復的人計劃出來的。有一種陰謀則是由事態和環境之必然發展所形成的。有時候，這兩類陰謀的路線可以交叉錯綜起來。到這時候，人類就要發現自己面對着一種使歷史家難於下筆的少見的複雜問題了。史太林把紅軍的優秀分子當作一大羣叛逆，當作替國社黨政府服務的間諜來消滅，這件神祕的事就正屬於前面所說的範疇。

這是一件至今仍把西方諸國的人心瞞住的神祕事件。在任何地方，人們仍在提着這樣的問題：

史大林爲什麼要在這個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正在瘋狂的準備戰爭的時候把紅軍的首

領清除？紅軍肅軍運動與報告中的史大林欲與德國接近的企圖這二者之間可有什麼聯繫？紅軍指揮部方面可真有一種反史大林的陰謀嗎？

### 難題的關鍵

極偶然的命運至今還把我的生命保持着，使我可以解答這個我們這時代之最大的國際疑難問題，這問題，即連最精明，最消息靈通的外交及軍事觀察家，都至今未能圓滿的解答。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莫斯科一分官報向全世界報告着說，他們突然發現了紅軍高級將領中醞釀着一項重大陰謀。

第二天，全世界的人又吃驚的看到另一分官報，說是杜哈契夫斯基元帥和其他七位重要紅軍將領已經過一次祕密的軍法裁判而處決了。

遠在史大林『突然』發現并揭露紅軍反對他的權力的大陰謀之前，我早就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這一串事件中之主要關鍵，這關鍵儘足以證明，消滅紅軍高級將領，實是史大林的一種陰謀。

祇要把這個紅軍肅軍運動之大難題的每一個片段拚湊攏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下面這些真相之完整的輪廓：

史大林想要陷構杜哈契夫斯基和其他將領的計劃，至少在紅軍『陰謀』的驚人發現之前六個月就已經開始進行了。

史大林把杜哈契夫斯基元帥和他的同僚們視爲德國間諜而處決之時，是正在他經過了幾個月的祕密談判之後將與希特勒訂立密約的前夜。

史大林在構陷紅軍最忠實的將領時，他是過意的援用了從德國輸入，由國社黨的祕密警察機關『格斯達波』(Gastapo)製造出來的證據，這個證據，是由『格柏烏』從國外的白俄軍事組織那裏得來的。

獨金·密勒將軍(Gen Eugene Miller)是大衆咸知的白軍同志會的首領，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史大林設法把他在巴黎綁架了去。這件膽大的事，在外界看來似乎與紅軍肅軍運動毫無關係，實際上，其目的是要毀壞關於那一條『格斯達波』供給『格柏烏』以陷害紅軍將領們的『證據』的路線之外界的消息源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內，有一個特使乘坐飛機來到海牙，帶來了一分斯路茨基給我的重要文書，他是『格柏烏』國外部的首領，剛從巴塞羅納來到巴黎的。我當時擔任的是蘇聯政府的西歐軍事情報工作。

照往常一樣，我們那個特使帶給我的文書是用特殊的照相機攝在一小捲軟片裏的。我們的一切通信都是用這個方法。這穩軟片放大了交給我，我看到裏面大致是這

樣說：

「從你的人員中選出兩個能夠假冒德國軍官的人來。他們必需外觀極爲體面，要能夠冒充侍從武官，要慣於說話說得像軍人一樣，且必需非常可靠而勇敢。立刻把他們送到我這裏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幾天之後能在巴黎見到你。」

「格柏烏」對於我這部分的要求頗使我煩惱。我那由特使坐飛機帶回去的，給斯路茨基的答覆，也並不隱藏我對於這命令所感到的遺憾，因爲若干重要人物一去職，我那在德國的一部分就要大大的削弱了。

這個答覆在精神上是包含着「一種軍人與『格柏烏』祕密工作之某些部門間之傳統的對立意味。可是，我仍着手去把那兩個適當的人召回來。」

我在一兩天之後就動身到巴黎去，在巴黎，我是住在宮廷旅館裏。我經過我那位當地的祕書，安排着與斯路茨基會面并一起吃飯。我們走到一家波斯飯店去，地點是在歌劇場附近。

在路上，我問起關於我們的一般政策的最近消息。

「我們已經着手進行，要早一點與希特勒獲得諒解，」斯路茨基說，「我們已經開始談判了，進行得頗順利呢。」

「怎麼，一切障礙都不成問題嗎？」我喊。我以爲我們的政府要與德國取得一致

是已經不可能了。我的一切準備都是爲與德國發生戰事而進行的。

我們到了那家飯店。在餐桌上，斯路茨基又說起話來，告訴了我葉淑夫對於我所做的工作的批評。

葉淑夫的官銜是內政委員，這就是「格極烏」首領的正式稱號，所以他就代表了史大林本人的聲音。但是我却在考慮着斯路茨基所說的關於我們的外交政策之新方向的話，以及這個新方向對於我在德國所幹的工作的聯繫。

『你的工作誠然幹得很好，』他這樣說。『但是，你却要把你在德國的工作停頓一下了。』

『你意思不是說情形已經變到如此嗎？』我問。『不錯，我是這樣意思。你最好還是叫你的組織停止活動吧。』『你意思是要告訴我，帶了命令來叫我停止德國的一切工作嗎？』我問他，心裏正想到說不定會從新改變政策，到將來最需要的時候，卻會發現我的組織是那樣破碎不全了。這類事以前也有過的。

斯路茨基顯然已發現了我的思想，他便極鄭重的說：『這一次，事情是真的了。也許祇消三四個月時間，我們就可以與希特勒講定條件。不要再推進你的工作。要記得，這裏這個腐爛的屍體，這個法蘭西和它的人民陣線，對我們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你叫幾個人在德國敷衍一下算了。把一些重要的人留下來，調到別個國家去，叫



他們多受點訓練，但是要記得，政策要改變了！』爲要驅除我心裏可能的懷疑，他又明顯的說：『這是政治局現在的方針。』

政治局乃是布爾扎維克黨的最高會議，現在，差不多已與史大林合而爲一。蘇俄的任何人，從最低級到最高級的全在內，都知道政治局的決意，是像戰場上大將的命令一樣的有着決定的意義。

### 莫斯科『叛國』案

『事情已經非常明顯了，』斯路茨基加上說，『我可以把史大林自己的意思告訴你，而且是用他自己說的話。他最近對葉淑夫說：『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就要與德國完成一個協定。』』

關於這問題是再沒有什麼話可談了。在沉默了一陣之後，我說起了斯路茨基派一員專使到我這裏來要兩個人的突然要求。

『你們在見些什麼鬼？』我的意思是說，把地下工作組織中的兩個重要人物突然叫去，是多麼爲難的事，而且說不定還會使我的祕密機關受到危害。『你們可不覺得這件事有極大的害處嗎？』

『我們當然明白，』斯路茨基回答。『但這並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這與一件極

重要的事情有關，我正放下旁的一切工作，到這裏來專幹這件事。」

我起初還猜想我的代理人是要調到西班牙去做某種特殊工作，現在知道這猜想是錯了。顯然，他們是要在法國做一些重要工作。可是我仍繼續抗議，不願把他們交給「格柏烏」，直到斯路茨基這樣說：

「如果定要我說明白，我可以告訴你，這命令是葉淑夫親目發出的。我們必需要有兩個能冒充純粹的德國軍官的人。我們必需立刻弄到這兩個。這差使是非常重要的，旁的無論什麼事都不能與它比擬。」

我對他說，我已經把我的兩個最好的代理人從德國召回了，他們隨時可以到巴黎來任憑他調遣。談話又轉到了別個題目上去，一直談到了快天亮的時候。幾天之後，我就回到了荷蘭的總部。我在德國的組織必需要改變過，以適應於這個新的政策。

一九三七年一月，全世界是因從莫斯科傳出的那一串可驚的「供狀」而震動了，在那裏，當時正在舉行第二次大「叛逆案」的審判。一大羣蘇維埃的領袖人物都坐在罪犯席上，被審判者指為托洛茨基派中心，且一一的供認了極大的陰謀，其中甚至有替德國擔任間諜工作等事。

在這時候，我正漸漸的把我那些情報工作人員從德國召回。莫斯科的報紙替我帶來了一天一天的審判經過的速記報告。我正與我的妻和孩子一起坐在家裏，讀着一月

二十四日晚間在莫斯科所作的陳述之報告，突然間，我發現了從拉迭克(Radek)的祕密供狀裏引下來的幾句話，覺得非常震驚。那話是這樣說，前任蘇維埃駐英侍從武官，現在已做了好幾個月『柏格烏』的囚犯的浦特納將軍(Gen. Putna)，曾經『帶着杜哈契夫斯基的某種請求』來找過拉迭克。在引用了這個陳說之後，審判官維欣斯基(Vyshinsky)這樣的向拉迭克問：

維欣斯基：我想要知道你提起杜哈契夫斯基的名字是有什麼關係。

拉迭克：杜哈契夫斯基由政府委派着某種工作，但是他得不到幹這工作的必要材料。……杜哈契夫斯基既不知道浦特納所擔任的使命，也不知道我所擔任的犯罪的使命。……

維欣斯基：這樣說，浦特納是爲了某種公務由杜哈契夫斯基差遣到你這裏來，對於你的事情一點關係也沒有嗎？而且他，杜哈契夫斯基，對於他們也一點勾結也沒有嗎？

拉迭克：杜哈契夫斯基跟他們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關係。

維欣斯基：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說：浦特納跟你們那個託洛茨基派地下組織中的分子是有來往的，而你所提起杜哈契夫斯基，則是因爲浦特納奉了杜哈契夫斯基的命令來接洽某種公務？

拉迭克：我可以肯定這一點，我說，我從來沒有，也永遠不能，跟杜哈契夫斯基發生任何與反革命活動有關的勾結，因爲我知道杜哈契夫斯基對於黨和政府的態度是絕對忠實的。

我讀到這一段話時，覺得非常驚惶，我的妻就問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就把報

交給她，這樣說，『杜哈契夫斯基是完了。』

她讀了這個報告，但還看不到那要點，就這樣爭辯道：『但是拉迭克再三替杜哈契夫斯基開脫，說他與陰謀完全無關呢。』

『一點也不錯，』我說。『杜哈契夫斯基難道要拉迭克來替他開脫嗎？你是不是竟以為拉迭克敢把杜哈契夫斯基的名字拖到這案子裏去嗎？不是的。把杜哈契夫斯基的名字放到拉迭克嘴裏去的，是維欣斯基，而叫維欣斯基這樣幹的，却是史大林。你可知道拉迭克是在替維欣斯基，而維欣斯基則是在替史大林說話。我告訴你，杜哈契夫斯基是完了。』

杜哈契夫斯基的名字，在拉迭克和維欣斯基的這一段話裏被提到十一次之多，這件事在熟悉『格柏烏』技術的人看來，是祇可能有一種意義。我覺得這簡直是一個公開的信號，可使人知道史大林和葉淑夫已在杜哈契夫斯基及其他紅軍高級將領四周造成了一個鐵環。這是非常明白的，一切準備都已經完成了，向他們下手的行動也已經漸漸明顯起來。

我在官報中注意到，拉迭克作那個祕密『供狀』是在十二月間。那正是我接到要召回兩個『德國軍官』的命令的時候。現在這兩個人又從巴黎向我報告着，說他們在那裏等了好幾個星期，一點事情也沒有做，後來却又給打發走了，那莫名其妙的解釋

是這樣說，這『差使』是延期了。我們就認定這大概是發生了什麼牽制，或者呢，計劃是改變了。

### 清除運動之謎

拉迭克那一段提起杜哈契夫斯基的名字的『供狀』，與史大林對外政策之改變又是同時的，而且正在斯路茨基表示不久要與德國成立協定之後。

但是，爲什麼史大林要在這個時候摧殘紅軍將領呢？在消滅了卡密涅夫……齊諾維夫那一團舊時的政策，接着又破壞了另一個環繞在拉迭克——畢達科夫(Platakov)案四周的『反對』集團之後，又有什麼動機使史大林要繼而對付我們的國防系統之高級指揮人員呢？

把齊諾維夫或卡密涅夫這一幫政治家交給劊子手是一件事情。把全國軍事機體的把舵人掃除是另一件事情。在一個國際關係如此緊張的時候，史大林爲什麼敢把像杜哈契夫斯基元帥那樣的人物或像軍事副委員加馬爾尼克(Gamarnik)那樣的領袖都處決呢？他可敢把紅軍的頭殺掉，致使蘇維埃在敵國面前變得毫無防禦之力嗎？

真的，史大林與紅軍之間過去曾有過極大的意見紛歧。這些都是關於重要政策的意見不同，而最後終於如一切政府中所常見的那樣獲得了妥協。真的，這些紛歧的原

因是起於對蘇維埃革命事業的熱心，紅軍中批評史大林政策的人，我們可以知道都是絕對忠實於蘇維埃政府的。

## 紅軍的不滿

史大林與紅軍指揮部間之衝突的背景及全部歷史係屬於我這故事的另一部分。但是，在這裏把這場紛爭的主要形態說一說，却也非常重要。農民財產之強行集體化，及流放等等的責罰辦法，結果竟消滅了幾百萬的農民，這件事，在紅軍中立刻就引起了反響，因為兵士的出身差不多大部份都是農民。舊有的士兵及招募的新兵對於他們在本鄉的親屬在集體化運動中所遭遇的厄運，實感到莫大的仇恨，甚且懷着叛變之意。紅軍的士氣是一天天變壞了。陸軍的政治部，那是我們的國防工作中之一個最有價值的輔助機關，由史大林之堅決的追隨者加馬爾尼克將軍在主持，這個機關也為軍隊紀律敗壞而大大震動了，杜哈契夫斯基領導的總參謀部及高級軍官當然有此同感。同時又發生了另一種不滿的原因，這是與史大林對日本侵略的讓步政策有關的。這也使紅軍消沉下去，特別是那些軍官們。軍事委員伏洛希羅夫當時是完全站在紅軍司令官這面，他曾與加馬爾尼克及杜哈契夫斯基一起發表了軍人方面對於史大林的政治局的意見。這一個『反對派』以為，一，如果要使紅軍可靠，就不能與農民為敵

二，蘇聯對日本的政策更需要更強硬一點。史大林則以為集體化能替蘇聯將來的力量之發展打定一個結實的經濟基礎，一切東西都應爲了這個政策而犧牲，爲要完成這個政策，俄羅斯必需以任何代價來換取和平。

幾年來，杜哈契夫斯基老是向史大林請求經費，要把紅軍電氣化并用其它方法機械化起來。在這一點上，杜哈契夫斯基有全部蘇維埃軍官學校出身的青年軍官來贊同着。史大林知道這正是杜哈契夫斯基勢力中的一個弱點，便終於答應他完成這個好久以來的夢想。這樣看來，這個政治上的妥協是完成了，史大林可以在國內外的一般政策上任所欲爲，而紅軍司令方面亦可達到把軍隊現代化的目的。

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紅軍系反史太林派的起源。實際上，這不過是在蘇維埃國防體系之產生及計劃過程的各階段中所浮現出來的許多政見衝突，卻使外界發生了許多謠言，說是伏洛希羅夫與史大林在爭權。其實並不是這麼回事。這是與以前幾次史大林與各種政治上的反對團體之間的紛爭完全一樣的。

現在是非常明白了，史大林已決定要與紅軍的首領算一算帳，正如他以前與政治上的各反對派算帳一樣。莫斯科開始有報告送到我這裏來，說是不但杜哈契夫斯基，即連其他的將軍們，也一天天的更與外界隔絕了。他們有許多最親近的副官都已被捕。環繞在杜哈契夫斯基四周的圈子是一天天的狹小下去。現在，我們這些內部的人

都已經完全明白了，即連他的出色的功績及地位亦不能挽救他。能夠挽救他唯一可能情勢即為國際危機。如果面對着國際的危險，那就連史大林也不敢把前線開放着，讓外國的敵人來侵入。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到莫斯科去，表面上是爲了要與葉淑夫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真的動機却是急乎要知道究竟在出些什麼事。兩次老布爾札維克黨人的叛逆審判案所造成的影響是使西歐的親蘇份子都感到不安。史大林的清黨運動正在一天天的加劇，這在國外也頗引起了騷動。

我到達莫斯科時，就發現蘇維埃政府的各高級機關中均有一種恐怖的空氣。清黨運動的範圍甚至比俄羅斯國境以外所傳聞的還廣大。有許多我從內戰時代以來的朋友和同事，而且都是些紅軍總參謀部及其它部門裏的最堅決，忠實，可靠的軍官，現在都一個一個的失蹤的。誰也不知道自己到第二天是否還會坐在那寫字檯上。這已是毫無疑義的，史大林已在整個紅軍高級司令部上張好了一張網。

## 鐮刀與卍字

正當眼前的大災禍的情勢日益緊張的時期，一個炸彈爆裂了。這是一個從德國來的最祕密的訊息，是斯路茨基告訴我的，他那時已經回到了他那莫斯科的「格柏烏」



總部。這消息是說史大林與希特勒之間的協定已經起了草，已由史大林派在柏林的最親信的使者堪德拉基帶回國來。大衛·堪德拉基 (David Kandelaki) 是高加索人，史大林的同鄉，他名義上乃是蘇聯駐德商務專使。實際上他是史大林派在國社黨政府的個人大使。

堪德拉基由『魯道爾夫』(Rudolf，這是『格柏烏』派在柏林的一個秘密代表的假名) 陪伴着，正從柏林回來，立即就給帶到克列姆林宮裏去與史大林會談。魯道爾夫原是斯路茨基在國外工作方面的下屬，但在幫助堪德拉基這一事上有了大功，竟可以跳過他的上司直接到史大林跟前報告。

別一些蘇聯專使均失敗了的工作，堪德拉基却做成功了。他已經與國社黨的首領們開始了談判，他甚至與希特勒也作了一次私人的會見。

堪德拉基的使命之真正性質，是祇有半打人知道的。史大林以為這是他個人外交的勝利，因為現在許多年來，就祇有他一個人在管理蘇維埃政府之舟。祇有少數與他最接近的副官們才知道這些談判的內幕。外交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這就是蘇聯的內閣，——及以加里寧主席為首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都並不預聞史大林——堪德拉基的這個計劃。

當然，史大林好久以來就想與希特勒成立諒解這件事，是蘇聯國內人物所大家都

知道的。自從德國發生流血的清黨事件以來，現在差不多已經過了三年，這件事在發生的時候，已經使史大林相信，國社黨政權是極爲穩固了，如能與一個有力的敵人取得諒解，實是最好的辦法。

## 五月節的戲劇

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堪德拉基回到了莫斯科，史大林就堅信他與希特勒的談判差不多已跟完全妥當了一樣。正在他與希特勒進行談判的時候，他却把他舊時的同志指爲德國間諜而清除掉。他現在已知道他無需害怕德國會立刻向他進攻。肅軍運動的道路現在是完全開闢好了。

到四月尾，杜哈契夫斯基元帥，加馬爾尼克委員，及其他許多高級軍官之被籠住在史大林的特務人員所張在他們四周的，且在很快的收緊來的網裏這一個事實，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了。這些領袖們中的一部分至今尙未被捕，但他們已是有了標記的人。他們在一般社交上被人迴避着。被人看見跟他們在談話，那是危險的事。他們單身的來往，沉點圍繞在他們四周。

我最後一次看到舊時的首領杜哈契夫斯基元帥，時間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地點是紅場。

五月節慶祝典禮是史大林要在羣衆前出現的很少的機會之一。「格柏烏」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節所從事的戒備工作，在我們的祕密警務史上是空前的。在舉行典禮之前不久，我剛巧在特務組的卡爾涅列夫（Karnieliev）的辦公室裏，他正管理允許政府官吏進入列寧墓四周的圍場裏去的通行證，因為這地方正是檢閱台。

他對我說：「我真是忙極了。整整有十四天工夫，我在特務組什麼工作也不做，單做着五月節的戒備工作。」

我也直到四月三十日的晚間才收到我自己的通行證，那是「格柏烏」的一個聽差送來的。

五月節的早晨陽光非常燦爛。我一早就起來到紅場裏去，一路上至少被巡邏隊攔住了十次，他們不但查着我的入場證，同時還查着我的護照。我在九點四十五分才到達列寧墓，那已是典禮要開始的時間了。

那檢閱台上幾乎已經塞滿了。「格柏烏」的全部人員都已經爲這件事而動員起來，他們都穿着便衣担任監視的工作，事後還得向警務處報告各人的動態。他們從早晨六點鐘起就已經在那裏了，每兩行人中總夾着一行。在每一行官吏及賓客的前面或後面總有一行「格柏烏」的男女。這是計劃最爲嚴密的戒備方法，是專爲史大林的安

全而設的。

我到達之後不久，有一個站在我身邊的相識觸了我一下，輕輕的說：『杜哈契夫基斯來了。』

那位元帥正穿過紅場走來。他祇有一個人。他的手放在袋子裏。看到一位將軍，一個職業的軍人，在走路時會把手放在衣袋裏，那是一件奇怪的事。誰能猜想一個在五月節的陽光裏自由的走來走去，而心裏却知道自己已給判了死刑的人，會有怎樣的感想呢？他停住了一會兒，向那堆滿了人又飄滿了旗幟的紅場看了一眼，隨後就走到列寧墓前，紅軍將領在五月節典禮時照例是站在這個地方的。

他是第一個來到那個地方。他就了位，不動的站着，手仍然放在衣袋裏。幾分鐘之後，葉戈羅夫元帥(Marshal Yegorov)來了。他並沒有向杜哈契夫斯基招呼，也沒有向他看一眼，祇在他旁邊就了位，彷彿他是一個人在一樣。又過了一些時候，加馬爾尼克委員走上來了。他也沒有向他的兩位同伴招呼，祇在那一行中就了位，彷彿他並沒有看見他們似的。

不久，那一行地位就完全站滿了。我看着這些人，我知道他們都是革命及蘇維埃政府之忠實誠懇的僕人。他們顯然都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命運。每人都裝作與旁邊的人沒有關係的樣子。每人都知道他們實際上已成了囚犯，已判了死刑，但蒙着專制主人之緩刑的恩寵，享受着一點點陽光與自由，那一羣外國賓客及代表還以為這是真正的

陽光和真正的自由呢？

以史大林爲首的政府裏的政治領袖們是佔據着那一片像平壇一樣的墓項。軍隊檢閱進行着。

照例，那些軍官們是要留在那裏，直到民衆的遊行跟在軍隊後面經過爲止。但這一次，杜哈契夫斯基卻並不留着。在兩次遊行之間的空隙時，杜哈契夫斯基元帥就離開了他的行列，他的手仍然放在衣袋裏，走過那些沒有人的小徑，離開了紅場，不見了。

## 赤色恐怖

五月四日，他的參加英皇喬治六世加冕禮節使的委任是取消了。以前，喬治五世舉行葬禮時，也是由他代表蘇維埃政府參加的，現在，所委派的替代人乃是海軍委員奧爾洛夫元帥 (Admiral Orlov)。但是奧爾洛夫的委任也取消了，他後來也同樣的被處決了。

我已經在準備回到國外的原任去，因爲我已經跟葉淑夫委員商量好了那件使我回到莫斯科來的特別事務。在這些會談中，有一次是半夜裏舉行的。葉淑夫要我一個人去見他，我一直和他密談到早晨四點鐘。當我離開他的辦公處時，我吃驚的發現「格

柏烏』國外部首領斯路茨基和他的助理希比格爾格拉斯 (Spiegelglas) 在那裏等我。他們見我跟葉淑夫密談了一整夜，顯然覺得非常詫異，而且極爲驚惶。

我正在作着一切動身的準備，並正在請領護照。我那些接近的朋友們都笑着我的準備。『他們不會讓你離開的。』我時常聽到這樣的話。的確，在這時候，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負責人員都在被召回來，不再委派國外的的工作。而且我又是一個軍人。

五月十一日，杜哈契夫斯基被降級爲伏爾伽河上的省司令官。他始終沒有去就職。這是一個史大林已在逐步向紅軍軍官進攻的表示。不到一星期以後，軍事副委員加馬爾尼克（那是一個最忠實的布爾札維克黨員）被捕了。

那幾天之內，被捕及處決的事件是接連的發生，而且這些人有許多都是我從小的伴侶，所以我時常覺得彷彿屋頂在倒下來，彷彿整個蘇維埃建築都在震動了。

## 神祕的線索

我仍未得離國的允許，我以爲一定不會獲得允許的了。我打了一個電報到海牙去給我的妻，叫她準備帶了孩子一起回莫斯科來。

後來突然間有人告訴我，說我的護照已經預備好了，命令我動身回原任去，而且要即刻動身。

極大的恐慌抓住了整個紅軍的軍官部。我在莫斯科的最後一天，普遍的警報已經達到了不可忍受的高度。我每小時都接到報告說又有人被捕。在路比安加辦事處的我自己那個機關也破碎了，已完全陷於恐怖的掌握。

我就去找『格柏烏』的副委員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 (Mikhail Frinovsky)，他是與葉淑夫一起替史太林主持大清除運動的。

『請告訴我，究竟在發生些什麼事？我們這國家究竟出了些什麼事呢？』我問弗里諾夫斯基。『我如果一點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事，又如何能在這種情勢下離開而去我的工作呢？我對國外的同志應該怎樣說法呢？』

『這是一個大陰謀！』弗里諾夫斯基回答。『我們正發現了一個軍隊裏的最大陰謀，這種陰謀簡直是歷史上所沒有見過的。但我們却把一切都抓在手中了，我們已把他們一網打盡了。我們現在才知道，他們竟想謀殺尼古萊·伊凡諾維支 (Nikolai Ivanovitch，(即葉淑夫)呢！』

弗里諾夫斯基並沒有舉出這個如此『突然』的被『格柏烏』發現的軍隊陰謀之證據。但在路比安加的行廊上，我又遇到了反間諜組首領富爾馬諾夫 (Furnanov)，這一部分人員是專在國外的白俄羣中工作的。

『啊，他們就是你所調來給我們的那兩個第一流人才呀，』他說。

我一時摸不着頭腦，就這樣問，「什麼人？」

「你知道的，那兩位「德國軍官」，」他回答，於是又開始玩笑似的責備我爲什麼這樣固執，不肯把我的人調去替他工作。這件事，我差不多已經完全忘記了。

我問富爾馬諾夫，他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

「怎麼，這正是我們的事，」富爾馬諾夫誇耀着說。我知道富爾馬諾夫是替「格柏烏」把握着國外的反蘇維埃組織例如白軍同志會之類，這是一個由密勒將軍在巴黎領導的，遍佈於全世界的團體，他的話使我明白了，我那兩個人被指派的工作是與法國白俄團體有關係的。我記起斯路茨基曾經說過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富爾馬諾夫現在又給了我一個藏在紅軍肅軍運動幕後的真正陰謀之證據的線索。但在那個時候，我却沒有心思去追究這個問題。

我在五月二十二日晚間離開莫斯科。我像離開一個正在一大串地震中的城市一樣。杜哈契夫斯基元帥已經被捕了。

月底邊，我回到了海牙。一個從蘇維埃首都發出來的官報向全世界宣佈着，軍事副委員加馬爾尼克已在偵查期中自殺了。後來我知道，加馬爾尼克並不會自殺，而是在監獄中被史太林的人所殺死的。

六月十一日，莫斯科首次公佈了杜哈契夫斯基及其他七位高級將領被捕的新聞，



說他們是國社黨的間諜，是已死的加馬爾尼克的同謀者。六月十二日，就宣告了這八個首領的處決，據說曾經過一次由六位高級軍官組織秘密軍法審判。

據我所知道，在這六個審判者中至少有一位，即阿爾克斯尼斯將軍(Gen. Aleksni<sup>ss</sup>)，在被人假定爲坐在那裏審判他以前的首領杜哈契夫斯基的時候，是已經做了『格柏烏』的囚犯。

不久之後，阿爾克斯尼斯也處決了。其他兩個據說也參加這次軍法審判的人，迭班科將軍(Dybenko)和別羅夫將軍(Bielov)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幾個月之後，其中的第四人，勃呂徹爾元帥(Mashal Bluecher)也落到了『格柏烏』的網羅中。

實際上，杜哈契夫斯基這一羣人是並沒有經過軍法審判。他們甚至沒有把那幾個被處決的人放在同一件案子裏。那八位將軍也並不是一起處決的。那些囚犯是分別的被殺，且各用不同的方式。那個所謂曾經過審判的假消息，乃是史太林爲要使行伍中人相信這個紅軍陰謀之『突然』發現的故事而發的。

這個發現是如何的突然，真正的陰謀究竟是怎樣的，這個『歷史上所未見的陰謀』之證據又是怎樣的性質，這一切問題，在我回到巴黎的時候就完全解決了。

## 一個俄羅斯的神話

『格柏烏』國外部首領的助理希比格爾格拉斯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使命於七月初從莫斯科到巴黎來。我被指定到蒙巴爾納斯大街 (Boulevard Montparnasse) 上的紫丁香園咖啡館 (Closerie-des-Lilas Cafe) 去會他。我們的談話繼續了幾小時，且很快的轉到了杜哈契夫斯基案件上去。

引起我的話頭的，乃是處決之後不久在史太林的喉舌莫斯科真理報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題名叫做『外國情報工作之危機』。

『這篇文章多笨，它打算騙誰呢？』我說。『莫斯科在這樣的對全世界說，德國的情報部至少已僱用了八位紅軍中的元帥和將軍。這篇文章的要點大概是說，德國情報部發生了危機。這個說法真是蠢極了！作者應該盡更大的努力來替這麼一個嚴重的事件辯護才對。這真要使我們在外面變成了笑話。』

『但這篇文章並不是寫來給你，給知道的人看的，』希比格爾格拉斯辯答：『這是給一般大衆看的，給本國的人看的。』

『這對於我們蘇維埃人民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說，『我們竟向世界宣佈着說，德國情報部差不都把紅軍的整個總參謀部都收買成他們的間諜了。怎麼，你們這些「格柏烏」人員應該知道，如果我們的情報居然買通了任何外國軍隊裏的一員上校，那就要成爲一非常重要的事情了。這立刻就會引起史太林本人的注意，即連他也

要以為是一個莫大的成功呢，現在，如果希特勒竟把我們的最高級軍官都收買為間諜，那麼，他在我們的紅軍裏豈不是至少還收買了幾百個小軍官在當着他們的間諜嗎？

## 反情報工作

『胡說，』希比格爾格拉斯熱烈的回答。『我們把全部弄到了。我們把他們全部都剷除了，』他帶着一種堅決的神氣宣稱。

我對他說了我派在德國的重要代理人送來的一分短短的密報的內容。在一次國社黨高級人員召集的，我那個報告者也參加的招待席上，提起了杜哈契夫斯基事件的問題。他向弗里茨·維德曼隊長 (Capt. Fritz Wiedemann)——希特勒的個人政治副官，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任德國駐舊金山的總領事——問着，史太林以間諜罪指控那些紅軍將領，究竟有沒有幾分可靠，我那代理人的報告就轉述了維德曼那一番誇大的答覆：

『我們在紅軍裏並不是祇有八個間諜，實際上還有許多。俄國的「格柏烏」想要把我們全部的人都追究出來，實在還遠得很。』

這一種證說的性質我是非常清楚的。任何國家的軍事情報人員都會這樣說。這一

種消息最希望人家拿來傳佈開去，目的是要損壞敵國的士氣。如用軍事情報人員的術語來說，這叫做『反情報』。

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的總參謀已創立了一個專造假情報機關，即所謂『反情報』部是。在這裏，專家們製造着一些表面上極可信的祕密軍事計劃及命令，於是用種種轉灣的路線，設法把這些東西當做真的文件塞在敵人手裏。其目的要使敵人錯誤，使他無所適從，使他離開了正確的路線。有時候，即連戰時俘虜也會弄到一些祕密計劃，這些計劃都是假情報機關根據若干事實很聰明的偽造出來的，往往可以使那囚犯真以為得到了極有價值的消息。

這一種特殊的間諜及反間諜組織，向來是若干歐洲國家政府的軍事情報工作之一部分，直到近年來，各獨裁國的全權的祕密警察機關才把這工作也包含在自己的職權之內。『格柏烏』及『格斯達波』這一類機關常以自己的間諜喬裝着忠實的代理人放到敵對的營陣裏，這種努力是一天天的加緊『反情報』的。技術也跟着一天天的進步了。

希比格爾格拉斯本是『契加』(Cheka)及其後身『格柏烏』的老手，對於這種事當然非常熟悉。但是他却撇開了在紅軍裏還有更多的國社黨間的說法。

『我告訴你，』他說，『現在是沒有了。我們在尙未對杜哈契夫斯基，加馬爾尼

克，和他們的同黨下手之前，已經把全部都肅清了。我們也得到從德國來的情報。是從內部來的，我們所得的情報，並不是從大庭廣眾之下的談話裏聽來，而是從「格斯拉波」內部傳出來的。」於是他從衣袋裏抽出了一張紙來給我看。這是他的一個人員的報告，用叫人極易相信的語氣證實了他的說法。

「你意思可不是說要把這種東西當做證據嗎？是不是這樣的？」我反對着。

「這不過是極小的一項，」希比格爾格拉斯接下去說，實際上，「我們在好久以前就從德國接到許多關於杜契哈夫斯基，加馬爾尼克，及他們一系的全部人員的材料了」。

「好久以前嗎？」我尖銳的重覆着說，心裏在想着史太林之「突然的」發現紅軍陰謀這件事。

「不錯，過去幾年來時常接到，」他繼續着說。我們得到了許多情報，不僅是關於軍人的，同時有關於許多別人的，甚至有關於克列斯青斯基(Krestinskiy)的」（克列斯青斯基曾做了十年蘇聯駐德大使，後來又任爲外交副委員。）

「格柏烏」有一種任務，即是把蘇聯文武官吏的每一動作都嚴密的監視着，無論他們的職位是如何高，特別是在這些官吏奉使到國外去的時候；這種情形，我早就知道了的。每一個蘇聯的大使，要員，公使，或貿易專使，都要受到這種監視。當一位

像杜哈契夫斯基那樣的人物奉政府的命令離開俄國去參與英皇喬治五世的葬禮時；當一位像葉戈羅夫元帥那樣的人物奉使到波羅的海諸國去作通好的旅行時；當一位像浦特納將軍那樣的軍官被委為駐倫敦侍從武官時——他們所有的來往，所有的政治談話，都接連不斷的由『格柏烏』代理人向莫斯科報告着，這種報告且常為『反情報』所偷替。

## 史太林的密室

照常例，一個政府總應該信任它的服務人員，特別是那些處負責地位的人，不能隨意輕信間諜們的告發，舉例說，當我在莫斯科總參謀部裏任事時，我就得到一個機會看到了關於我在德國的行動的報告，這些報告確都有事實根據，但却惡意的說得使我可能受到危害。在過去數年中，即在蘇聯也照例要把這些東西交給關係人本人去看。

史太林却把這種慣例完全改變了。當他把『格柏烏』的管理權抓到了自己手中時，那就開始把關於全部蘇維埃負責官吏的報告積貯在一個非常秘密的房子裏。這一宗積貯一天天多起來，漸漸塞滿了經過廣大的『格柏烏』之網轉到他手裏來的材料。至於這些對蘇維埃重要人物的告發是如何的虛幻，如何的偽造，如何的可疑，他是不管

的，唯命是聽的『格柏烏』人員祇把所有的東西都堆起來。史太林覺得到緊要關頭對每一個領袖都有一個案件可以揭發，那是非常有利的事。

這一座『格柏烏』的最秘密的房子，因此就塞滿了許多外國的假情報機關所偽造出來的材料，其中自然也有『格斯波達』偽造的。於是我向希比格爾格拉斯說起這一種對待紅軍的證據實在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

『啊，你彷彿把這些從德國的報告完全信以為真了，』我這樣說。

『我們有些消息是經過古茨科夫團(Goutchkov Circle)得來的』，希比格爾格拉斯不得不這樣誇張着說，『在這個組織的中心都有我們的人。』

當希比格爾格拉斯告訴我，對杜哈契夫斯基的證據是從『格斯達波』組織之內『格柏烏』代理人傳出來，并經古茨科夫團而傳到葉淑夫和史太林手中時，我就不禁作了種種的聯想。

古茨科夫團是白俄所組織的一個秘密軍事情報機關，一方面與德國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與密勒達將軍所領導的白軍同志會也有最接近的聯絡。

這個團體的創立人是亞力山大·古茨科夫，他是舊俄國會中的一個重要分子，在世界大戰時又在沙皇政府裏當軍事工業委員會首領。在年輕時，古茨科夫曾帶領了一隊俄國志願兵參加過對付英國的波耳戰爭。沙皇被廢，他當着軍政部長。蘇維埃革命

以後，他在國外把一羣俄國專家組織起來，與德國國內那些主張向東伸展的分子發生了關係。

古茨科夫團曾替德國軍事情報部長布雷多夫將軍服務了許多時候，後來，布雷多夫將軍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希特勒的清黨運動中被殺，他的機關及全部國外的綱都由『格斯達波』接管了去。這個團體甚至在一九三六年古茨科夫逝世以後還繼續爲『格斯達波』服務。

現在照希比格爾格拉斯的說法，『格柏烏』與古茨科夫團體的聯繫也是非常密切的。古茨科夫自己的女兒就做過『格柏烏』的代理人，做過蘇維埃政府的間諜。但『格柏烏』同時還有一個人派在這個團體的中心。這是很顯然的，密勒——古茨科夫那一系列的白俄一定保有大部份史太林用以對付紅軍高級將領的『證據』之原件。

### 比小說還奇怪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巴黎，這一個『歷史上所沒有見過的陰謀』之最後關鍵終於落到了我手裏。我弄到了一束新聞紙，上面有着很大的標題，說是在國外的沙皇舊部首領猶金·密勒將軍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正午被綁架了去。似乎有這樣的事情，密勒在十二點十分鐘離開他的寫字間以前，曾拿一封封好的信交給他的助手，信



封上這樣着：『不要以為我是神經錯亂了，但這一次，我必需拿一個密封的消息交給你，如果我不回來，你才能把這封信拆開來看。』

那一天下午密勒果然沒有回來，於是，他的若干同事便被召集攆來拆這封信。信是寫着這樣的話：

『我與斯科勃林將軍(Gen. Skoblina)約定今天十二點三十分鐘在雅斯曼街與拉非街的拐角上會面。他將要帶我去見兩個德國軍官，一個是鄰近國家的侍從武官斯特羅曼(Stroman)上校，一個是本國大使館裏的武官委爾納(Werner)先生。這兩個人俄文都說得很好。這一次的會面是斯科勃林安排的。這可能是一個圈套，所以我給你們留下這個條子。』

我看到密勒的條子裏說起那兩個誘他進圈套的『德國軍官』覺得非常震驚。原來這就是斯路茨基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派我的兩個最好的代理人去做的『重大』工作。原來這就是『格柏烏』的白俄反間諜工作專家富爾馬諾夫在莫斯科對我說起的那兩個『德國軍官』時心裏所想的『事務』了。

在白俄的軍事組織中，斯科勃林將軍乃是密勒將軍的左右臂。斯科勃林的夫人是俄國有名的歌者納勤·蒲列維支卡雅(Nadine Plevitzkaia)。密勒的同黨那一天晚上就找到斯科勃林和他的夫人住着的旅館裏去。斯科勃林起先否認他知道密勒在什麼地方，及他的約會，表示他自己全不知情。後來他們拿出了密勒的字條，并恐嚇着要帶

他到警察局裏去時，斯科勃林候到了一個防範疏忽的機會，就溜出門去，跳上了一輛等在外面的汽車。

### 斯科勃林的二重任務

以後就始終沒有發現密勒的蹤跡。斯科勃林也不知去向了。他的夫人，蒲列維支卡雅被視爲共犯而被拘，在他們房間裏找到的文件毫無疑義的證明了斯科勃林是『格柏烏』的代理人，蒲列維支卡雅留在獄中，一直候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巴黎開審的時候。她被控爲蘇聯間諜，受到二十年監禁的判決，法國法庭對女子這樣的重罪，真是不常見的。

這樣看來，斯科勃林將軍正是『格柏烏』對付杜哈契夫斯基及其他紅軍將領的陰謀中之中心人物。在這場奸惡的悲劇中，斯科勃林是扮演了三個角色，而在這三方面都處了極重要的地位。他以古茨科夫團祕書的資格當着『格斯達波』的代理人。他又以密勒將軍幕內人物的資格當着國外的白俄運動的首領。他除了完成這兩種任務之外，還有第三個主要的僱主，那就是『格柏烏』。

密勒將軍所留下的條子已顯然表示他對斯科勃林所安排的跟兩個『德國軍官』的會面不無疑慮，這疑慮就把斯科勃林的陰謀揭穿了。他的夫人蒲列維支卡雅的審判期

一直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延長到十二月十四日，并吸引了歐洲普遍的注意，經過這場審判，大家才知道早在一九三〇年，密勒將軍前任的白軍同志會首領顧節蒲夫將軍 (Gen. Koutepov) 之神秘的被綁，斯科勃林也是直接預聞其事的。

這樣看來，斯科勃林就是史太林所搜集的對付紅軍高級將領及創立人的『證據』之主要供給者，這種『證據』最初是『格斯波達』製造出來的，於是經過古茨科夫團的路線，成爲密勒將軍的組織流到了史太林設在路比安卡的最隱祕的密室裏。

當史太林認定他對希特勒的關係已經可以使人放膽的去對付紅軍的時候，他就到『格柏烏』所堆積的那些文件中去找尋。史太林對於這一類『證據』的價值當然是明白的。

但是有一個可能的漏洞却必需要化一切代價來塞住，這樣才能把這個對付紅軍的案件從頭到尾的隱藏起來。斯科勃林是一個『格柏烏』人員，那是可以放心的。在『格斯波達』的圈子之外，祇有一個人可能看穿這個陰謀。這個人就是密勒將軍。斯科勃林所知道的事，他完全都知道，甚至還知道得更多一點。如果密勒將軍說起話來，他就可以向全世界暴露了對付杜哈契夫斯基的『證據』的來源，甚至可以指出其中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反情報機關所製造出來的。於是，密勒就非被消滅不可了。

史太林對付杜哈契夫斯基及其同僚的案件之醜惡的真相，現在已經完全顯現出

來。因為時常害怕着會失勢，史太林便陷到了新的罪惡之淵裏去，竟用『格斯達波』及白俄代理人所製造的子彈來消滅了紅軍『反對派』。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完全的證明了，紅軍高級將領之消滅，並不是由於某種反史太林的陰謀，而實際上正是史太林所發動的一種陰謀。杜哈契夫斯基元帥及其他將軍們的命運，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拉迭克在那秘密供狀上簽了字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祇是實行屠殺的日子還待將來決定而已。

綁架密勒將軍的事，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當那個專使坐飛機帶文書來叫我選兩個人來冒充『德國』軍官的時候，就已經在計劃着了。以後却又發生了若干障礙，這障礙又是什麼呢？這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蒲列維支卡雅在巴黎受審的時候就水落石出了。在那一天上，里伯 (Ribet) 律師從密勒的祕密通信裏引了一段話，知道他會接到駐芬蘭的多勃羅伏爾斯基將軍 (Gen. Dobrovolsky) 的警告，說斯科勃林或其他重要職員在把祕密洩漏給敵人。斯科勃林在若干同事羣中的處境，就變得有幾分爲難。可是，據里伯律師在法庭上的說法是這樣：『真可惜：這警告竟不能動搖密勒對斯科勃林的信任。』

## 「格柏烏」的圈套

因此，綁架密勒的原定日期便必需拖延下去。斯路茨基就回到了莫斯科。

正在這時候，斯科勃林又在密勒的內圈裏建立了他的信任，且隨時替『格柏烏』注意着杜哈契夫斯基處決事件之一切可能的，不順利的發展。

在那事件發生之後約三星期，希比格爾格拉斯被派到了巴黎來，在那裏我與他作了最後一次會面。把密勒誘入『格柏烏』圈套的差使是在九月二十二日發動的。在這時候，爲了某種『極特殊使命』到法國來的希比格爾格拉斯就不見了。根據可靠的報告，他自己也成了大清黨運動的犧牲品。幾個月之後，據蘇維埃報紙的正式公佈，斯路茨基又『自殺』了。

史太林把紅軍最高級將領陷搆爲國社黨間諜這事件，現在已成了歷史上的一章。他已經清除了軍事上的反對派。他已經清除了也許會把『格斯達波』與史太林對付杜哈契夫斯基一班人的『證據』之間的聯繫洩漏出來的密勒將軍。祇是，已由堪德拉基談判得非常順利的跟希特勒之交涉，却仍沒如原來希望的現實。

誠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全世界從德國的貝爾赫德斯加登 (Berchtesgaden) 接到一項重要的公報，那天下午，希特勒在奧伯薩爾茨堡 (Obersalzberg) 的山頂住宅裏招待了蘇聯新大使康坦丁·尤列涅夫 (Constantin Yurenev)，這是任何外國大使所難得蒙到的優待。兩方面交致敬意，感情極爲融洽，這事件頗引起了各國

政府的猜疑。希特勒曾鄭重的提出『德蘇之間應發生常態關係』，而兩國利益應『互不干涉』。

三個月之後，尤列涅夫就被召回莫斯科，而且被拘了。與德國的關係又一次變得緊張起來。但史太林仍然抱着極大的希望，想與國社黨政權簽訂一種協定。一九三九年一月，希特勒在他那宏大的新政府裏開新年招待會，他特別選出蘇聯最新的大使密列卡洛夫 (Merekalov) 來作一度特殊的密談。這一種表示又使歐洲各處都傳佈着德蘇二國行將結成聯盟的消息。

### 揭開那帷幕

這裏祇需要加上說，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兩個舊俄軍官在巴黎失蹤這件事，在世界各國首都的報紙上登着封面的地位，正如六月十二日有八位將軍在莫斯科處決那件事一樣。但是這兩項事件之間的聯繫，却始終未能在公開的出版物裏找到一點痕跡。可注意的例外祇有一個。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國社黨的正式軍事機關報『德國國防軍』(Deutsche Wehr)，在一個關於紅軍肅軍運動的專號上曾暴露着說，告發杜哈契夫斯基及其同僚們的人，正就是『那個住在巴黎的，把顧節蒲夫和密勒兩位將軍出賣給布爾札維克黨人的著名叛徒斯科勃林將軍——而且這個人也並不是在紅

軍裏面的。」

等到遮在紅軍首領被處決這神秘事件上面的帷幕被揭開時，這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陰謀」之主要原因，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史太林又一次表現了他是永不會忘記，也永不會寬恕的。史太林永遠記得前時那種與紅軍高級將領之間的意見分歧，而且把這種分歧視爲一種「反對」。等到這事情被牽入「格柏烏」的機體裏去時，「反對」就成了一種「陰謀」。在史太林爬上絕對權力的過程中，這些「陰謀」正做了他的梯級。在這過程中，他的批評者都成了「敵人」，他的誠意的反對都成了「叛徒」，一切忠實而熱情的少數人意見，藉「格柏烏」的幫助，都成了「有組織的計劃」。在他舊日的同志們，同時的革命家們，蘇維埃政府的創建者與建設者們的屍骸上，史太林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終成了整個蘇聯的唯一統治者。

「格柏烏」在準備紅軍肅軍運動時祇犯了一次疎忽。他們並沒有把一個人考慮在內。這個人便是本文的作者。「格柏烏」曾在法國作了兩次狼毒的嘗試，想要補救這次的疏忽，但這嘗試到底失敗了。

# 史太林怎樣向希特勒屈膝

W. G. Krivitsky 著  
季剛 譯

廿八年九月十一日·十八日三民週刊第四·五期

德蘇互訂不侵犯條約的消息，傳出以後，確乎使大部分的人感到驚異的，然如果讀了本文以後，恐怕就會減輕驚異的程度。此文作者爲蘇聯紅軍中曾占極重要的地位，是深得伏洛希羅夫相信任 W. G. Krivitsky 將軍。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蘇聯陸軍情報部西歐局長，又爲 (G. P. U) 之幹部。乃蘇聯樞要人物之一，但不幸於去年十二月，被捲入史太林之血的肅清，幾罹死難，繼逃巴黎，不堪於史太林魔手之追擊而於本年一月上旬亡命美國。是文發表於四月二十九日美國有名之禮拜六夜報，曝露了史太林對英法及對德外交的基本政策，原題名 *Stalin appeases Hitler*。原文本用俄文，由國際通訊社莫斯科特派員，「史太林傳記」的作者 I. D. Levine 譯爲英文，茲自英文轉譯下來。——譯者

## 一

不能忘記的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夜，正當希特勒推行第一次肅清整理而那種血腥的肅清的治療直至深夜還繼續進展的時候，史太林也在克列姆林宮緊急召集政治局 (Politbureau) 會議。

史太林怎樣向希特拉屈膝



史太林在希特勒第一次肅清新聞遍傳世界以前，對於這既經抬頭的國社政權決定如下的行動。

當時我在莫斯科紅軍參謀本部情報部裏占有一個地位。我早已知道在德國將推行那大規模的肅清整理了，因為我們在德國的情報機關寄來了極秘密的祕碼電報。因此我們方面也就要作講求對策的準備了。當然，不論希特勒是否開始了那第一次大規模的使人心胆俱寒的肅清工作，而我們却立刻開始着手整理從柏林來的秘密的祕碼電報。

那夜，自己是取得部下的助力而努力的活動，因為要對伏洛希羅夫陸軍人民委員長提出一切的報告。

那夜，在克列姆林宮政治局的非常集會裏，史太林所召集的高官，除了政治局局員以外的一批人，是我的直屬長官 General Bergin，李維諾夫外交人民委員， Karl. Radek，——當時拉迭克是共產黨中央委員的情報部長——另外是 A. B. Artuzov 等等。

這政治局的非常集會的目的，不消說，是研究希特勒第一次肅清的結果以及它對於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

當時憑着我們情報機關所收到的情報，前述的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夜的希特勒

的處理，是指明要對付反抗他的兩個對立的左右兩翼分子的。其中包含對於希特勒的僵硬政策的政府感到不滿的國社黨的過激分子，洛姆大尉 (Roehm) 輩下的一集團，他們是夢想着第二次革命的。

另一個集團，是當時首拉海爾 (Schleicher) 以及勃列達 (Bredow) 兩大將所支配下的國防軍的將校們所組織的。只有這個集團始終企圖着君主制的恢復。右面兩個集團，因都要使希特勒失墜以至於窮極，方能得到最後勝利，所以互相通着的。在這許多企圖着第二革命的反希特勒的勢力之外，在德國各都市的軍人們，大概是對希特勒忠實的，國防軍的中堅將校也盡忠於國社政權。這是我們的情報機關從德國各地收集來的可以相信的情報。

## 一一

在西歐以及美國，對於希特勒的肅清的暴風雨，廣泛地下着將會使國社政權弱體化的解釋。在蘇聯國內也是如此。

然而史太林書記長却毫無那種幻影。在政治局的非常集會裏的史太林，對於上述事件披瀝了下面那樣的見解。

「在德國發生的突發事件，決不是暗示國社政權的崩壞。而且完全相反的，爲了

這個事件而有鞏固國社政權的結果。因此希特勒的勢力更將強化一點，在他支配之下的行政組織也將更基礎鞏固了。」

在前述事件發生之後，蘇聯對國社政府的外交政策，跟着關於這事件的史太林書記長的以上的解釋而被決定了。政治局決議的結果，是支付任何代價都要對希特勒採取懷柔政策，決定用任何努力而使他與蘇聯妥協。史太林老是確信對最強的敵人，儘速樹立友好關係是賢明的。

相反的，從那夜的希特勒的狂暴的治療裏獲得的教訓，史太林更是對希特勒懷柔，而且深刻地感覺到有向他接近的必要。

假使全世界的關心蘇聯外交的專門家，聽了我以上的話。再去檢討一下史太林對希特勒的外交，那麼一定是首肯的。只有史太林當真把迭克推多的姿容在希特勒身上發現了。

現在世界上的人們，很普遍地傳說着那是不可能的，史太林與希特勒是絕對不能妥協的不共戴天似的先天的敵仇。那實在是覆蓋着巧妙的偽裝的宣傳，或是被人歪曲了的畫幅。希特勒與史太林的真的關係，雖然碰到幾次的反擊，然而不知道失望，實在像是一個很有恆心的求愛者以及一個毫不關心於此的姑娘的關係，而史太林却就是那個求愛者。以下說明史太林對於希特勒的真實的心情。

革命之父列甯死了之後，主張與德個保持密切提攜而支持不逮的最代表的人物，就是史太林。在克列姆林宮的所謂親德分子，任何人說起來，總是史太林。他在希特勒達到有權勢的地位之後，根本的態度一直沒有變更。跟着希特勒的勢力澎漲與國社政權的強化，正比例的史太林對於柏林的連繫的鞏固的要求也強化了。

他從希特勒確立獨裁制的最初起，對第三帝國是採取和協鎮靜政策的。而求得對於希特勒的和協的追慕心，因為在遠東的日本的抬頭，在西歐的國社政權的隆盛的炮火而更深一層了。

史太林的對西歐外交，決定為對於日益弱化民主主義國澈底的輕蔑，相反的，特別的對於憑着國社政府所表徵出來的強力的全體主義國家是強化了尊敬之念。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是在「常與強力國家，維持友好關係」的法則上建築起來的。

他在最近的六年間，對推行世界政策上所最留心的一回事，就是利用所有的現象而在以希特勒為對手的一點上使自己站於適當的立場。

他在加入國際聯盟時，在唱導安全機構體制的確立時，在策動與法國接近時，企圖與波蘭親善時，寄語與英國時，干涉西班牙時，以及其他的時候，他所不能忘懷

的，就是對於希特勒不得不加以注意的一點。而且史太林老是抱着自己對希特勒接近，是有利的希望。

這種對希特勒的懷柔政策，一到一九三六年突然的出現於世界外交舞台表面的所謂防共協定的締結的時候，那真是達其頂點了。然而史太林對於這日德協定的內容是憑着自己的獻身的努力而入手的。他自己如何入手，其後常順次敘述。史太林支付任何代價都想與希特勒握手。實在在一九三七年初，因為實現前面的目的而開始了柏林莫斯科的交涉。兩年後的今年的三月十日，史太林方將其對德政策宣告世界而達其頂點了。（譯者按——本年三月十日為在莫斯科開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大會之日。）

那一天是史太林在德國決行保險政策而合併了蘇台德以後的最初的外交演說。而其重大聲明，是對於德國採取的侵略政策，提出他的回答，內容對希特勒勤多少是溫柔的。值得世界驚嘆。三天以後的三月十三日，希特勒總理敢於分割捷克一舉，那呼是應於史太林的演說的。

如此，史太林對於希特勒的態度，是一目瞭然的公然的祕密外交，希特勒對史太林是高壓着，史太林是對希特勒屈膝而趨於和協的，不過，希特勒却把史太林的頭愈益壓低了。

## 四

史太林對德政策的出發點，是以十六年前一九二二年的拉伯洛條約的締結而使莫斯科柏林握手爲基點的。當時德蘇兩國，在世界舞台上是被認爲放逐者的，當然兩國對舊聯盟國是抱着反感，反抗凡爾賽條約。却在傳統的經濟上因了互相的利害而結合着，在國社黨獲得政權以前的十年間，芳西克脫將軍 (General Von Seeckt)，在總帥所有的德軍與紅軍之間結着秘密的連繫，至今是已成爲識者的常識了。當時蘇聯使德意志共和國毫不關心於凡爾賽條約中對德國的軍事條項而訓練着炮兵與戰爭隊的將校推行着空軍的建設以及化學隊的組織。而德國則對蘇聯傳播着可以誇耀精銳的關於軍事與戰略的優秀的知識。那個時期，兩國的通商關係是非常繁盛的，這恐怕世上都很知道的罷。德國投資於蘇聯而經營着特殊的企業。蘇聯從德國招聘專門技師，而且大量輸入重工業用的機械類。

## 五

在希特勒抬頭以後，史太林並不想切斷莫斯科柏林之間的秘密連絡。相反的他盡量的努力於這種種連絡的繼續。此後數年間，希特勒却想把紅軍與德軍間的親密連結

切斷。可是不管希特勒如何，史太林並不失望，反而更進一步的想求得希特勒的友情。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做總理後的第十一個月，莫洛托夫人民會議議長在人民會議大會席上，又重申史太林依然忠實對於德國的舊來的政策。他說：「與德意志的關係，在蘇聯所有的國際關係中，是占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地位。蘇聯沒有何等理由去變更對於德意志的政策。」

莫洛托夫作此獅吼的翌日，就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同議會席上，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更把莫洛托夫議長的演說普遍化了，而且要獲得與希特勒的了解。其要旨如左。

「過去十年，德蘇兩國享有密切的政治與經濟上的關係。這兩個國家關於凡耳賽條約是沒有何等的關聯，又關於招來這條約的結果，沒有關係之處的只有這兩個大國。吾人拒絕這條約給與吾人享有的一切權利與特權。德國在我對外貿易的分野上是占第一位的國家。德蘇兩國從存在於兩國間的政治經濟上的關係裏享受特別的利益。（執行委員長加里甯叫着「特別是德國如此」）站在如此的關係上，只有德國對昨日的戰勝國是很大胆而且有信心而可能如此稱謂的。」

從加里甯委員長的右席的叫喊，是特別對於希特勒關於他的對凡爾賽條約挑戰，

蘇聯是支持他的，所以私語着。

## 六

在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的時候，史太林對國社黨某分子說過：「嘗經領有烏克蘭，直至進出於列寧格拉，把波羅的海的小國作爲通路而可攻略之。」他想發見德國的對蘇政策的變化。他不願德國政策的變化是由於國社主義本身，而想使其變化是由於對凡爾賽條約的復仇的欲望。他在德國變成法西政治以後，他斷乎否認蘇聯的對德外交有改變之說。他對這種改變之說是有如下的主張，他仍是伸着那親善的巨手。

「當然，我們對於法西政治的熱心還是很遠。然而問題不是對法西政治的本體，例如說因爲有了法西政治而防礙了與意大利樹立友好關係是不會的。」

然而不管這些，希特勒是踏着莫索利尼的足跡而不聽史太林的忠言。在柏林對於史太林所伸出的親善的握手，完全像不見。希特勒關於這問題是有着另外的想頭。

史太林對於希特勒的基本的方針，決心不變更而只是變更其手段。他把希特勒反蘇的歐洲集團結成的國社的煽動，看爲希特勒另一種方策的東西。因而史太林對於這種煽動決心出於對抗運動。於是蘇聯政府採取了表面上似是凡耳賽條約的支持者加入



了聯盟，投身於反德陣線的諸國羣裏的姿態。史太林相信憑着這一點是可以喊醒希特勒的。

## 七

因此被喚出來的是卡而拉台克。(Karl Radek)這裏不得不說一說，蘇聯全國民被教說凡耳賽條約曾是最有害的條件，其作者們是海盜的一羣。因此要使蘇聯一看就看出那凡耳賽條約的防禦者的外觀那件事情，不是容易的。但是使那一種假裝的樣子很巧妙地在國內，並且在國外都做成功了，蘇聯沒有第二個人，那是卡而拉台克。(按他是一最優秀之新聞記者。但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之清黨工作中犧牲了。)莫斯科的要人們，指令拉台克開始種種的論文與評議。只有那論文，不屑說是象徵着克列姆林宮的政策轉換與否的意味。發表許多論文的，是共產黨以及政府的機關報，當局使這兩個報紙所揭載的論文轉載到全世界去。而特別使歐洲各國政府細心的研究。

## 八

拉台克的問題論文初現的時候，蘇聯的外交離開德國而對法蘭西與小協商國親

善，是轉換了方向而大受讚賞。拉台克這樣叫着：

「德意志的法西主義，日本的帝國主義要把世界再分割而對蘇聯，法蘭西，波蘭，捷克，羅馬尼亞，波羅的海諸國，中國，以及北美合衆國進攻。然而英帝國主義是使右面的日德帝國主義僅與蘇聯發生衝突。」

發表右面的論文時，我幾次與拉台克會談。

拉台克像瀑布似地滔滔說着：

「只有最笨的人，才認爲蘇聯將與德意志絕緣。我所做的事只有一樁。真理在別處。德意志所給與蘇聯的，任何其他國家都作不到。同德意志絕緣，完全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斷定拉台克的論文是史太林的戰術。

李維諾夫要把東部歐羅巴諸國的國境加以保障，於是徵求各國同意而締結所謂東歐羅加諾條約，更出發到歐洲各國首都去歷訪，這當然是一種表面的粉飾。但是人們不知道李維諾夫的隱瞞的世界，只是開始謳歌着蘇德的接近。他訪問白乃布。拉台克的論文作成了蘇聯加入聯盟的基礎。

## 九

剛巧這個時候，斯大林依然在政治局繼續地決然說「然而，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達到與德意志的妥協」的話。對希特勒的懷柔政策，不肯加以變更。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李維諾夫到柏林，跟希特勒的外交部長，現在是捷克保護領的總督的牛賴特 (Von Neurath) 會談。他勸誘牛賴特說，德國應該參加蘇聯提案的東歐羅加諾集團。

牛賴特對此勸誘立刻加於拒絕。如果參加了這個集團，德國不是使凡耳賽條約的體制完備了麼。他這樣的指摘着。

於是李維諾夫對牛賴特加以一點多少的威嚇，說如果德國拒絕，那麼蘇聯將與各國締結軍事同盟而使其立場鞏固也未可知。牛賴特則回答說德國也許甘受這種包圍政策的危險。

其翌日，就是六月十四日，是舉行了希特勒與莫索利尼首相的有名的威尼斯會談。

斯大林雖然碰到那種新從柏林方面來的反擊，但不失望。蘇聯又派通商代表，想說服德意志的首腦部，獲得希特勒的了解。同時使波蘭轉換其外交政策，因而試試對希特勒的懷柔的魔手。把法蘭西作了友邦，波蘭爲了希特勒的抬頭也開始活動了。斯大林利用這一點開始接近了華沙。

然而斯太林對波蘭政策失敗之後，反而痛感到有鎮壓希特勒的必要。準備所經過有的通路，終於通達到柏林，異時可以着手親善關係。六月三十日的血的肅清，愈使斯太林對於希特勒的評價看高。爲了這一事件，開始對克列姆林宮的人們，使他們知道希特勒不單是名義上的獨裁者，實質上也是如此，又使他們知道他是一個懂得如何擴張自己權力的人。於是斯太林認爲希特勒是一個對世界挑戰而有實行他的誓約的威力的天才。

## 十一

兩星期之後的七月十五日，拉台克在蘇聯政府的機關報上揭載論文，特別以柏林爲其對象，說莫斯科政府與凡耳賽條約締結諸國決心連結共同戰線，很像怪物似的在表面上露其頭角。然而在論文末了，照例可以看到其對德親善的徵象。「蘇聯與意大利可以維持親善，爲什麼法西德意志與蘇維埃蘇俄，有不能協力的理由呢？」這樣的結論着。

然而由牛賴特通達到蘇聯的希特勒的警告，是假使蘇聯與凡耳賽體制握手而想包

圍德國，那麼德國對此將有反擊的覺悟，爲了要驅使斯大林而不得不出於對抗的政策。可是當時紅軍與德國國防軍依然保持着親善的關係。

斯大林對於右面的希特勒的強硬的對蘇方針，想取得比希特勒更適當一點的外交上的立場而策動着。於是斯大林對希特勒是代之以側面攻擊，決心要站在比希特勒更好的地位而開始了極廣汎的活動了。

李維諾夫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白乃布去，以比耳拉法爾 (Pierer Laval) 爲對手而開始了那達成互助條約的暫時協定的協議。而且這協定留着一個日後其他諸國亦可參加的餘地，可是畢竟在同年十一月五日，在白乃布這兩者間的協定正式簽字了。第四天以後，李維諾夫發表了下面那樣要旨的聲明書。

「蘇維埃聯邦特別想同德意志有全般的親善關係。我確信法蘭西亦有同樣的希望。東歐協定是在右三國間，並在其他諸國間創造了此種關係，而且可以增進這種親善關係。」

希特勒對於上述那樣的蘇聯的策動是立刻表示反應的。那就是對蘇聯容許了比較廣泛一點的合作。

斯大林看到這一點是開心非常，精神十足。

依我的解釋，在德意志的財閥是強壓了希特勒如此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的某日，自己作爲一個西歐的陸軍委員部情報支部的責任者而出發去西歐就任新的任務。

在不到一個月之內，就是十月還沒有過完，自己很匆匆的乘了飛機回到莫斯科來。我的突然的回國，是自己決定於自發的，這當然是爲了一件重要事件的發生。

在西歐剛從前任者接手那新任務與事務時，自己與駐在於德國的一個同僚，爲了某種大問題而起衝突了。那就是探悉日本駐德大使館的武官大島浩中將與德外相里比特洛甫開始一種祕密的外交。

日德交涉對蘇聯是最關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我覺得監視日德交涉是我最重要的責任。因此要達到這目的，在我的屬下是一定要有最大胆，最有手腕的人物。因此我要跟本部商議而自主地飛回來了。

與本部的重要商議完了以後，我被給與一切的權限，而且攜有必要的手段，決定要着手調查所謂大島，里兵特洛甫會談的正確的權威的內容，堅決的覺悟而回到活動基地的荷蘭來。

到一九三五年終，右面的會談，我獲得了一步一步向着目的進行的無可懷疑的證

據。當然我們知道他們交涉的對象是蘇聯。

斯大林對於不斷的交涉的發展保持連絡。很顯然的莫斯科是注意交涉的進行而想釘住他。到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旬，西歐的各報上開始傳說着日德之間成立了某種秘密協定。同年一月十日，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着眼於關於日德交涉的報告書，正式地去認識日德交涉進展中的事情。兩天以後，日德兩國風說地發表了否認的聲明。

莫斯科曝露了交涉進行中的事情，日德兩國對會談的進行更來得秘密了，反而把真目的的對象物也非加以掩蔽不可。一九三六年真是全歐的各首都爲了公開的與不公開的情報而激勵着。各地的外交團用非常的精神眺望着那交涉，然而柏林隱蔽在烟幕裏而不知道在弄些什麼，正確的情報是非常難於入手。

莫斯科對我們催迫着以正確的證據來表示交涉的實情。在柏林的我的屬下，真是筆墨所難於形容的苦悶而賭着生命在活動着。他們不曉得費了何等樣大的經費，更爲了要達到這使命而不知道冒了何等樣的危險。

## 十三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駐德的全部外國使臣的眼前，（除蘇聯大使外）那防共協定

終於由日本及德意志的正式代表簽字了。

斯大林書記長當然接得了我所提出的關於大島，里兵特洛甫的一切交涉的情報。因而對我是應該授與列寧獎章提議也提出了。

提議在通過最後階段之前，紅軍的肅清工作正達於頂點，於是結果是虎頭蛇尾地完了。終於我得不到那列寧章。

可是這日德協定給與克林姆林宮的外交政策以何等影響呢？而斯大林又爲了這開始於一九三五年而終了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日德交涉的或立，起了何等反應呢？

斯大林顯然是踏着兩種行動。在外表上他所推行的方策，那麼正像是既定事實的記錄一樣。與法蘭西締結特別條約而強化蘇法關係。並要求軍事同盟。與捷克締結互助條約。同時向全世界提出共同戰線的提攜。蘇聯爲了防禦「日德兩國的侵略，」就不問世界之小國大國，使其一致而確立共同保障體制，使李維諾夫當其衝。又爲了企圖與巴黎及倫敦有鞏固的結合而不惜出於西班牙干涉的一舉。

以上的行動，都是斯太林的表面工作。而他的裏面工作，却只有一個目的。這就是蘇聯的船隻可以安全地碇泊於德意志的領海。

斯大林不論日德協定的締結與否，任命了他的私人特派的台非特，剛台拉克。(David Gandelaki)作柏林特派通商使節，使其對希特勒傾注全力活動在當時召開的



政治局上，斯太林對其全部下「在最近的將來吾人將與德意志成立協定」這樣的命令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我接到了中止在德意志活動的命令。翌年初的數個月，期待剛台拉克的祕密活動招來一個良好結果的那回事過去了。他伴着在德的（G. P. U.）的代表者從柏林回到莫斯科來的時候，我已經回來了。

他是帶着與國社政府之間成立了暫定的協定草案回來的。那時他謁見斯太林，斯太林對於他付了全力所獲得的目的——就是與德意志的了解——立刻澈底地相信了。

到一九三七年的末了，對西班牙的斯太林計劃的失敗以及日本的攻進中國，蘇聯顯然在國際陷於孤立。斯太林在歐洲從兩個強力的國家集團的陣營的角落裏退却至中立的地位。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維諾夫在列甯格勒一場演說，嘲笑着民主國家處理法西國家的狂態。

翌年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斯太林突然把路依克夫，布哈林，克列斯金斯基（Krebinsky）等下獄，說有從德國獲得津貼的嫌疑，在十天之內造成了大公判的血的肅清。這許多列甯最親信的人物，革命的父執們，在希特勒把奧大利抱進懷裏的時候，被決定了運命。

三月十二日希特勒打破保障政策。於是莫斯科政府唱導聚集歐洲大小國除了日德

意樞軸的各國以外，而召集國際會議的事，用以呼籲保障政策。

在九月合併蘇台德的時候，李維諾夫對集權政府提出共同一致行動的提案。要之右面的兩個提案，是共同保障體制案的縮印版。

## 十四

斯大林默默地過了一九三八年。但是在慕尼黑協定時，他對希特勒也並非沒有呈獻媚態的證據。

一九三九年，即本年的一月十二日，在柏林，在全外交團的注視的漩渦中，新蘇聯駐德大使與希特勒總理交換着親密而又意義深長的會談。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倫敦 *Chronicle* 報揭載着蘇聯與德國接近的一個新聞。最奇怪的，是斯太林的代言機關的真理報，不加批評，不加反駁地立刻轉載了。

一月二十五日，*W. N. Fowler* 對國社政府有這樣的報告，『歐洲大戰再發時，蘇聯保持中立而不會出於干涉之舉，德意志的通商使節已帶着如其說是通商上的目的，毋甯說是政治上的目的而在向莫斯科的途中。』

一到二月莫斯科政府曝露了對於德意的柏林，羅馬樞軸的友好國家賣却石油交涉的事實。這在蘇聯有史以來是被禁止的，然而他却採取了這一種新政策，就是如果英

法與德意開戰時，對德意供給絕對必要的石油。

以後三月十日，是斯大林在希特勒打破保障政策而合併了蘇台德以來，作第一次演說。那時他聲述與希特勒有可驚的融洽而使世界驚愕。

「想要毒害蘇聯與德意志之間的空氣的，是民主主義國家。」他這樣的抨擊民主主義國家。

在斯大林作右面的演說的第三天，希特勒分割了捷克。更後兩天，捷克完全滅亡了。

現在的世界，只知道這一種結果是所謂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然而世界還不能充分了然的，對於右面的結果，斯大林應有一半的責任。就是斯大林努力使柏林·羅馬軸心與巴黎，倫敦抗爭，不是很顯然的麼？這過去一切的記錄不是實證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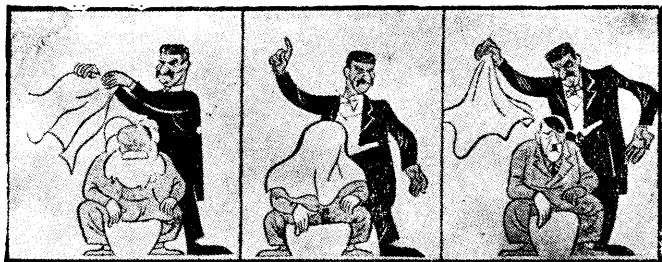
斯大林用這種方策使希特勒的活動從烏克蘭以及其他蘇聯的領土轉換方向以圖安全，他以爲是成功了罷？斯大林所憂慮的老是希特勒，他所尊敬的總是權力。他對西歐德莫克拉西的不信，當然比對全體主義國家來得遠大得多。他努力於下面的事情是很明顯的。就是容許希特勒下面的幾種行動。一、向東南歐起來。二、在這些地方解決因凡耳賽條約而創出的諸問題。三、希特勒把這些地方的人與資源置於其支配之下而爲了將來的活躍可以在同地方作其軍事據點。

斯大林是早已知道最近希特勒總理在各方面準備如下的躍進，而造成一個局面。希特勒已在烏克蘭附近建設其據點。又壓迫法蘭西。他既投資於太平洋。在南美也伸其巨腕。又在近東，也將到了英帝國給予一擊的地步。

德國也得到莫索利尼的支援而可在阿非利加奪回殖民地。

斯大林在他的三月十日演說裏是很明顯的，希望希特勒的野心轉移在烏克蘭以外的地方。對於這一點，他雖付若干代價，亦願望回避戰爭，戰爭是最可怕的。假使希特勒對斯大林能確保和平，那麼斯大林當更對他懷柔，會容許在烏克蘭以外的任何地方，可以任意出於侵略。這就是斯大林對希特勒的外交的根幹。

我以爲憑以上的解說，世界對於斯太林的對德政策的根本是可以明白了。



勒特希變斯馬——大歷史術魔

## 德蘇訂約經過

莫洛托夫

同志諸君：自最高議會三屆全會以來，國際形勢並無進步；正相反，且更趨於緊張，各國政府雖曾設法消滅此種局勢，但其努力並不充分，亦無成效。歐洲如此，東亞方面亦然。日本軍隊仍佔領中國各主要城市及不小部份領土，此外，日本更繼續對蘇聯從事敵對行動。在此種局勢下，蘇聯與德國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確有重大的積極價值，因能消滅德蘇兩國間之戰爭危機。爲充分說明此公約之意義起見，余必須先將數月來與英法兩國代表在莫斯科進行之談判，加以分析。

諸君共知英法蘇三國關於締結歐洲方面反侵略互助公約之談判，係於本年四月開始。諸君亦知最初英政府之建議，全非吾國所能接受，因其完全抹殺此種談判之主要先決條件，即義務之相互與平等原則。但蘇聯政府並未因此而拒

絕談判，僅自行提出己方之建議。緣吾人深知英法兩國政府突然變更其截止最近猶對蘇聯不友好之政策，而根據義務平等之條件與吾國從事莊嚴談判，實大不易，嗣後談判亦並無良好結果。經過四個月之後，僅助使問題數項得以闡明，同時亦使英法兩國代表認識蘇聯在國際事件上，爲必須重視之國家。然而談判終遭遇不能尅服之困難，且不在各個「方案」或公約草案之某一條文上，而另有更嚴重之成因。

反侵略互助公約之締結，如欲發生實效，必須英法蘇三國關於抵抗侵略國進攻之切實軍事步驟，成立協定。因此，有一時期，不但政治談判，即軍事談判亦曾在莫斯科與英法代表共同進行，但此項軍事談判，亦無結果。緣應被英法蘇三國共同保障之波蘭，竟拒絕蘇聯之軍事援助，嗣後雖屢曾設法加以尅服，但並無成效。且也，談判之經過，並證明英國不但無尅服波蘭此項反對立場之意，甚至加以慫恿。波蘭之態度既屬如此，英法蘇談判顯然自無成功之望。後此吾人更認識該談判已注定歸於失敗。

英法蘇談判之經過，說明英法兩國之立場，自始至終，含有不少詳明之矛盾。

首先，一方面英法兩國要求蘇聯於波蘭被侵略時與以軍事援助，君等共知蘇聯誠願接受此項要求。惟英法對蘇聯應給與同樣援助。別方面，英法兩國復勾引波蘭出頭，堅決拒絕蘇聯之軍事援助。援助既被認爲不必要及強行干預，則互助協定安能有成立之望。其次一方面英法向蘇聯提供反侵略軍事援助之擔保，以報答蘇聯方面之同

樣援助。別方面彼等乃於其援助上，加以足以使其化為幻影之關於間接侵略之保留條件，並附加法律形式上之遁辭，果得避免實施援助，而陷蘇聯於對侵略者孤立之地位。此種「互助公約」與欺騙公約又有何別。復次、一方面英法兩國特別指出互助公約談判之重要，從而要求蘇聯對之特別重視，並迅速解決一切與公約有關之問題。別方面，英法本身對於談判乃表現極端因循輕率之態度，僅派並無切實權力之二等人物為代表。例如英法兩國軍事代表抵達莫斯科時，即並無任何切實權力，甚至無權簽定任何軍事條約。（嘩笑）尤有甚者，英國軍事代表團，且并證明文件亦無之。（大笑）而經吾國軍事代表團要求之後，乃於談判破裂之前夕，方提出證明文件。且即此文件，仍非常含糊，即並無正當權力，英法兩國此種輕率態度，與故作遊戲談判，而有意使整個事件，變為毫無價值，又有何別？

英法兩國態度之此種本質上的矛盾，實為談判破裂之主因。

英法兩國之所以如此矛盾，自有其根本成因。一方面，英法政府畏懼侵略，從而冀與蘇聯成立互助公約，惟以增強其本國勢力為限。別方面，英法政府復畏互助公約締結後，將使蘇聯增強。此種畏懼心理，似竟壓過其他一切考慮。吾人惟有從此點出發，方能認識在英法指示下之波蘭國行動之真相。

余今繼續討論蘇德不侵犯公約。蘇聯與德國締結此項公約，最初決定，係在英法

蘇軍事談判，因上述不能尅服之爭執而陷於僵局之後。吾人因談判經過，表明互助公約之締結，已屬無望，乃不得不採取其他保障和平及消滅德蘇戰爭危機之可能方法。英法政府苟不願計及此點，彼等儘可自由。吾人之責任，則爲考慮蘇聯民衆及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之利益。（持久鼓掌）尤其因吾人深信蘇聯之利益，乃與各國民衆之基本利益相符。（鼓掌）此猶爲問題之一方面。此外蘇德兩國苟欲成立互不侵犯公約，必須德國在其外交政策上，改採與蘇聯敦睦邦交之態度。此第二條件成立後，亦即吾人明知德國政府確願改變外交政策，從而改進對蘇邦交之後，兩國互不侵犯公精成立基礎，方始奠定。人人共知六年以來，即自國社黨秉政之後，德蘇政治關係，歷在緊張狀態之中，人人亦知雖兩國立場及政治體系不同，蘇聯政府仍曾努力維持對德國之正常商業及政治關係。諸君周知近年來此類關係中曾發生各種獨立事件，現在不必再加詳述。余必須指出者，爲數月前吾黨十八屆代表大會中關於吾外交政策之說明。

斯達林當時述及吾人外交政策方面之任務時，曾闡明吾國對各國之態度如下：

第一、繼續和平政策及與一切國家增強事務上之關係。第二、隨時審慎，毋使吾國被善於利用他人火中取栗之挑撥戰爭家引入衝突。（興奮）如此，斯達林早已宣言蘇聯力主與一切國家增強事務關係。同時，斯達林更警告吾人，毋受專爲本身利益，力圖使



吾國與他國發生衝突之挑撥戰爭家利用。斯達林並曾暴露英法美等國報紙關於德國佔領蘇聯烏克蘭計劃之喧嘩之真相。

其言曰：此可疑的喧嘩之目的，似在挑撥蘇聯反對德國，毒化空氣而無理由與德國啓釁。斯達林於此，已將努力挑撥德蘇衝突之西歐政治家之陰謀，澈底揭發。但吾人必須承認即在吾國亦有短視之人，彼等被過度簡單之反法西斯宣傳所中，竟忘記敵人之此種挑撥。斯達林慮及此點，當時即曾提及德蘇成立善鄰關係之可能。

現在吾人可知德國在大體上，業經正確理解斯達林之上述宣言，從而引申實際的結論。（大笑）蘇德互不侵犯公約之締結，說明斯達林之歷史的預見，業已完全證實。本年春季，德政府即向吾國建議重開商務信用談判，不久此談判即經重開。雙方互作讓步後，兩國乃成立協定，而於八月十九日簽字。德蘇兩國簽定此種協定，此非初次。但此協定，不但與一九三五年之協定不同，即與過去一切協定，甚至吾國與英法或任何國家所締任何經濟協定比較，亦屬有利。其有利點乃在信用之期限長達七年，以及使吾國有機會定購多量必須之設備品。蘇聯方面，亦願以多餘之原料品一定數量售與德國，供其工業之用。此與吾國利益亦屬相符，如此有利的經濟協定，吾人安能拒絕，如獻媚於彼，不願蘇聯與他國成立有利經濟協定之徒乎。且此協定，不但適合吾國之經濟及國防利益，亦與吾黨十八屆大會所通過，斯達林關於「增強對一切國家

「事務關係」之需要之宣言相符。及至德政府並表示更願改進政治關係之後，蘇聯政府亦自無理由拒絕。因此，乃發生成立互不侵犯公約之問題。目前各方面所起之聲浪，適足證明彼等不理解現正開始之改進蘇德政治關係之最簡單的理由。例如有人以天真之態度問曰：蘇聯何能同意與法西斯型國家改進政治關係，但彼等忘却此非吾人對他國內政體之問題，而係兩國外交關係之問題。彼等忘却吾人之主張爲不干涉他國內政同時亦不許他國干涉吾國內政。

進一步言之，彼等且忘却吾外交政策之主要原則，卽如斯達林在十八屆黨代表大會所規定者，「吾人主張和平，並與一切國家增強事務關係，此爲吾人之立場，而吾人將堅守之。只要此諸國亦與吾人維持同樣關係，而不企圖侵犯吾國利益」。此言之意義，至爲明白。卽蘇聯願與一切非蘇維埃國家，維持善隣關係。僅須諸國家亦以同樣態度對待蘇聯。吾人對待非蘇維埃國家之外交政策，隨時均依照列甯關於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並存之著名原則。關於吾國如何實地執行此原則，有無數實例可證。余今僅略舉數端：例如吾人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卽與義大利國締有互不侵犯及中立條約，而從來無人曾加反對。此無足怪，緣該約確與蘇聯利益相符，亦與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並存之原則相符。同時，吾人與波蘭及其他人之共和政體爲半法西斯性質之數國，亦締有互不侵犯公約。此諸約亦未引起懷疑。別方面，吾國與某某非

法西斯資產階級民主國，反未締結此種條約，例如英國即其中之一。然此非吾人之過失。

自一九二六年起吾國與德國邦交之政治的基礎，即為兩國中立條約。此約且經德國現政府於一九三三年延長，而直至今日依然有效。蘇聯政府並且早已認定有設法改善對德政治關係之需要。但環境使其直至現與方成為可能。當然，吾人所稱非如英法蘇談判所討論之互助公約問題，而僅係互不侵犯公約，然而在現在之條件下，此德蘇公約之國際重要性，終不可忽視。吾人之重視德國外長李賓特洛甫來蘇訪問，即為此故。蘇聯與德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之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實應認為歷史性非常重大之日。緣此蘇德互不侵犯公約，乃歐洲歷史之轉捩點，且猶不限於歐洲。數日以前，德國法西斯黨徒，猶採敵視吾人之政策。數日以前，兩國在外交上猶為敵人。今日則形勢一變，吾人已不再為敵。夫政治之藝術，在外交關係上原不在增加本國之敵，正相反，乃在減少敵人，並變昨日之敵，為今日維持和平邦交之善隣。

歷史早已證明吾國與德國互相仇視及戰爭之結果，僅使兩國深受其害。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大戰中，受害最烈者即為俄德兩國。因此，蘇德兩國人民之利益，決不在相互為敵。正相反，雙方均需要和平邦交。蘇德互不侵犯公約，既使兩國之敵視中止，自屬符合兩國利益。兩國世界觀及政治體系之差別，決不應亦不能阻礙兩國友好

政治關係之建立。正與同樣之差別，並不妨害蘇聯與其他非蘇維埃資本主義國家維持友好政治關係相同。唯有蘇德兩國之敵人，方力圖造成兩國人民之敵視。吾人則歷來實主張蘇德兩國人民應相互友好，應努力增進及發展其睦誼。（熱烈持久鼓掌）

蘇德互不侵犯公約之主要重要性，乃在歐洲兩最大國家已同意中止相互敵視，消滅戰爭危機，而相互和平共存，從而使歐洲可能發生武力衝突之地域減小。苟歐洲武力衝突成爲不可避免，從此敵對行動之範圍亦較有限制。唯有志在挑撥全歐混戰之徒，唯有在和平主義假面具下陰圖燃起全歐巨災之徒，對此種局勢，方能不表滿意。蘇德公約成立以還，曾受英法及美國報紙大肆攻擊。某種「社會主義」報紙，亦即其本國資本主義之忠僕，得酬甚豐之忠僕，於此尤爲特別賣力。從此輩紳士期望真理，自屬不可能之事。彼等曾企圖散播妄語，稱英法蘇互助公約談判，係因蘇德互不侵犯公約簽定而破裂。此其荒謬，早經伏洛希羅夫於談話中揭發，事實上經過正相反，蘇德互不侵犯公約之締結，其理由之一，正在英法蘇談判因英法資產階級之過失，遭遇不能尅服之爭執而終歸失敗。

進一步，彼等並攻擊吾人稱，該公約不應不載萬一簽字國之一，在他人可以藉口指爲侵略者之條件下被捲入戰爭時，公約即當廢止之條文。但彼等乃忘却此種保留條文，並不載於一九三九年締結，一九三九年經德國未得波蘭同意取消之波德互不侵犯

公約，亦不載於數月前簽定之英德互不侵犯宣言。由此吾人可問何以波蘭及英國，早已自行享用之權利蘇聯乃不能援用。最後，更有自作聰明之徒，於公約所明書以外，妄測其他種種。（大笑）彼等自製各種揣測及暗示，使各國對公約發生懷疑。此種伎倆，僅僅暴露敵視公約者本人之無能，暴露其本人為蘇德兩國之敵，企圖挑撥兩國戰爭而已。

在上述各點中，吾人於斯達林之警告，即吾人應特別留意被善於利用他人從火中取栗之挑撥戰爭家一語，又得證明。吾人必須隨時防範此輩，緣彼等以德蘇交惡為利，彼等尤不願德蘇兩國維持和平及善隣關係。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者執行此種政策，吾人可以理解其故。但吾人決不能忽視英法兩國社會主義黨派一部份領袖，最近於特此別賣力之事實，此輩紳士蓋已全部賣身投靠矣。（大笑）

尤有進者，彼等乃斷然要求蘇聯加入英國方面對德作戰。彼等豈竟喪心病狂乎。（大笑）彼等豈竟真不能認識蘇德互不侵犯公約之目的，而蘇聯根據該公約當既不助英戰德，亦不助德戰英。彼等豈真不認識蘇聯過去及今後均將永遠僅僅根據本國人民之利益，而推行其獨立政策。（持久鼓掌）此輩紳士既非戰不可，彼等儘可自戰，何必蘇聯。（大笑鼓掌）吾人將靜觀彼等究係何種戰鬥質料所造成者也。（大笑鼓掌）就吾全體蘇聯人民目光觀之，此種和平之敵，與歐洲其他一切挑撥戰爭家實無以異。

唯有此輩期望大屠殺，期望各團混戰之徒，即爲力圖破壞蘇德兩國人民新近恢復之善鄰關係者。蘇聯之與德國簽此公約，乃緣完全深信蘇德人民保持和平，係與一切志願普遍和平之人民之利益相符。每一真正擁護和平者，必認識此中真理，此公約亦與蘇聯勞動大衆之基本利益相符，而不致削弱吾人保衛大衆利益之警覺性。此公約有吾國實力之堅決信心爲後盾，有抵抗任何對蘇侵略之完全準備爲後盾。（熱烈鼓掌）

此公約（正與不成功之英法蘇談判相同）證明任何重要國際問題及東歐問題，如無蘇聯積極參加，即不能解決。證明苟企圖撇開聯聯而企圖解決此種問題，即絕無成功之望。（鼓掌）蘇德公約已引起歐局發展之新轉向，歐洲最大兩國改進邦交之轉向。此公約不但消滅蘇德戰爭危機，縮減歐洲可能發生戰事之地區，從而有利於和平，並且爲吾人展開新的可能，增強吾國力量，鞏固吾國地位，增加蘇聯對於國際局勢發展之影響。吾人今無須逐條討論公約條文，人民委員會議有理由可信，此公約作爲對蘇聯極端重要之文件，必得諸君贊同。（鼓掌）人民委員會議，茲謹將蘇德互不侵犯公約呈於最高議會之前，而建議加以批准。（熱烈及持久鼓掌，全體起立。）

（廿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塔斯電）

## 蘇聯不能維持中立

莫洛托夫

九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廣播演說。

「全國同志及男女公民：德波戰爭發生後之事件，業已揭露波蘭國內政之崩潰及其無足重輕，波蘭統治階層業已破產。凡此一切乃於極短時期內發生，波蘭於兩星期內已喪失工業中心全部及大城市與文化中心之大半，華沙已不復為波蘭國都，波蘭政府現在何方亦無人知悉，波蘭人民已被其不幸之領袖遺棄，聽諸命運支配。波蘭作為一國家及其政府事實上已不存在，因此蘇聯與波蘭簽定之各項條約已不生效力。在波蘭已發生一種局勢，使蘇聯政府必須特別注意己國之安全。波蘭已成爲各種意外變化可能發生之沃壤，從而將危及蘇聯。截至最後一瞬，蘇聯政府原保持中立，但上述環境如此，蘇聯政府對已發生之局勢，乃不能繼續維持中立態度。蘇聯政府對於現居波蘭之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同胞，亦不能坐視不問。此諸同胞原爲絕無任何權利之民族，現在更全被委諸命運，蘇聯政府認爲援助其寄居波蘭之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同胞，乃其神聖職責。因此，蘇聯政府業於本日清晨致送節略與駐莫斯科波蘭大使，宣佈蘇聯政府業已訓令紅軍高級司令部，下令派遣軍隊越過邊界，而擔任保障西部烏克蘭及西部

白俄羅斯生命財產之職責。蘇聯政府於節略中並曾聲明，本政府同時意欲採取一切步驟，以拯救被波蘭不智領袖陷於戰爭之波蘭人民於水火，而使其有安享和平生活之機會。當九月初間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其他四軍區紅軍後備兵經部份召集之時，波蘭局勢尙不明瞭，故原爲一種預防步驟，當時無人能料，波蘭國竟如此無力，如此迅速崩潰，如目前波蘭全境所發生者此。今項崩潰既成事實，波蘭政治家又完全暴露其破產狀態，不能挽回波蘭之局勢，則經過部份召集後備兵而增強兵力之紅軍，自必須圓滿執行其所奉之光榮職責。政府深信吾工農紅軍此時必能表現其戰鬥力意識及紀律，而於執行其偉大解放任務時，必能顯呈新的英勇及光榮或績。蘇聯政府並已於同時將致送波蘭大使節略之副本，分送凡與蘇聯現有外交關係之各國政府，同時並宣佈對於此諸國家，蘇聯仍將繼續維持中立政策，此點即決定吾國外交政策最近步驟者。政府今並向全國公民作如下之說明，此次召集後備兵時，一部份公民曾顯呈囤積食糧及其他物品之傾向，蓋恐計口授物制度或將實施。政府今必須聲明絕無實施計口分授食糧及製造品制度之意向。即使因國外事件而必須採取之國家步驟，必須延長若干時日，亦不如此。余意囤積不必要食糧物品之結果，受害者將爲囤積者本人，因所囤各物行將腐壞。吾國所需一切，均有充分供給，無須計口授物制度。吾人之任務，即全體工農職員知識份子之任務，爲各就本位忠實之犧牲，自己從事工作，從而襄助紅軍。關於吾





英勇紅軍，則余深信彼等必得光榮圓滿完成其對國家之職責。今吾蘇聯全體民族·全體公民·吾紅陸海軍全體戰士一致空前團結，擁護政府，擁護布爾雪維克政黨，擁護偉大領袖斯達林同志，從茲當完成勞動·工業，集體農場之新的空前成功以及軍隊在前線上之新的光榮勝利。

(十七日塔斯電)

# 蘇立條約之意義

真理報

蘇聯和平睦鄰政策近來疊有成功，昨日蘇聯交還維爾諾省市與立陶宛及蘇立互助條約又已簽字，由此約及蘇愛蘇拉兩約，蘇聯已使邊疆及國防更臻鞏固，帝國主義列強對蘇聯各鄰邦之威脅茲已消除，波羅的海上已建立鐵的國防綫，東歐已建立安定的和平，吾人民於此項條約之簽定，自當極端滿意，吾人民自當擁護政府之聰明政策，因該政策確能以親隣條約保障本國之和平與不可侵犯，今日歐戰方熾，而斯達林和平政策則逐步一貫消除各小國捲入戰禍之危險，而各小國固不能以自力自衛其獨立安全及人民和平勞動者也。

蘇立條約簽定之意義，尤爲重大，而爲蘇聯政府推行達二十年之蘇立親善政策中重要一環，同時亦爲兩友邦互助原則，及共同保障立國疆界原則之最完全的表現。

立陶宛原成立於凡爾賽條約再瓜分世界之不穩定條件之下，彼時各大帝國主義國家方任意分割歐洲，立陶宛人民抵抗波蘭侵略，至感不易，首先承認立陶宛共和國而施以援手者卽爲蘇聯，其他各國承認均在此後，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閥強佔立國古都維爾諾，各帝國主義國家當時均予承認，而堅決抗議，不認爲波蘭領土者唯有蘇聯，

蘇聯人民於立人反波蘭豪紳之鬥爭，惟有同情。

蘇立兩國曾於一九二六年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四年又經延長，波蘭瓦解之後新局勢已發生，紅軍業已解放被波帝國主義壓迫之烏克蘭及白俄人，以及被波軍閥強佔約二十年之維爾諾市，蘇立兩國已成隣邦，國界在劃定之中，根據此新形勢下新發生之國防問題，蘇立兩國由舊時邦交出發，已就互助及尊重兩國利益及安全之原則，解決一切重要事件，從此立國疆界既得聯合兵力之保障，蘇聯亦得增強本國國防，蘇立條約充分表現互助原則，吾國既得保障，立國於其民族利益亦獲滿足，此種睦鄰政策，世界各國均可取法。

自古以來，國際外交歷史浸滿鮮血，永遠不能消弭戰爭，迄今仍爲人類生活及文化發展之威脅，而蘇聯獨能和平解決各種外交問題，此其原因乃在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係對一切國家和平親善之政策，列甯斯達林政策之基礎卽爲民族間之友善，而全蘇人民亦莫不擁護之，蘇聯今已爲全世界樹立和平解決最困難之外交問題，建設萬國親善關係之模範矣。

（廿八年十月十一日塔斯社電）

# 英法土互助協定與蘇德關係

消息報



吾人今日刊出之英法土互助協定，係一含有極重要政治性之文件，根據該項協定，苟歐洲某某強國行動引起在地中海之戰爭，而迫使土國捲入漩渦，則英法必予土耳其以援助，在另一方面，若地中海東部發生戰事，則土耳其決予英法以同樣的援助，同時，即英法因實踐對羅馬尼亞及希臘之保證而開始作戰，則土耳其亦必對英法加以援助。但若土耳其之行動將促成對蘇聯作戰，則土方可無庸履行其諾言。此次英法與土耳其所完成之談判，係繼續春季間所未竣事之談話，五月間英與土耳其及法國與土耳其在原則上成立關於地中海發生戰事時之互助協定，此項初步協定現已易為永久性的協定。

自該項原則上協定成立後，國際形勢大有變動，英法均已成為交戰國，鑒於目前之新形勢，英法土之互助協定已佔極重要之地位，英法報紙對此項協定，表示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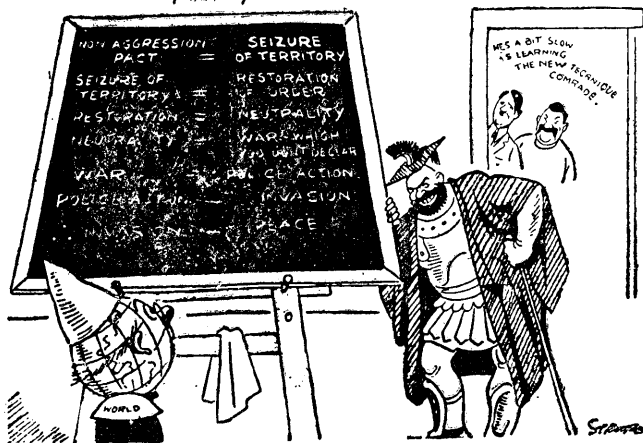
滿意，指爲協約國地位鞏固之明證。又此項簽訂協定時，法國在敘里亞駐軍指揮魏剛將軍及英駐近東防軍司令韋凡爾均親至土京，與土參謀團談判，此點極可注意，英法對土重視，係由於土耳其軍事地位之重要。雖然某種情形已使人相信英法外交政策，並不以與土成立協定爲限，英首相張伯倫在國會演說時稱，英法土談話早已在三星期前結束，而互助協定所以延宕，係由於土外長與蘇聯當局在莫斯科之談判，張氏並指出蘇土互助協定簽訂之希望。但鑒於蘇土協定條件，與土耳其對英法土協定義務之矛盾，此種希望實屬不可能。由張氏演詞觀之，英法外交界深信蘇土協定確有成立之希望。同時英法報紙均指英法土協定爲德蘇友誼之試金石，凡此種種，顯示有人計劃離間德蘇。顯明的，此種計劃係促使蘇土及英法土成立並行協定，並引導蘇聯加入對付德國及英法在地中海區之敵人的集團。蘇聯爲忠於其和平政策及保護蘇聯國家利益起見，對於以蘇土友誼爲賭博之英法外交行動，已有合時及精確之估計。蘇聯之明白及堅決地位，已使企圖煽動德蘇惡感之「巧妙」計劃完全失敗。無疑的，英法土新協定已促成地中海之新均勢。蘇聯既係黑海之最大強國，對於關係黑海之一切動作，必予以嚴密之注視。英法土協定並不影響蘇聯之直接利益。土耳其之義務已在該協定之附件中，有明白之說明，土耳其無庸參加一切足以引起對蘇作戰之行動。英法土協定並不能被視爲一種和平的工具，該協定證明英法已將土耳其捲入戰爭途徑，限據此項協

定，土耳其須協助英法對德意作戰。據謂蘇聯將因英法土協定而蒙受損失，此點絕對不確。蘇聯並未參加此項協定，而仍維持其中立及自由。就維持和平立場而言，此係良好之現象，雖然，在土耳其方面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土耳其所負之義務，將在最近期內影響其政策，無論如何，蘇聯對於所發生之事實，並無表示遺憾之必要。」（廿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塔斯電）

## As They See It Abroad



## Diplomacy Becomes More Difficult



蘇聯外交政策之轉變

## 蘇聯外交政策 莫洛托夫

廿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演辭

諸位同志議員：過去兩月以來，國際形勢大有變遷，歐洲及其他各國均受影響。吾人於此必須述及之最重事件，計有三項：

第一、蘇聯與德國之邦交已有變遷。自八月二十三日蘇德互不侵犯之約簽字以來，數年來兩國間不正常公關係業已中止，過去被歐洲某某國家努力挑撥而生之惡感，已一變而為敦睦友好。九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簽定之德蘇友好劃界條約，尤使此善鄰關係續有進步。歐陸最大兩國邦交上述根本變化，對於整個國際形勢自不能

不發生重大影響，而期內經過之一切，更證實上屆最高議會全會中對於蘇德修好的政治意義之估計，完全正確。

第二、波蘭業已戰敗，其國家業已瓦解。過去波蘭統治階級曾屢以亡國之一「安定」及其陸軍之「強大」自豪，然而此凡爾賽和約之產物，以壓非波蘭籍少數民族爲生之國家，一經德軍及紅軍相繼打擊，立即無影無蹤。其傳統的無原則徘徊蘇德兩大之間，挑撥兩國惡感之政策，業已完全破產。

第三、吾人必須承認歐洲爆發之大戰，已使整個國際局勢發生根本變化。此大戰以德波戰爭開始，而演進爲德國與英法之戰爭。德波戰爭因波蘭統治者之破產，業已迅速結束。英法給與波蘭之保障，對於波蘭並無補助，事實上此種「保障」究屬何物，亦無人知之。至德國與英法之戰爭，則現方在最初階段，尙未充分發展。但吾人可以斷言，此種戰爭對於歐洲及世界必引起根本變化。

國際局勢既發生上述之重大變化，則不久以前吾人尙加應用，而爲少數人民熟悉之某某數種舊公式，現在顯已不再適用。關於此點，吾人必須有極明白之認識，方能避免在估計歐洲發生之新政治局勢時，發生嚴重錯誤。例如在過去數月內「侵略」及「侵略者」等術語，即已取得新的具體的界說及意義。吾人顯然不能續以三四個月前之意義，應用此類術語。就歐洲列強論之，德國現方努力迅速結束戰爭，謀取和



平，而昨日尙詆毀侵略之英法兩國，茲則主戰繼續戰爭，反對和平。英法政府以彼等對於波蘭之義務，爲此新立場之理由，顯然並不充分，世人皆知恢復舊波蘭已不成問題，故以恢復波蘭爲繼續戰爭之理由實屬不當，英法政府亦深知此理，然彼等仍不願停戰言和，而覓取新藉口，以繼續對德作戰。最近英法統治階級方企圖以維護民主權利，反對希特勒主義之人物自居。英政府並曾宣佈其對德作戰之目的，僅「打倒希特勒主義」。如此，英國及法國之主戰派顯已對德宣佈一種「思想」性質之戰爭，與古代之宗教戰爭相類。過去此種排斥異端之戰爭曾風行一時，其結果則爲人民之極端痛苦及各民族之經濟及文化破產墮落。此種戰爭乃中世紀的戰爭，英法統治階級豈欲吾人回到中世紀時代，回到宗教戰爭迷信及文化之墮落乎。此種思想戰爭茲已爆發，其範圍至爲廣大，其對於歐洲及世界人民之威脅至爲嚴重。然此戰爭實絕無理由，人人可以接受或排斥希特勒主義之思想，正與對於任何思想相同。或此乃各人政治立場之問題。然人人皆知思想乃不能以武力破壞或以戰爭消滅之物。故假借爲「民主」作戰之假面具以進行「毀滅希特勒主義」之戰爭，實不但毫無意義，且成爲罪惡。且法國解散共產黨，逮捕國會共產黨議員，或如英國限制政治自由，壓迫印度民族之舉動，亦何能謂爲維護民主之戰爭。

由此觀之，目前歐洲大戰之目的決非如英法官方宣言所公佈，決非爲維護民主，

而另有此輩紳士所不願坦白宣佈者在。英法對德之戰爭既非因英法曾宣誓恢復波蘭，亦非爲維護民主，彼英法統治階級此次作戰，自有其動機。此動機亦與思想無關，而在彼廣大殖民帝國之物質利益。大英帝國本土僅人口四千七百萬，而擁有人口四萬八千萬之殖民地，法蘭西殖民帝國本土僅四千二百萬人，而殖民地則有七千萬。英法擁有如此廣大殖民地，便能剝削數萬之人民，乃其世界霸權之基礎。然德國因凡爾賽和約崩潰，近來國力日益增強，對此殖民地頗思染指。此即英法對德戰爭之基本原因。英法統治階級惟恐喪失世界霸權，方決計對德作戰。

如上所述，此次戰爭之帝國主義性質已屬顯然。任何人苟面對現實，已不能否認此點。而此種爭奪世界霸權之戰爭，對於何人有利更屬顯明。對於工人階級決無利益可言。對於工人階級，此戰爭惟有犧牲與痛苦。由此，「侵略」及「侵略者」等術語之意義，最近是否已有變更，諸君當能自行判斷。諸君當能洞悉苟仍以德蘇政治關係未生變化，歐洲帝國主義大戰未發生前之舊意義應用此類術語，其結果必將造成民心中之紛亂而引致錯誤之結論。爲避免此點，吾人不能對於舊術語採無批判的態度，因其不適用於新國際局勢。

以上所述，乃最近國際事件之經過。以下余將概述蘇聯本身國際地位之變更。此項變更非常重大，吾人將指出者僅最重要的各點，竟因一貫推行和平外交政策之

故，業使吾國國際地位大有增強。余前已述及吾國與德國邦交之根本改進，兩國邦交方循親善睦鄰，展開實際合作，在政治上援助德國和平運動之路綫而發展。蘇德互不侵犯公約規定吾國在德國作戰時應維持中立，吾人曾一貫推行此路綫。即九月十七日吾軍開入前波蘭領土，亦與此路綫不相衝突。且吾政府於同日曾通牒凡有外交關係之各國，聲明蘇聯將繼續在對各該國之關係上採取中立政策。吾軍之開入波蘭領土，係在波蘭國家瓦解之後。因波蘭既已瓦解，吾人即遭遇本國安全有關之問題，吾人當然不能中立無觀，而吾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西部同胞因波蘭瓦解而被委諸天命，吾政府尤不能坐視不問。此後之事件，證實蘇德新邦交之基礎至為堅實，雖紅軍開入波蘭後發生劃分兩國利益範圍之重大問題，然此問題立由雙方同意迅速解決，而九月底蘇德友好劃界條約簽定後，兩國邦交乃更臻鞏固。

過去二十年來，德國與西歐各資產階級國家間關係，主要在德國努力擺脫凡爾賽和約束縛的奮鬥支配之下。而此和約之作俑者則為英法兩國，美國亦曾參加，此為今日發生歐戰之遠因。至蘇德邦交之基礎則截然不同，蘇聯對於維持戰後之凡爾賽體系，實無利益可言，吾人且曾一貫主張強大的德國，方為歐洲持久和平之必要條件，人苟以為德國可被消滅，使不載於典籍，則未免滑稽可笑。作此愚夢之強國顯已忘却凡爾賽之可嘆經驗，不認識德國之國力日增，不知在目前與一九一四年不同。現國際

局勢下企圖扭現凡爾賽，其結果將使彼等自食其禍。吾人曾一貫努力改進對德邦交，亦歡迎德方之同樣努力。今此邦交已立於敦睦親善之基礎上，吾人志願支持德國覓取和平之努力，同時並願協力發展兩國經濟關係，使雙方均蒙其利。自兩國政治關係改進後，經濟關係亦大有進步。最近德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及目前吾國代表團在德國進行之談判，正爲蘇德貿易之發展建立廣大基礎。

余將續談關於吾軍開入前波蘭領土之一切。關係此事之經過毋庸細述，因諸君於報上早已見及。余僅將最重要者報告。當波蘭瓦解之時，吾政府不得不援助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西部同胞，此無待於證明。紅軍開入兩區之後，深受人民歡迎。彼等認吾軍爲助其擺脫波蘭豪紳地主資本家桎梏之解放者。在一部份地域，紅軍曾與波軍發生大戰，結果頗有死傷，其數目如下：「在白俄羅斯前綫，紅軍官兵共戰死二百四十六名，傷五百〇三名，死傷共七百四十九名。在烏克蘭前綫，官兵戰死四百九十一名，傷一千三百五十九名，死傷共一千八百五十名。兩區統計共戰死傷七百三十七名，一千八百六十二名，死傷共二千五百九十九名。吾軍在波蘭奪得戰利品有大砲九百餘尊，機關槍一萬餘挺，步槍三十餘萬桿，步槍彈一萬五千餘萬粒，砲彈一百餘萬枚，飛機約三百架。併入蘇聯之領土與歐洲某一大國面積相等，計西白俄羅斯十萬〇八千方公里，人口四百八十萬，西烏克蘭八萬八千方公里，人口八百萬，兩區總計面積十

九萬六千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三百萬，內七百餘萬爲烏克蘭人，三百餘萬爲白俄人，百餘萬爲波蘭人，百餘萬爲猶太人。

上述事件之政治意義至爲重大。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兩地發來報告，均稱人民一致熱烈歡迎民族解放及蘇維埃制度之勝利。最近兩地有史以來第一次之普遍直接平等秘密投票選舉國民大會經過，證明其人民十分之九早願加入蘇聯。勒伏夫及貝洛多克舉行之國民大會，證明全體人民代表關於一切政治問題，意見均完全一致。

余將再論吾人與波羅的海各國之關係。在此方面亦已發生重大變化。過去吾國對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及立陶宛之邦交，係以一九二〇年與各該國締結之和平條約爲基礎，三國因此諸約而成獨立國。由彼至今，蘇聯對彼等實推行友好政策，此與帝俄壓迫弱小民族不准有獨立的民族的及政治的發展，使彼等深感怨恨之政策大不相同。二十年來蘇聯與三國之邦交經過，業已造成進一步改善政治及其他關係之有利條件。因此，最近在莫斯科與三國代表陸續談判結果，業已分別締結互助公約。此諸約政治意義甚大，其原則完全相同，均爲締約國雙方之互助，包括諸國被攻擊時軍事援助在內。該三國地理位置特殊，實爲蘇聯在波羅的海方面之門戶，此諸公約簽定後，蘇聯得在愛沙尼亞及拉特維亞兩國指定地點，設立海軍根據地及飛行場，而在立陶宛則得共同防衛該國疆界。此諸海軍根據地及飛行場及派駐各該處加以保護之定額紅軍，

不但足以保障蘇聯邊疆，並將保障各該波羅的海國家，因而對於和平之維持及人民之利益亦屬有利。吾人與三國之談判，證明雙方對於軍事保障相互利益之必要，均有互信及認識，並說明雙方均志願維持和平，及保護從事和平運動的民衆之安全。正因此故，此諸富有重大歷史意義之互助公約談判方能成功。此諸公約之含義，非爲蘇聯干涉愛·拉·立·三國之內政，如某某外國報紙所妄稱。正相反，各公約均切實聲明締約國主權不可侵犯，及相互不干涉內政之原則。公約相互尊重對方之政治社會及經濟制度，而其目的則爲增強雙方人民之和平親善合作。吾人對於各公約，將根據相互原則切實遵守。吾人宣言一切關於波羅的海各國蘇維埃化之誹語，均爲吾共同敵人及反蘇份子之挑撥伎倆，吾國自與三國改進政治關係後，對於彼等之經濟需要，亦曾給與滿足，最近又曾與彼等分別簽定商務條約，從而吾國對各該國之貿易將增數倍，以後尚有續增之可能。值茲所有歐洲國家連中立國在內，均感受貿易困難之際，吾國與波羅的海三國所簽經濟協定，對於各該國實至重要。因此，蘇聯與愛沙尼亞·拉得維亞·及立陶宛之重修和好，將使農業工業運輸等之進展更爲神速，且爲波羅的海隣國人民造福。

蘇聯對小國之政策可自交還維爾諾城與立陶宛共和國之協定中，獲得極有力之說明。當於該協定之成立，此擁有二百五十萬人口之立陶宛國家已擴充其土地，人口增

加五十五萬，同時並收還維爾諾城，而該城人口幾倍於目前立陶宛京城。蘇聯同意將維爾諾城交還立陶宛，並非因該城大部份均係立國民衆，事實上維爾諾城之大部份民衆，均非立陶宛人民，蘇聯方面所加以考慮者，係此由波蘭武力攫去之城，應仍爲立陶宛一城市。該城與立國之過去歷史，以及立陶宛之熱望，均有密切關係。國外報紙均指出，此種由大國自動將大城市交還小國之事實，世界歷史中尙未有前例。因此，蘇聯此舉已充分表現其善意。

吾人與芬蘭之關係極爲特殊，此係由於第三強國在芬蘭之強大勢力。但公正人士均應承認之。關於蘇聯之安全（尤其是列甯格勒）問題，前在英蘇談話中曾亦提及。而在目前蘇芬談判中，亦將有所檢討。就某種意義而言，此項關於蘇聯安全之關係極爲尖銳化。蓋列甯格勒除莫斯科外，爲蘇聯最重要之城市，而該城之位置，距離芬蘭邊境僅得三十二公里，換言之，列甯格勒與外國邊境距離之短，現代之大砲已可轟及。在另一方面，芬蘭至列甯格勒之海道距離亦極近，因此芬蘭對蘇聯之態度，是否親善抑或敵對，極爲重要。查芬蘭現擁有芬蘭海灣北岸全部及芬蘭海灣中部之各島嶼。

鑒於上述情形，以及目前歐洲之局勢，芬蘭可望表現應有之諒解。在過去數年中，蘇芬關係之基礎何在乎。誠如爾等所知，此項關係之基礎，係一九二〇年時成立

之和平協定，其性質與吾人與其他波羅的海鄰國所簽者雷同，蘇聯自動的保證芬蘭之獨立生存。無疑的，祇有認識民族自由發展原則之蘇聯，方有此種舉動。同時亦唯有蘇聯政府始敢容忍近在列甯格勒門戶之芬蘭維持獨立。關於此點，可由芬蘭自「克令斯基」及「切里脫力」一「民主政府」所獲經驗加以證明，至于里凡夫及密里哥夫之政府以及帝俄政府更無論矣。毫無疑問的，此種重要之環境，將成爲改善蘇芬關係之極好基礎。至于對於和平之關切，芬蘭並不下于蘇聯。最近之蘇芬談判，係由吾等所發動。該項談判之主題爲何，歐洲中心各大國正在醞釀最可怕之戰爭，在此種國際形勢下，蘇聯唯有採取嚴厲辦法，藉以保障其安全。關於此點，芬蘭海灣以及陸地距離列甯格勒既極接近，則蘇聯之特別注意，亦爲情理之事。

列甯格勒之人口現已增至百三十五萬人口。關於蘇芬談判國外報紙所散佈之故事，殊無加以討論之必要。某某報竟謂蘇聯要求維波里城及拉杜加湖之北部，此係純粹之謊言。又某報稱蘇聯要求芬方割讓埃倫特島，此亦純屬捏造。同時外間更有蘇聯對瑞典及挪威之要求等謠言，此種謠言之荒謬，殊無加以辯正之必要。事實上，吾人向芬蘭提出之建議極爲公允，且此種建議亦爲保證蘇聯安全及維持蘇芬關係之最低限度辦法。吾人業已開始與芬國遣來之代表巴錫基維等談判，吾人曾向彼等建議簽訂蘇芬互助公約，其性質與吾人與其他波羅的海國家所成立之互助協定雷同。但芬蘭政府



既聲明此項協定將影響其中立，吾人亦未堅持。吾人旋進行討論關於蘇聯安全（尤其是列甯格勒）問題。吾人建議成立一種協定，將蘇芬在加里利亞地峽之邊境，移至列甯格勒北百公里地點。其交換條件爲吾人將蘇維埃加里利亞一部份移交芬蘭。查蘇維埃加里利亞地面之大，幾倍於芬蘭所讓與蘇聯者。

同時，吾人並向芬蘭建議成立一種協定，規定芬蘭將芬蘭海灣一小部份，在固定期內租與蘇聯，俾蘇方可在該地建立海軍根據地。根據蘇愛互助協定，蘇聯既在芬蘭海灣南部（即波羅的海口岸）設立海軍根據地，則在芬蘭灣北部設立根據地，必可保證全芬蘭海灣，使其不致受外來之敵對侵略。吾人確信該項海軍根據地之設立，非特蘇聯即芬蘭亦必蒙其利益。至于吾人其他建議，尤其是關於芬蘭灣某某島及里巴區與史萊特尼半島交換蘇維埃加里利亞（後者較前者之地面幾大一倍）之建議，芬蘭方面已不加以反對。但其他相差意見，則仍未能解決。芬方現雖已同意讓出加里利地峽一部份，惟仍無補于事。同時吾人已採取新步驟，藉以獲得解決途徑。吾人已聲明，苟吾人之主要建議已爲芬方所接受，則吾人將不復反對埃倫特島之設防，吾人祇提出一項條款，即設防埃倫特島應由芬蘭本身進行，絕不能有第三國（包括蘇聯在內）參加。吾人更建議芬蘭，請求解除蘇芬邊境之防禦工事，（在加里利亞地峽）並聲明此項舉動必將裨益芬蘭國家。

吾人同時並聲明吾人對於將蘇芬不侵犯條約另加互助保證條款之希望。最後，蘇芬政治關係之鞏固，必將成爲兩國經濟關係進展之基礎。由是觀之，吾人對於芬蘭所注意各點，均準備與之謀一解決。因此吾人殊不信芬蘭政府將覓尋某種藉口，而阻撓目前所建議之協定的成立。蓋此種舉動，實違反蘇芬友誼關係，且對芬蘭之危害亦極鉅大。吾人深信芬蘭領袖必能認識鞏固蘇芬友誼關係之必要，而芬蘭民衆亦必能拒絕反蘇勢力及煽動。

關於蘇芬談判，美總統現亦竟實行干涉，此實不符美國之中立政策。十月十二日羅斯福總統曾以電文致最高蘇維埃主席加里甯，希望蘇芬友誼關係能加以維持，並向前發展。此項電文，使人相信美國與菲列賓及古巴之關係，較諸蘇芬關係爲佳。實則菲島要求獨立而未得准許，而芬蘭則早已獲得自由與獨立矣。加里甯同志當即復電羅斯福先生，電云，「余謹請貴總統注意蘇聯早已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承認芬蘭之政治獨立，而芬蘭主權已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俄羅斯邦與芬方成立之和平協定中，獲得保障。蘇聯此項舉動，已說明蘇聯對蘇芬關係基本原則。目前蘇芬進行之談判，即係根據該項基本原則，其唯一目的，即爲鞏固兩國之關係，並增強雙方合作，共爲兩國安全努力」。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既有如此明白之答復，芬蘭政府應接受吾人之建議。查吾人之建議，爲最低限度之辦法，非特無害於芬蘭之國家利益，

且將增強其安全，使芬方可與吾人成立關於經濟及政治關係更強大中基礎。

吾人與土耳其進行之談判，其中甚少可提出報告。關於此項談判，國外有極多之謠言。某方竟謂蘇聯要求土耳其割讓阿特干與寇爾斯，此種謠言純屬捏造。又其他方面傳蘇聯要求更改在蒙得婁成立之國際條約，並要求在海峽方面獲得有利地位，此亦為捏造之妄語。實際上所討論者為締結以黑海及海峽區域為限的雙面互助公約之問題。蘇聯認定，第一、此公約之締結不得使蘇聯捲入與德國發生武力衝突之行動。第二、蘇聯欲得下列保證，即戰爭威脅發生時，土耳其不得准許非黑海國之戰艦通過博斯坡魯斯海峽開入黑海。土耳其拒絕此兩條件，因而公約之締結遂不可能。

蘇土談判未能簽定公約，但至少足以闡明吾人所欲知之數項政治問題。在目前國際局勢下，認識吾人與有重大關係之國家之真面目及政策特別重要。關於土國之政策，許多部份吾人今已洞悉，不但由於莫斯科談判，尤其由於最近土政府之外交行動。土政府之決定使該國命運與目前大戰中歐洲「肯定交戰團體」相連繫，即與兩月來對德作戰之英法簽定互助公約。如此土國已肯定放棄慎重中立政策，加入擴大歐戰之是非圈。此舉自為努力儘量勾引中立國家加入彼等作戰方面之英法兩國所欣幸。將來土耳其是否後悔，吾人將不加預測。吾人僅必須記取吾鄰國外交政策之新因素，而對事件之發展密切注意而已。

土國既已在某種程度上，決採支持某一交戰團體之危險路線，其政府顯然自知其由此擔負之責任。蘇聯之外交政策則不如是，而結果過去在外交上且有不少成功。今後蘇聯立將置身局外而繼續一貫推行中立政策，不但不助使戰爭擴大，且將努力支持恢復和平之運動。吾人深信吾國一貫和平政策今後亦必得有良果。吾人在黑海區域亦將推行此政策，而深信必能保證其對於蘇聯利益，以及對於與蘇聯願望諧洽之各國之利益，均能正常適應。

嗣爲吾人與日本之關係，最近蘇日邦交有某種改進。此項改進之徵兆，於近頃莫斯科簽字之停止蒙「滿」邊境衝突協定可以見之。本年五月起直至九月中旬，日「滿」軍與蘇蒙軍在「滿」蒙邊界之諾蒙亨區歷有衝突，期內各種兵器包括飛機及重砲均會使用，戰事有時至爲劇烈。衝突之起因，乃緣日本企圖奪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一部份領土，武力改變「滿」蒙疆界。此種片面行動方法，必然引起斷然反抗。其施於蘇聯及其同盟國之完全無益，今已再得證明。不幸的波蘭之命運雖證明歐洲某某強國簽定之互助公約如何不可靠，然蒙邊發生之事實，則證明蘇聯所簽互助公約之價值如何。此衝突業於九月十五日之蘇日協定在莫斯科簽字後停止，邊界和平已完全恢復。由此蘇日邦交改進已經過第一步，其第二步爲組織蘇蒙及日「滿」代表共同委員會，進行審查關於邊界之某某爭執問題。苟對方亦有誠意，將來必有良好結果。

此外，蘇日商務談判亦有開始之可能。蘇日貿易之發展，於雙方均屬有利。綜上所述，吾人可有理由宣言吾國與日本邦交之改進黨業已開始。此傾向發展速速程度如何，吾人尙難斷言。吾人不知日方之準備程度如何。就吾人言之，吾人對於日方之此類游說，當表歡迎。而吾人將根據本國基本政治立場及對於和平之關心以與之接近。

最後，余將就關於戰爭違禁品及中立國輸出軍械與交戰國之問題，略述數語。日前蘇聯曾致文英國，答復其九月六日及十一日之節略，原文均經公佈。我方節略說明吾國對於戰爭違禁品問題之意見，聲明蘇聯政府不承認食物，非戰鬥人民用燃料及衣服爲戰爭違禁品，而認定禁止輸岫民衆消費品，實等於強陷婦孺老弱於飢寒困苦。蘇聯政府並宣言，此類問題不能由英國片面，而必預各國共同同意決定。吾人期望各中立國及英法兩國輿論均認識吾人立場之公正，而設法防止交戰國軍隊間之戰爭，變爲屠殺老弱孺之戰爭。

總而言之，吾國作爲中立國實不願戰爭擴大，因而採取一切步驟，使戰爭之破壞較輕，結束較早，從而求取和平。自此點觀之，美國政府取消軍火輸往交戰國禁令之決定，不免使人發生疑慮。此決定之影響，顯不能使戰爭減輕，促其早日結束。正相反，將使其更加嚴重及延長。此決定對於美國軍火工業自有巨利，但此豈足爲美國開放軍火禁令之理由，當然不能。

如上所述，即爲目前之國際形勢以及蘇聯外交政策之原則。（十一月一日塔斯社電）

# 十月革命紀念大會演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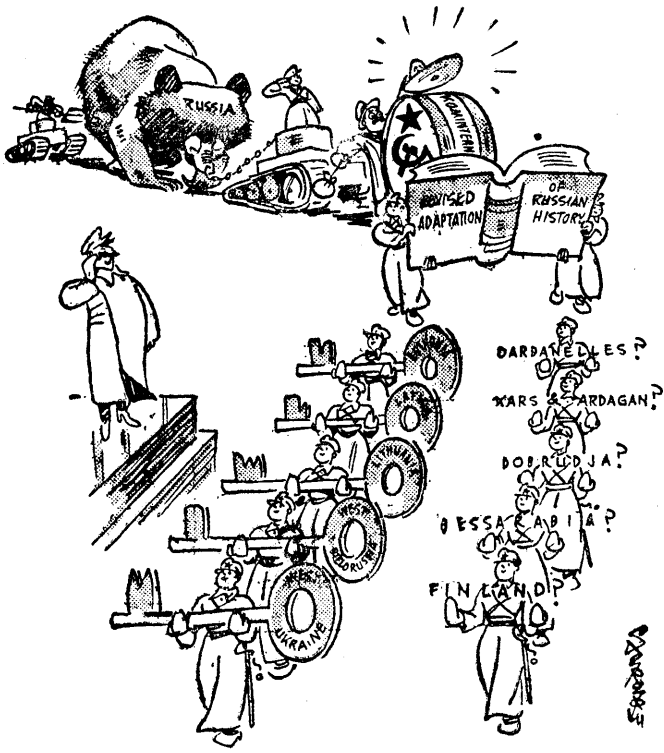
莫洛托夫

## 社會主義崛起與資本主義沒落

十月革命，使吾國脫離了資本主義社會，自彼以後，地球上發生兩個世界，其一為包括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及其統治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舊世界，其二為由蘇維埃國家創造的社會主義新世界。衰老腐朽的資本主義業已將就末日，而十月革命產生的新世界則日益健強，漸漸出人頭地。但資本主義雖日趨衰落，其性質則頗頑強，現方盡其所能以圖苟延殘喘。

資本主義在吾人時代，對於人民毫無貢獻，所有者惟為不斷的經濟恐慌，城市的普遍失業，鄉村的飢荒災亂，對於億兆殖民地人民的加緊壓迫，以及殘酷無盡的屠殺與戰爭。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間，資本主義各國曾經歷極嚴重的經濟恐慌，使城鄉勞苦大眾忍受極端痛苦，此恐慌甫過，新恐慌乃于一九三七年再度發生，其影響及于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及英法。

無窮的財富壘積于資本主義社會上層階級手中，其結果與大眾之生活絕無利益，



一九三九年十月的紅色底場

此無待于證明。同時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情形日趨惡劣，被壓迫剝削的大眾怨聲載道，一切均促進反對資本統治之氏眾憤嫉之斷然爆發，此尤為人所恨見之事實。此種情形各資本國家莫不有之。吾人苟體察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之狀況，即知彼等何以必須日益努力對外侵略，爭奪隣邦國土與殖

民地，用戰爭再分配世界，以圖逃避上述局勢。即彼最富庶之資本主義國家亦不能以自力自救，亦無法滿足大衆之要求。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力量顯已枯竭，不能自力更生，乃不得不從事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此即爲現代戰爭日多日烈之眞原因。

### 歐亞兵連禍結範圍漸趨擴大

去年印行之蘇聯共產黨史及十八屆本黨代表天會史丹林報告辭中，曾詳述本年來蔓延歐亞各國之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情形。時至今日，此戰爭且更加擴大。東方之日戰事已達第三年，捲入戰爭之人民，在日本本國爲七千二百萬，其殖民地亦數千萬，在中國爲四萬五千萬，雙方共計幾達五萬七千萬人。在此戰爭中，被屠殺之人民已達數百萬人，被毀滅之中國城市鄉村達數千處，戰事之結束則尙遙遙無期。

最近西方亦已爆發大戰。交戰者一方面爲英法兩國及其自治領與殖民地，一方面爲歐洲第二大國德國。捲入戰爭之人民，苟將英法殖民地人口計入，總共幾達七萬五千萬。東西兩方合計，參戰人民不計殖民地爲七萬萬，計入殖民地則超過十三萬萬。全球人口共二十一萬二千萬，而捲入歐亞兩處戰爭者已過半數。此即資本主義世界今日所表現之主要之成績，而其範圍猶不止此，雖蘇聯不受他人操縱，未被捲入戰爭，然在資本主義世界方面，則交戰者尙在努力勾引新的友軍，使中立國加入己方作戰，



此種企圖近已部份地發生效力。例如英法與土耳其之簽定互助公約，即已引起嚴重問題。此外，勾引巴爾幹及斯坎的那維亞各國參戰之伎倆亦在進行之中。苟英法統治階級，努力延長戰事，用以鞏固世界霸權，保全殖民地之企圖成功，戰事因而持久，歐洲中立國家必日益減少，參戰國家自必增多。同時且有某某國家假中立爲面具，陰自煽動戰事擴大，俾得坐視交戰者之自相殘殺殿滅，從而漁人取利。

由此觀之，歐亞兩洲之戰爭不但結束無日，戰爭之情緒且日益高漲。緣帝國主義國家業已失去自力改善內部之自信，而惟以新的帝國主義征略爲務，企圖打倒競爭者，攫取其殖民地，再分配世界以自肥。

如上所述，目前之戰爭中，已含有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之種籽。苟工人階級聽任帝國主義列強進行其政策，此種戰爭即將實現。吾人面對之危險，爲苟不竭力設法防止，則歐亞兩洲之戰爭，將合併爲包括全世界之大屠殺。而此即資本主義世界今日所表現之成績。

### 蘇聯民族相處以平等爲基礎

蘇聯今日慶祝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之際，其成績則絕不相同。蘇聯因堅行和平政策之故，迄今仍能享和平之幸福，而在經濟及文化生活上不斷進步。吾人今日慶祝社

會主義新業績，與資本主義社會之恐慌適成鮮明對照。吾人且先將多民族國家的蘇聯，與同為多民族國家而以壓迫少數民族為務的資產階級波蘭作一比較。

波蘭軍閥及資本家所建立之國家與其一切領袖，均趨破產。雖有某數大國予以種種「保證」，資產階級的波蘭，仍不免於崩潰。其崩潰之結果，不特顯示其本身之弱點，抑且表示該某數大國所採取之政策，均屬不當。多民族的波蘭國家違反波人民之意志，建立於壓迫非波蘭的民族之上，故於其首次試驗中，顯露其弱點「不安定」。其多數民族的國家乃築於完全不同之基礎上，蓋其基礎根據各個民族之平等及友誼關係而成，故能表現其強大的不能摧毀的安定性。在蘇聯各民族相處和睦，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之道德的及政治的統一日益堅固，該項事實即為我僑國家不可搖動的強力之保證，蓋吾僑國家乃依據列甯及史丹林所定之偉大國策而建立，並築於各民族平等的及友誼的聯合之上。

### 西陲擴張領土政策顯著成功

蘇聯之固有力量，軍事上之強力，及其國際上之聲望，現已日益昭彰。故波蘭國崩潰，我國紅軍作戰成功後，擁有八百萬人口之西烏京蘭及擁有將近五百萬人之西白俄羅斯，復與蘇維埃白俄羅斯相聯合，此為吾僑外交政策近來最顯著之成功之一，亦

爲今日蘇聯最光榮之建樹之一，而足爲蘇聯忠實執行其和平外交政策及勞工國際主義之原理所引以爲榮者也。

蘇維埃白俄羅斯增加其面積及人口幾達一倍，現在擁有人口達一千萬，較之許多歐洲國家爲多。從此後白俄羅斯人民之分裂將不復有矣，白俄羅斯人民在其領土各處現已聯合一致，吾儕可謂白俄羅斯之完整業經完全恢復。

至於烏克蘭人民亦然，烏克蘭人民於過去許多世紀中，曾經分裂爲數部，並長受極端之壓迫。茲者烏克蘭人民亦得聯合一致矣，烏克蘭人民代表過去曾爲民族解放運動作無數之犧牲者，其向來所抱之希望亦得實現。最後吾儕亦可謂烏克蘭從此後永遠聯合一致。吾儕相信烏克蘭以其現有之三千九百萬人口及其人口增加之迅速，將凌駕某數大國之上，例如具有四千二百萬人口之法國。吾儕之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共和國國土大增，西烏克蘭及西俄羅斯之兄弟輩欣然加入爲蘇維埃國民，並信任其將來，整個之蘇聯業經長大，並伸張其邊境於西陲頗廣。

### 列甯分析國際理論成爲事實

蘇聯際此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紀念日，誠有最大理由以慶祝者。但吾儕決不能忘記全人類十分之九，仍處資本主義統制之社會中，蘇聯人口僅佔全世界十分之一。然

吾儕須注意資本主義世界最近被壓迫作少許之讓步，同時蘇聯合併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後已增加其國土面積及人口，人口增加約有一千三百萬。吾儕有極大理由，向蘇聯各民族慶祝者，即蘇聯人口已由一萬萬七千萬增至一萬萬八千三百萬。是故，於比較資本主義國家及蘇聯之發展情形時，其結果足以證明資本主義世界之退化。列甯於分析資本主義之最高階段時曾作一約明之估計，彼曾謂近代資本主義以其在物質文化及技術之範圍一切所有之建樹而論，實屬老朽的，寄生的，腐化的，而過後約二十五載，列甯及馬克斯對於資本主義之分析，則爲無數實際的科學的理論的證據所證實。資本主義社會之無數腐爛創痛及惡性潰瘍，均已暴露無遺。至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已使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之崩潰成爲實際結果方面，更無庸贅述。

### 爭霸如癩如狂應負戎首罪責

現下各種情況，顯示資本主義社會之內在力量在其腐化過程中業經摧毀殆盡，結果若不發動戰爭，或不重覆採取帝國主義向外之冒險行動，則資本主義將不克繼續存在。上層統治階級雖擁有巨大財富，然資本主義仍不能保證各資本主義國家工農及智識階級廣大民衆之優裕及安定之生活。上層統治階級所聚之財富愈多，則帝國主義者之爭霸愈瘋狂，而其對於一切對手之態度愈殘酷。蓋彼輩預備犧牲其他民族及一切，

以摧毀其對手，但以不影響其爭霸事業爲限，職是，昔日資產階級領袖所恣言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爲最後一次之戰爭之舊談，早已爲吾儕所忘却矣。他方面，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之領袖，尤其是最有權勢之「培龍」及「亞特利」集團及其走狗輩，正在盡力增進其地位，並設法於新帝國主義戰爭中，解決國內困難問題，彼輩應對今日進行之戰爭應負罪責。彼輩正在設法延長現在之戰爭，並繼續欺騙民衆，使其相信爲保衛民主而戰，故吾儕祇能作以下之結論，即吾儕不能冀望現代資本主義之魁首及其「社會主義的走狗」，將自動捨棄戰爭或放棄煽動擴大戰爭。但相反，吾儕希望今日在歐亞進行中之戰爭，將成爲保存及鞏固帝國主義列強爭霸地位之國際的新屠殺。

### 蘇聯努力弭戰國際威信大增

與上述所不同者，爲蘇聯之和平政策，及其對於消弭戰爭之努力。因此蘇聯之和平外交政策，非特與吾人以及吾人之同盟者利益相符合，且係爲全世界人類之幸福着想。所謂人類幸福，並非指帝國主義國家之統治階級，而係以大衆爲對象。換言之，此並非僅須蘇聯民衆以增強蘇聯國際威信爲目的之神聖義務，且係各渴望和平國家之工作。因之，蘇聯之父列甯及蘇聯民衆領袖史丹林之威名，非特爲各國民衆所尊重，且爲蘇聯國外人士所敬慕及信仰。列甯及史丹林之名，已使世界每一角落生長一種光

明的希望，使彼等努力爲和平奮鬥，並自資本主義束縛中獲得解放。

### 經濟情況進步一日千里

目前蘇聯之經濟發展計劃，可使蘇聯在短期內（十年或十五年）在經濟上超越頭等資本主義國家。本年度一月至十月工業產量，已增加百分之十五。此種工業發展非特超過去年之工業產量，（去年產量增百分之十二）即較諸第三次五年計劃所規定每年增加百分之十四辦法，亦已有進步。關於機械製造及國防工業，已增加百分之廿九。即就國防工業而論，亦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工業勞動率去年增百分之十一，而本年度則已增百分之十七。換言之，增加極高之工業產量，與去年相較，祇需要同樣人數甚至較少之工人。此外農業雖因氣候不佳，但仍有進展，穀類產額竟達六十五萬萬布特，較去年增百分之十一，棉產額增百分之五，亞麻增百分之十六，甜菜增百分之廿六，馬鈴薯增百分之六十。（中略）

### 愛國深入人心蒙邊建立奇蹟

至於蘇聯愛國主義，亦已有鞏固之基礎。此種愛國思想現已深種蘇聯紅軍及人民之腦海中。「蘇維埃的愛國主義」，在哈山湖及蒙「滿」邊界均已造成奇蹟。紅軍於

開入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西部，其步兵每日進軍六十至七十公里時，亦揚溢此稱愛國精神。蘇聯的愛國主義認祖國與共產主義一體不分。凡此一切，說明蘇聯不但擁有現代工業及集體農場主要地，並有億兆新的蘇維埃人民，充滿以社會主義的態度，從工作學習的人民在愛國情緒鼓勵之下，為本國及全世界民衆共同利益創造光榮業績的人民。（下略）



## 四種醜惡的外交文件

### 德蘇互不侵犯協定

蘇聯政府與德國政府，爲鞏固兩國和平起見，並依照一九二六年兩國所簽訂關於中立條約之基本條款，成立左列協定：

- (一) 簽訂協定雙方保證避免單獨的或聯合其他各國，採用暴力侵略行爲及襲擊。
- (二) 苟第三國向簽訂協定任何一方採取武力行動，則簽訂協定之另一方面將不予該第三國以任何方式之援助。
- (三) 簽約國政府嗣後將彼此維持接觸，以便洽商一切足以影響雙方共同利益之事項。
- (四) 凡直接或間接反對簽約國任何一方之集團，簽約國雙方均不得參加。
- (五) 苟簽約國雙方彼此在某種問題上發生糾紛或衝突，雙方將單獨的以和平方法及友好方式交換意見，或必要時成立委員會，解決該項糾紛或衝突。
- (六) 此項條約有效時期，定爲十年。除非在該約未滿期前一年由簽約某一方面宣



佈廢止，則該約將自動的延長五年。

(七)該約可在最短期間內加以批准，交換批准文件將在柏林舉行之，該約在簽字時即發生效力。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在莫斯科成立。條約原本兩件（俄文及德文）簽字者，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莫洛託夫，德政府代表里賓特洛甫。

### 德蘇關於波蘭境土劃界協定

蘇聯及德意志兩國政府，自前波蘭國瓦解之後，認定恢復該領土內之和平秩序，並保障該處居住人民各按其民族特質安居樂業，乃其專有之職責，以此爲目的。兩國政府關於各項條件成立約定如下：

第一條 蘇德兩國政府同意於前波蘭領土內成立兩國利益間之疆界，其界綫繪於附載地圖並於附載議定書內詳加說明。

第二條 兩國政府承認第一條劃定之兩國利益間疆界爲最後的，任何第三國政府對於此項決定如有干涉，兩國政府將掃除之。

第三條 第一條劃定界綫西面領土上之必要國家組織改變由德國政府執行，而其東面領土上者則由蘇聯政府執行。

第四條 蘇德兩國政府認定上述之組織改變，爲兩國人民間睦誼進一步發展之可

靠基礎。

第五條 本條約應經過批准，批准文件之交換應儘早在柏林舉行，本條約自簽字後立即生效。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成立，德文及俄文原本共二份。

### 蘇愛互助協定

蘇聯最高議會主席團及愛沙尼亞共和國大總統，爲發展兩國由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和平條約成立而立基於承認國家獨立存在及不干涉對方內政原則之友好邦交起見，同時承認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和平條約及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互不侵犯及和平解決衝突條約仍爲雙方邦交及相互事務之堅固基礎，並共信確定保障相互安全之切實條件實與雙方利益相符，因而認定有締結下列互助條約之必要，爰乃各自指派全權代表，在蘇聯最高議會主席團方面爲人民委員長會議主席並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在愛沙尼亞共和國大總統方面爲外交部長賽爾特，而由兩全權代表同意商定條件如下：

第一條 兩締約國承允，於兩國沿波羅的海海疆或鄰拉特維亞共和國陸疆以及第三條指明之各根據地被任何歐洲大國直接侵略或以侵略威脅時，當相互給與一切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

第二條 蘇聯承允，以軍械及其他軍事設備品，在有利條件下，援助愛沙尼亞陸軍。

第三條 愛沙尼亞共和國保證蘇聯有權在愛沙尼亞屬地薩萊馬島（愛塞爾）、希烏馬島（達果）、及巴狄斯基鎮（巴狄斯基港）以合理租價租地設置海軍根據地及空軍飛行場數處，此項根據地及飛行場之地域，蘇聯爲保護該根據地及飛行場起見，有權自費駐紮一定限度之蘇聯陸空軍隊，其總額由特別協定規定之。

第四條 兩締約國承允絕不締結或參加以反對締約國之一爲目的之任何同盟或集團。

第五條 本條約之實施，不得絲毫影響兩締約國之主權，尤其是其經濟體系與國家組織，根據第三條劃出設置根據地及飛行場之地域仍爲愛沙尼亞共和國領土。

第六條 本條約於交換批准文件後發生效力。批准文件應於公約簽字後六天內在愛沙尼亞京城交換，本公約有效期間爲十年，滿期前一年，如締約國之一，不認爲必須取消，應自動延長有效期間五年。

第七條 本條約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成立，俄文及愛沙尼亞文原本共二份。（二十九日塔斯電）

## 蘇立互助條約

蘇聯最高議會主席團及立陶宛共和國大總統，爲發展兩國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和平條約建立之邦交起見，根據承認對方獨立及不干涉內政之原則，承認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和平條約，及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互不侵犯及和平解決糾紛條約，並公認切實規定保障相互安全條件，及歸還前被波蘭非法強佔之維爾諾市及省於立陶宛，實與雙方利益相符，爰認定有締結下列歸還該維爾諾省市與立陶宛共和國，及蘇立兩國互助條約之必要，因此雙方各自指派全權代表，蘇聯最高議會主席團方面爲人民委員長會議主席兼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立陶宛共和國大總統方面爲外長歐布西士，而由兩全權代表於相互證明資格後，會同商定條件如下：

第一條 爲鞏固兩國邦交起見，蘇聯允將維爾諾市及省讓與立陶宛共和國，作爲該國領土，嗣後蘇立兩國界線，應如附載地圖規定，而其詳細界線當於補充議定書中說明之。

第二條 蘇立兩國承允於立陶宛或蘇聯經由立陶宛被任何歐洲國家侵略，或以侵略威脅時，應相互給與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

第三條 蘇聯承允以軍械及其他軍用品於適當條件下，供應立陶宛陸軍。

第四條 蘇聯及立陶宛承允共同保障立陶宛之疆界，爲達到此目的，蘇聯有權自費在立國境內雙方同意之地點數處，派駐兵力有絕對限制之陸軍及空軍，此項駐兵地點之確切方位及界線，每處駐軍兵力以及其他一切，因蘇聯根據本約在立國境內駐兵而發生之經濟的行政的及司法的等問題，當由特別協定調整之，駐兵之地址及營房由立政府以合理租價租與蘇方。

第五條 立陶宛或蘇聯經由立陶宛國境一旦遭受侵略威脅時，兩締約國應立即討論因而發生之局勢，並同意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雙方領土之不可侵犯。

第六條 兩締約國承允決不締結或參加以反對締約國之一爲目的之任何同盟或集團。

第七條 本條約之實施，不能以任何方式影響兩締約國之主權，尤其是兩國之國家組織，經濟・及社會制度・軍事設施・以及一般的不干涉內政之原則，蘇聯根據本約第三條駐紮陸空軍之地點，無論在任何條件下，仍爲立陶宛共和國領土之構成部份。

第八條 本條約關於兩國互助義務之各條文，（第二條至第七條）有效期間爲十五年，除非締約國之一，於期滿前一年認爲必須取消，嗣後應自動延長有效期間十年。

第九條 本條約於交換批准文件後生效，批准文件之交換，應於本約簽字後六天內在柯約士舉行。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在莫斯科成立俄文及立陶宛文共二份。莫洛托夫·歐布西士簽字。（十一日塔斯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1516B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

蘇聯外交政策之轉變

實價國幣六角

版權  
所有

編著者 吳 無 吾

出版者 三民週刊社

印刷者 三民印刷所

發行處 三民週刊社

代售處 各大書局



